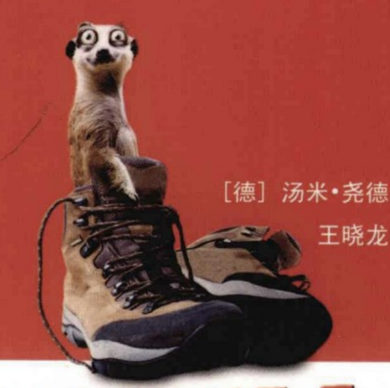


[德] 汤米·尧德
王晓龙

HUMMELDUMM
BY TOMMY JAUD
超级笨蛋

汤米·尧德
作品系列 2

继《一走了之》的乌龙大逃亡之后，
一次噩梦般的的探险之旅又开始了。
是女友的错，还是自己的错？
一个男人，必须为所有一切埋单，不仅仅是房子！
——谁让你是一个超级笨蛋？

德国亚马逊2010年畅销书综合排行榜总冠军！
横扫欧美书市，创造德国男性小说奇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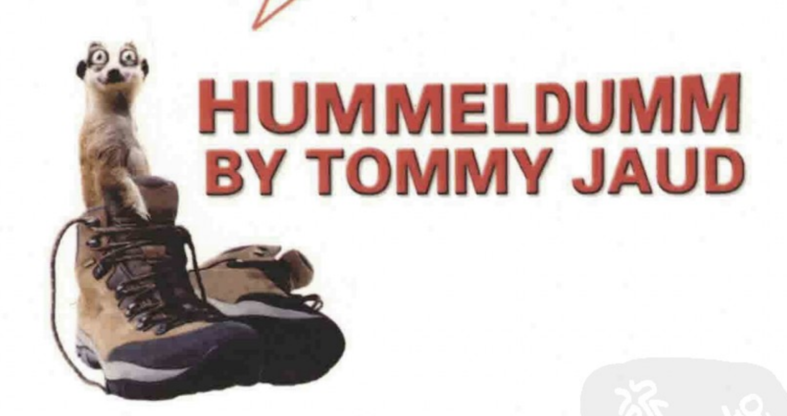
凤凰联动
FONGHONG
尚书文化传媒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Ltd

一个原本理想的假期，
一场前所未有的噩梦，
一段饱受折磨的恋情。

在女友的安排下，马兹和她一起踏上了两个星期的纳米比亚探险之旅。

除了导游与司机，还有其他7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怪异人士。11个人搭乘一辆破旧的小巴士，在非洲原野上漫无目的似的流来浪去。行程已经“别出新裁”了，团友又“千载难逢”，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最要命的是，马兹忘了在出发前支付首款，用来结婚的房子转眼就会失去。对女友绝口不提，想办法亡羊补牢，却总是功败垂成，一大堆的意外让他穷于应付，纸终于没有包住火……

怪诞，新潮，爆笑。汤米·尧德以其惯有的幽默笔法，刻绘出全球化背景下的观光百态。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214-06770-8

定价：26.00元

HUMMELDUMM
BY TOMMY JAUD

超级笨蛋

[德] 汤米·尧德 著

王晓龙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凤凰联动 FONGHONG | 尚书文化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级笨蛋 /（德）尧德（Jaud,T.）著；王晓龙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6
（汤米·尧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214-06770-8

Ⅰ．①超… Ⅱ．①尧… 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Ⅳ．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2280 号

书　　名　超级笨蛋
著　　者　［德］汤米·尧德
译　　者　王晓龙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770-8
定　　价　2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没有人能如汤米·尧德这样幽默地描述出德国人的真实面貌。”

《明镜》周刊（*Der Spiegel*）

“这个故事再一次巧妙地展示了汤米·尧德的幽默才华：一群最搞笑的观光客在一个神奇国度的光怪陆离的爆笑之旅。”

疯狂媒体在线（Media-Mania Online）

“除了在本书之中，你绝对看不到如此荒谬、滑稽并充满嘲讽意味的纳米比亚之旅，而它实际上暴露的却是德国的现实。”

《科隆城市报》（*Kölner Stadt-Anzeiger*）

“重要而且有趣！汤米·尧德这个故事依旧带有其充斥于《男人都是智障》、《一走了之》和《男人都是智障2：百万富翁》里那种标志性的喜剧色彩，但这一次更成功。”

《鲁尔新闻报》（*Ruhr Nachrichten*）

“冒险和风光，历史和知识，意外和分歧……这是一个愉快的故事，仿佛读者也与作者笔下的角色共同进行了一次奇妙难忘的旅行。”

《南德日报》（*Suddeutsche Zeitung*）

“一次无可奈何的旅行，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一群稀奇古怪的同伴……虽没有谋杀或误杀，也没有性爱，可读者还是被书中接二连三机智、滑稽的情节紧紧攫住，不忍释卷。这部小说令人兴奋！”

《彩色》画刊（*Bunte*）

“《超级笨蛋》再次证明了汤米·尧德在德国喜剧文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经过了《男人都是智障》、《一走了之》和《男人都是智障2：百万富翁》的热身，我们居然仍然会第四次从沙发上笑得弹起来！”

丹格勒书评网（denglers-buchkritik.de）

献给

猫鼬卡洛斯（Carlos，†）

我们都太苛刻了，需要更多的包容与宽恕。

——亨诺·马丁，德国地质学家，作家，1942 年

巴贺和胡伯都不会作诗，只有你们的培皮·格鲁伯尔才会作诗！

——培皮·格鲁伯尔，游客，2009 年

我敢保证，沙丘后面的那些跳羚啊，牛羚啊，瞪羚啊，一定都绝望地吐死在了卡拉巴赫的红沙上！

——马特泽·克莱恩，游客，2009 年

1.

坐前12排的人都可以去选馄饨和嫩鸡肉吃，我呢，刚好就坐在第13排。已经踏上旅途的我，预感这次年假将会是一场噩梦。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一团糟。但我现在还是蛮开心，因为期盼已久的假期终于来了，我可以为女朋友和自己开上一瓶香槟，点上一些饮料，再闲扯上一些诸如“为了这次美好的假期，干杯”之类的废话，好好放松一下。

“也为了我们的新房！”希娜乐颠颠地补充道。我们手中的塑料杯碰得嚓嚓直响，但我们也没管那声音听起来有多么滑稽可笑。此刻的我们觉得相当幸福。我还有一丝小小的自豪，因为差不多是一分钟前我才成功地定下了一套小而甜蜜的房子。这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来说已经近乎完美了。从很多天前开始，希娜就沉醉于自己脑子里关于家具的布置和窗帘颜色的选择之中了。

在飞机上的感觉还不错，除了那些调皮小孩的脚步声和那已经反复放到第170遍的《憨豆先生在海滩》。对！就是那个头发都泛白了还成天穿着那些可笑的马蒂那杜塞尔多夫（La-Martina-Dusseldorf）和保罗海姆特（Polohemd）[1]的傻蛋。特别是看到他自负地傻笑着，端着高脚杯透过商务舱的帘布来看纳米比亚航空经济舱的乘客挤得有多紧巴，还一副臭屁的样子时，我就不止一次地觉得特别闹心。

突然，闪出一张令人眼前一亮的脸蛋，也是端着高脚杯，穿过帘布缓缓走来。这是一个30来岁的女人，有着一张性感的大嘴。

我相信，不管你从哪儿来，都有想去认识她的冲动。可能是经济

1. 皆为著名的polo衫品牌。

上的拮据让她噤若寒蝉，她僵化的表情让她看起来仿佛置身于一部默剧之中，就只差钢琴和字幕了：哦，我亲爱的上帝啊，这部默剧还没人鼓掌呢，就已经谢幕了。

希娜倒是直接无视这两人，她忙着在宜家的购物目录上折角呢。她至少都折了100页了吧？我不禁问自己，在以后那些跟我们的小家搭调的家具上，不知道会不会发现这些折角。

我前面座位后袋里的旅游广告只折了一个角，还是在第一页，我也没往下看。老实说还真没什么看下去的理由，因为第一页实在是太精彩了！上面写着：金黄的奎佛尔树（抖树）在纳米比亚深蓝色夜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迷人美丽，可爱的跳羚在公路两旁对着巴士羞涩地眨着眼睛。还有就是那一路横穿纳米比亚爱陀莎国家公园的狩猎冒险之旅，途中你可以看到大象、斑马，幸运的话你甚至可以用你的数码相机拍到猎豹和狮子，回去后你就可以骄傲地拿到办公室当电脑桌面用！

此刻，飞机上的我，对于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但在当下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感觉自己是幸运的。可幸运之神真的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对于要发生的一切他倒是没骗我们，他只是让我们看了旅游广告的第一页。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就没了……

回想起这些我不禁要问自己，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活动的主办方？不是。纳米比亚？当然也不是。我对这个美丽的国家感到十分抱歉，它就是这出超级悲剧不用预约的大舞台。而这出悲剧的名字就是“人类的大惨败”，主角就是九个穿着登山装的大傻冒。

简单地说一下，这一切要怪都得怪我女朋友，她一直就想去纳米比亚。她觉得吧，一次组团旅游绝对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法。

“是……应该可能也许是吧……”我在某次电话里是这样跟她说过，但她就应该随便去定个“什么”，而这个“随便什么”就非要恰好是这么一次为期两周横穿一个网速比乌龟还慢的国家的组团旅行么？

2.

要说出入境手续的话，纳米比亚可比美国容易多了：希娜和我只需要在一张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写上要去的地方、想呆多久就可以了。不用按什么手印，也没有其他什么我们是不是恰好就是某个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参与过某次屠杀这样的问题。

就在我们拿着刚盖好章新鲜出炉的护照去取行李的时候，希娜像只松鼠一样雀跃了起来："嘿！非洲，我们来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旅客走出机场大厅，大多数人都穿着便装或者运动装，绝大多数都是老爷爷老奶奶。谨慎起见，我清了清嗓子问道：

"希娜？"

"嗯？"

"有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团其他人是谁的消息么？"

她冲我摆出了一个十分无辜的表情："哦……单子上就只写了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我还在为希娜的回答感到郁闷的时候，行李就被传送带运了过来，第一个袋子和背包都快要掉下来了。

"你脑子里就没记下几个那单子上的名字吗？"

"凯文·施纳贝尔！"希娜突然像开枪一样吐出这么一个名字。

"凯文·施纳贝尔？"我打趣地问道，"没人会叫这个名字。"

"不！就是凯文·施纳贝尔啦！啊，啊，还有一个……什么……嗯……赛普皮特先生，名字让我给忘了。"

"赛普皮特？听起来真是超级欧吉桑[1]。"

---

1. 欧吉桑，源于日文おじさん，意指"大叔"。与之对应的是欧巴桑，日文おばさん，意指"大妈"。本为中性词，后专指爱说闲话中老年人。

“你这么觉得啊？”她满脸疑惑地问道，“我觉得赛普皮特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了。说不定他还是个网页设计师或者DJ什么的呢！”

“一个DJ？MC[1]赛普皮特？还有啥？啥？”我笑着说。

“10分钟内我们就见分晓！”

“好，说不定MC赛普皮特还为了坐巴士带着个崭新的登山包呢！”

“是，是……”希娜说话时，行李带轰隆隆颠簸着用它的黑胶带送来了我的粉红登山包。

“你，马特泽，我想我发现你的背包了！”希娜嚷嚷道。

“每个人都看到了，好么？”我低声地回答，同时尴尬地扫了扫周围的人。

看到我这样，希娜立马皱起了眉头：“马特泽，请问我说了几万遍了？订货的时候我点的是黑色！黑色！”

“可能是吧。”

“但是你看啊，其他的背包不都也是些奇奇怪怪的颜色么？”

“粉红可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颜色，粉红不是少女色就是基佬色。”

“不过没啥，我蛮喜欢带着它的，看着你被弄得尴尬我就高兴。”

“先谢了。”我边说边试着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把我的背包从传送带上拿下来。

这次旅行的精彩还在继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导游，就是那个站在电子安检门后对我们报以雨后初晴般灿烂微笑，热情招呼着我们的黑人。他穿着一条短裤、一双登山鞋和墨绿色的紧身休闲衬衫，手里还拿着块大纸板，上面写着我们这次旅行的官方标题：“沙与丝绸枕头之间”。

“欢迎来到纳米比亚！我是你们的导游，巴贺，勒。”

很明显，巴贺的德语和他的微笑一样让人开心。希娜友善地跟他握了握手，然后很不确定地重复了一次他的名字：“巴贺·勒？”

“不，只是巴贺，勒。这个‘勒’只是一个口头禅啦，我一直就勒、

1.MC的原义Micphone Controller，也就是“控制麦克风”的人。所以有许多饶舌歌手都会给自己的艺名前面加个“MC”。

勒的、勒。”

“哦……对不起！我是希娜！”

“我是马特泽。”我也一样微笑着介绍了自己。巴贺一边愉快地点着头，一边在一张单子上画掉我们的名字。

“你们还是第一个到呢，勒。你们现在最好还是到后面去，为了能换到一张大厅的点心券，那里可满满都是人呢，你们可以在那儿点杯咖啡打发打发时间。背包你们可以留在这里，那个像帕里斯·希尔顿用的粉红小包也可以，勒，呵呵。”

巴贺开心地守着我们的背包，站在隔离带外等着其他客人，而我和希娜两人则走到了位于大厅尽头的小小银行柜台前的队伍里。

“嗯，希娜，你有没有可能是在选‘导游’的时候按了‘黑’，而不是在选背包时？”

“没。可是，我选‘朋友’的时候是按了‘好人’。”

希娜和我每人拿出250欧元兑换成纳米比亚币，然后坐在机场小酒馆的铁凳上，从这里可以一览大厅旋转门附近的情况。我打开了手机，立马就收到了一条发自MTC运营商的英文问候短信。更爽的是这家咖啡馆的无线局域网是不加密的，而且手机信号还是满格！我很骄傲地把它拿给希娜看：

“看！我在网内哟！还有无线上网哟！”

可我从始至终就不该对拥有两条X染色体的生物抱有任何期望，希娜理都不理我。

我点开了天气预报程序，几秒钟内屏幕上便显示出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温得和克[1]，纳米比亚”和一个晴天符号，以及即时气温13摄氏度。

“看啊，只有13摄氏度呢！”

“我知道……”

“从哪儿知道的？”

希娜很无奈地告诉我机场前就有个温度表，和当地时间交互着闪现。

“你到底有没有保证过，度假的时候把这玩意儿给我收好？”她

1. 温得和克（Windhoek），纳米比亚首都，纳米比亚第一大城市。

用类似在耶林幼儿园工作的乌苏拉的口吻问我，“你就从没离开过电脑。”

我皱着眉瞅了瞅我的手机。

“呀，所有的东西在原产地都打七折呢！”

“给我看看！”

希娜的手飞速向我的手机袭来，当然她看到的只有天气预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真可恶，马特泽·克莱恩！”

一番讥笑之后，我把手机放到裤兜里。

这时，一个穿戴整洁却留着怪异发型的黑人服务员转了过来，我们点了两大杯牛奶咖啡。出于好奇我瞟了瞟我们的导游巴贺，跟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穿着蓝色 polo 衫的白人肌肉男，板寸头上架着一副巨大的墨镜，让他看起来像个意大利桌上足球玩偶。

“他也跟我们是一起的么？”我略带胆怯地问希娜。

“我也不知道。”希娜微微一笑。

“绝对是了！”

就在我提问的短时间内，和我们同行的旅客就出来了，旋转门刷刷地吐出了许多个新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让我想起了埃菲尔铁塔上老年茶会里的那些人：吃着干鹅莓的臃肿肥胖的男人们，还有穿着五颜六色的坎肩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叽叽喳喳的女人们。我对着老天飞快地祈祷了一下，希望亲爱的上帝能让这些他们迅速离我远去。当然，他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把他们全都丢到某个深山老林里去，他应该也能从中找到很多乐子。

幸好亲爱的上帝还是爱我的，因为他让那些老年茶会的会员都擦着巴贺的肩膀离开了，同时我也知道了那七个会留在他身边让人看着舒服或让人看着难过的人，就是要和我们共度余下两周的人。

一个穿着红白相间的登山服，矮矮壮壮，看起来真的很老的退休欧吉桑，眼前还悬着 DV 机，像蒸汽机般喘着粗气冲出了旋转门，停也不停地就径直撞上了齐腰高的护栏，紧接着便失去了平衡，大叫着：“不不不不不！”摔倒在护栏另一边的大理石地面上，像只暴风雨打

蔫了的瓢虫一般，躺在原地一动不动。看到此情此景，我们一下子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接着，我们看到巴贺和那个蓝polo衫肌肉男扶起他，他就像一只刚洗完澡的狗一般甩甩晃晃地站起来，还不忘仔细检查他的DV机有没有摔坏。

“天呐，他到底是想要拍什么啊？”希娜无比惊讶地问道。

“他的死相吧，我觉得是。”

“我们也会老的！”

“错，希娜，我们绝对不会变得那么那么那么老！”

看到那个老头子安然无恙，我们也松了一口气。但是，直接把他的包交给了巴贺。

“哇，怎么会这样？”我无比悲愤地喊道，“怎么可以这样？他居然也是我们一伙的？”

“还剩下五个人没出现了。”希娜安慰了我一句，语气还是那么波澜不惊。

这时我们的牛奶咖啡送过来了。唉，有了它们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看！”我指着巴贺叫了一声，一对和我们年龄相仿的情侣就站在我们的背包旁，十分养眼。他们一边和巴贺攀谈，一边搂着对方。

“你看到他们没有？”希娜微笑着对我说道。

结果，那对情侣短聊几句之后就向租车处走去，我们的微笑也僵在了脸上。

“唉，真遗憾。”我叹了一口气，“多养眼的一对啊。”

就在这时，一个背着巨大登山包的年近50岁的老女人蹒跚着走向巴贺。她的脸简直白到让人不敢相信，就像是她刚在厕所里用鲜豆腐给做出来的一样。她的头发就更夸张了，看起来就像是被染成了红金色的刺猬。

“苍天啊。”我嘟囔起来，“她看起来就像是‘大青蛙布偶秀’里的贝克[1]！”

---

1. 大青蛙布偶秀（Muppet Show），德国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人偶电视剧，当时被100多个国家引进播放。贝克（Beaker），剧中角色之一，也是棕红色的爆炸头。

“哪个贝克？

“就是喜欢咪咪咪咪咪叫的那个啊！”

“啊，那个啊！你真是无聊！”

刺猬头的弹力运动裤都被她穿得到胸口了，手里还拿着那张写着这次团游名字“沙与丝绸枕头之间”的纸板。看到她，巴贺快笑得背过气去了。

我却没有笑，转而跟希娜聊起了马略卡岛[1]旅游的事。

“帕尔马玩了两天，然后去了芬卡[2]，在泳池边读了一小会儿书，晚上还尝了尝塔帕斯和里奥哈[3]。”

“现在我们好好等剩下的那四个人，行不？”她有些神经质地说道。

“是等剩下的两个人！”突然从桌旁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飞快地拧过头去，结果这一声吼来自一个穿着马蒂那杜塞尔多夫polo衫的流里流气的男人。除了那身polo衫，他还穿着一条镶满铆钉的紧身牛仔裤，蹬着一双黑马靴。

这个男的简直就是那种令人绝望的卡车司机和过气歌手的矛盾综合体，我估摸着他都50好几了。

他旁边站着他的女人，深褐色的头发，穿一条黑色紧身裤，就像一只跳蚤一样在那儿蹦着笑着。

“我们在行李带那儿就见过了，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拿着‘沙与丝绸枕头之间’的牌子，对吧？”她飞快地说道。我也一下想起了我是在哪儿看到过她。对！我面前的这人不正是布伦达·席勒么？迄今为止最让人抓狂的N24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她每天就像是一只受惊的母鸡一般，在那些多云、晴天符号前疯癫癫地拍着翅膀，然后自己还乐呵呵地向那些不耐烦的观众们说类似“厚实的雨云晚上撑破了以后就会有大雨哦”这样的傻话。

现在她说的话，远比那些更令人感到糟糕，因为她说：“嘿，快

---

1. 马略卡岛（Mallorca），位于西班牙东部，首府为帕尔马（Palma）市。
2. 芬卡（Finca），帕尔马著名的度假酒店。
3. 塔帕斯(Tapas)，西班牙的一种小吃拼盘。里奥哈(Rioja)，西班牙的著名红酒。

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啊！”

我打了个寒战，闭上了眼睛。可是布伦达依然坚持要我们过去。“好吧！”希娜说。然后我俩就端着我们的牛奶咖啡，带着灿烂的微笑，慢慢移到他俩坐的那桌并且乖乖地伸出手去。

“马特泽。”

“希娜！”

“马克斯·布莱特林，你们叫我马克斯就可以了。”这个花白头发的臭屁男人咳了咳，掐灭了手中的香烟，说道，“有个建议，我们就不要管剩下那几个该死的家伙了吧！”

“可以啊！”我也学着他的口气说道，试着让自己听起来是跟他站在一边的。

“要不然来杯香槟？我的俩队友。”

“好啊，好啊！”希娜一面答应，一面顺势朝我耸耸肩，以此回应我满是责备的眼神。

眨眼功夫我们就一人一杯香槟端在手上，接着布莱特林就像我们的恩人一般坐在那儿开始祝酒：“好，我要说的是，为了这次横穿德国西南部的豪华的旅行和我们可爱的团友，干杯！”

大家相互碰杯的时候，布莱特林又把所有人的名字念了一遍：“希娜！马特泽！小耗子[1]！”

正当我还在为德国西南部到底是不是纳米比亚的恰当比喻拧巴的时候，一包万宝路就递到了我鼻子前。

“来，抽支烟吧！”

我推回了他的手。

“多谢了，可是我不抽烟。”

“来一支吧，现在可是度假呢！”

我跟他说，就算是假期我也不抽烟的。

“那你女朋友呢？”

“我也不抽。”希娜说。

---

1. 小耗子，原文为“Maus”，德语里代指女朋友。

布莱特林摇了摇头，拿了一支烟给他的女朋友，自己也点了一支，他俩就一起抽了起来。

“我都一年没抽烟了。”他喋喋不休地说道，同时狠狠抽了一口烟，我看那力道都怕他自己着起火来。

“我他妈当时是发神经吧！”说着，他又猛抽了一口烟，然后把瓶子里剩下的香槟分给了大家。

“你们知道吗？我和我女友开始还在担心呢，怕这里只有些怪胎和我们一起旅游，但是还好，你们很好，很好！干杯！”

我们只好又一次举起了杯子。

“为了我们的美好假期，干杯！”布伦达哈哈大笑着，就像她播天气预报时一样，笑得一点都不合时宜。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希娜，她也很无奈地看着我。

“为了我们的假期，干杯啊！”天气预报怪女又说了一次。我们的假期！什么是我们的啊？希娜，我，和一个杜塞尔多夫来的花花酒鬼，一个神经兮兮的报天气的怪女人！这都是什么啊！我想都没想过会遇到这些！起码第一页上没写有这些！我只好把眼神飘移到了航班时刻表上，妄图逃离这令人心颤的现实世界，想着大概今晚8点左右最后一架飞机就飞回法兰克福了吧。

“看啊，那个黑猩猩在跟我们招手呢！”布莱特林打断了我短短的神游时间。

“什么，你说的是我们的黑人导游巴贺？”我略带恼怒地问道，布莱特林立马就用买过烟的那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以前来过非洲么？”他咧着嘴边笑边问我。

“没啊，干吗这么问？”我反过去恶狠狠地问他。

“你还是分不清游客和种族主义者的区别，是吧？”

“是啊，我分不清，有什么区别？”

“就只差两周的时间而已！”正当布莱特林忍不住吃吃笑的时候，布伦达突然张开了她那巨大的嘴巴，就像有人用羊羔披肩勒住了她脖子一样，对着他大叫道：

“马克斯！”

“干吗啊，我开个玩笑！”

过了一会儿，布莱特林又来敬酒，这次碰杯祝酒的时候我没有看他，而是偷偷地瞟了一眼巴贺那边，除了先前的红金刺猬头和DV老男人跟他站在一起之外，还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短发老妇人与一个戴着棕色皮帽的老男人也站在那儿。

“我觉得……”希娜开始说，我知道她要说什么，我们是必须过去了。

布莱特林大方地把香槟钱付了，我们就一起动身，过去认识我们的团友。走得越近，我的步子就越慢。每当我稍稍停顿的时候，希娜就会向前推着我走。

我很听话地跟豆腐脸刺猬头握了握手,并且了解到她住在苏黎世[1]，是汉诺威[2]人。接着我又经受了两次打击。第一个，叫格鲁伯尔的那男的，至少60岁了，留着灰白的络腮胡，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和一顶老旧肮脏的皮质登山帽。另外那女的，稍微年轻一点，留着一头灰色的短发，有着一张葡萄干般的小脸，任何一位天才雕塑家看到她脸上的皱纹至少都要郁闷50年。

第二个打击，那个夹着太阳镜像桌球玩偶般的人就叫凯文·施纳贝尔，而且确实是我们团的人。他都快把我的手握断了。

“我是来自魏玛的凯文！”

“我是来自波恩的马特泽。”

“偶是来自维也纳的培皮·格鲁伯尔！”戴皮帽的那老头说[3]。

“偶是他老婆！”葡萄干脸说。

直到现在，我们的新朋友布莱特林才把巴贺当做是我们的导游。

“老大！布莱特林和席勒，就在名单的最上头！”

那个摔倒在地的DV老头用浓重的法兰克福腔说道：“电视上那人，对吗？”

---

1. 苏黎世（Zürich），瑞士首都。

2. 汉诺威（Hannover），德国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首府，位于德国北部。

3. 格鲁伯尔夫妇一直用的是奥地利语夹杂德语，感觉就像是方言。

“呀，对对！”布伦达微笑着应道，被人认出她来显然让她乐开了花。

“知道了！”

巴贺很不爽地在名单上画掉了席勒和布莱特林的名字。

“嗯，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你们要去哪儿，勒。”

“可是，请问你是谁？”布伦达问那个老头子。

“噢，来自巴姆贝格[1]的年轻的赛普皮特！”皮帽老头傲慢地大声说道，就好像是有人在问罗比·威廉姆斯[2]是干吗的一样。

“不好意思，但是为什么是年轻……”布伦达惊讶地问道。

“噢，老赛普皮特的儿子，当然算年轻！”他很不爽地解释了一下。

“哦，哦，懂了懂了！”虽然她什么都没懂，但还是一个劲地点着头。

“所以说你是司机啰？”布莱特林问巴贺。

“我是导游和司机，勒。”

“司机兼导游？”

巴贺不耐烦地看着他的单子：“对！是！勒！”

“那也是轮胎么？”布莱特林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个皮帽老头附和着跟他一起笑着。

“真的是很好笑呢，这位先生，勒。”巴贺微微一笑，友好地捶了下布莱特林的肩膀，其间豆腐脸又跟我握了次她阴冷的手。

“不好意思，我是来自苏黎世的特茜，特茜·席普，其实原本是汉诺威人！”

“我叫马特泽·克莱恩，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已经相互介绍过了。”

“啊呀，是的，这是我的老毛病了，对不起！”

“没关系！”

巴贺使劲拍了拍手，“好了，大家，我们要赶去那边的大巴了！东西都已经装好了！

---

1. 巴姆贝格（Bamberch），德国小城。
2. 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英国著名流行男歌手。

我们的美妙旅程就从这开始了，勒！”

这时天气播报怪女紧张地跳到巴贺跟前问道：“嘿，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是先去酒店呢，还是直接就开始穿越黑暗贫民窟的旅程？”

我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觉得丢人而盯着地面看的人，虽然经过了近千次她糟糕的天气预报的洗礼，可是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相信，她可以做的贱事还远远不止这些。

“那个，我们会先在城里游览一圈然后再去卡塔图拉[1]，也就是你说的什么贫民窟吧，然后就是第一夜的留宿，怎么了？”

“这样啊……那我要快点找件烂衣服来穿呢。”

说着她就提着她的LV包包消失在了去洗手间的方向。

“希娜？”我低声叫道。她不但不理我，还把她的包挎在了肩上。

“希娜！”我又叫了一遍，还是没成功。我只好直接走到她跟前，把她拽出了队伍，“嘿，你这是在开玩笑？还是怎么的？”

“啥？”

“啥？我们的年假就要和这些人一起过吗？”

“为啥不呢？”

“希娜！我求求你了！你好好看一下，和这些人怎么去横穿非洲！参加这种团我们不如调头去给RTL 2[2]拍个纪录片！”

希娜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声音听起来也局促不安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离他们远了一些。

“又不是我选的这些人，马特泽！”希娜小声地说。

“你本来可以的，换作是我来订这样的旅行的话，我就会去问有哪些人会跟我们一起！”

“但是你去了吗？去了吗？”

“我是没去，可是我把我们的房子收拾得好好的。你呢？你去订了这样一次旅行！”

1. 卡塔图拉（katutura），位于温得和克北部，人口相对密集，是种族隔离时代确立的黑人居住区。

2.RTL 2，德国著名电视台。

“是啊，那现在要怎样？你什么都做得超级好，我就什么都做得稀烂，是不是？”

“不是不是，哎呀，希娜，你听我说，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留在这儿算了！”

“然后呢？然后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在温得和克找家宾馆住下，两周内我们就飞回去，直接飞回家。怎么样？”

“你在说什么胡话！”

“对对对，我们不留下不留下，立马就飞回去。”

希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尽她所能摆出了一个最迷人的微笑，就像我们完全没有吵过一样，笑嘻嘻地走回到大家那儿。

“好了，我们准备好了！”

我觉得我就像个落选了的政客：无论如何，我都没能成功地清楚地表明我的立场。明早我们还是会坐在一起，只能那时再和她平心静气地分析下利弊了。

3.

我幻想中的横穿纳米比亚的旅行，应该是我们坐在有大轮子的越野车上，戴着帽子整齐地抽着水烟一路飞驰。而现在呢，在机场停车场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辆令人感到震惊的白色丰田迷你小巴，它的轮子看起来比那些营养不良的瘦削模特的手还娇弱。

在这个刚组成的旅游团全体团员怀疑的目光中，巴贺把我们的口袋背包都堆到了行李间。而那个半种族主义者布莱特林就站在旁边抽着他的烟看着这一切。

“嘿，老大，你要是把后窗都堆满了，我怎么看狮子啊！”

“有动物在周围跳来跳去的时候你从前面不就看到了么？”巴贺使了个眼色，把我的粉红包堆在了最上面。

“我把它放在后窗旁边，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欣赏风景了！”他微笑着说。“谢了，真棒。”

突然，格鲁伯尔家的葡萄干脸冲到了背包堆，当着巴贺的面就像翻超市货堆一样把自己的包从最下面翻了出来。

“这样偶的包包都被压扁了！”

是呢，我想，你那表情都可以把人吃了。

巴贺也没抱怨什么，又把那些包整理了一遍。这次，他干脆把那些包包袋袋都头朝上摆好。

“这样平放成一排就没有包被压着了吧！”巴贺笑着说。

可是，天气播报员又皱起了脸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这些包就这样随便摆那儿，要是掉出去怎么办？”

巴贺就直接把行李间给锁了，说：“什么都掉不出去的，这门紧着呢！”

“还有偶的长颈鹿呢！”葡萄干脸尖声尖气地叫道，然后递给巴贺一个用金箔纸裹得严严实实的有滑雪板大小的木雕。巴贺看着那个木雕，又很无语地看了看堆得满满的行李间，说：“啊，你们现在是可以在机场买纪念品，但最好是回去的时候再买，勒！”

“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维也纳人理直气壮地叫道，巴贺只好爬到车顶去把她的木雕绑到了行李架上。

“乒！”我们团最老的赛普皮特打开了DV机，先是拍了拍被绑得紧紧的长颈鹿木雕，然后就用标准的法兰克福腔对巴贺喊道：“嘿，对着镜头招个手吧！”巴贺便挥了挥手。

我闭上了眼睛，然后开始幻想，要是我在科隆某处的一个公园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树下歇息，那真是太美好了。

上车的时候我又傻兮兮地想座次的问题，结果等到所有人都坐好了，我和希娜都还没坐。维也纳来的葡萄干脸不管怎样都要坐副驾驶座，按她的说法，不管坐其他任何什么地方她都会马上觉得不舒服。而在纳米比亚，车辆是靠左行驶的，方向盘就杵在她鼻子前。她坐得开开心心，居然没发觉这事。巴贺烦得不得了，索性把车钥匙塞到她手里，自己换到副驾驶座去伸了个懒腰，说：“好了，格鲁伯尔女士，现在我们就开车去温得和克吧，勒！”

葡萄干脸瞪着巴贺，就像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黑人一样，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噢，偶的老天爷嘞！偶都给忘了，你们这儿开车一直是开错方向的！”

“得了吧，交管大妈。”她老公在一旁嘲讽道。在他洪亮的笑声中，巴贺和葡萄干脸换了位置。

我很无助地转头看了看希娜，她却把自己藏在一张大大的纳米比亚地图后面。绝望的情绪又刺了我一下。我怎么把自己弄到这步田地了。我又没犯什么错，我只是不喜欢跟他们搞得很熟络而已。这可是一次旅行啊，又不是什么转运犯人。我为什么不下车呢？现在我们有机会了！我们在机场等来自苏黎世，其实是汉诺威的特茜，她一时激动忘了换纳米比亚币。

“一个瑞士人，忘了换钱，多么搞笑啊。”这已经是培皮·格鲁

伯尔第二次拿她寻开心了。而且，很自然地，他就像个漫画人物一般抖着他那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皮帽，一个人在那儿为自己的冷笑话哈哈大笑。

我不由自主地嘟囔了一句："真要命！"这时我才注意到，布伦达真的找了件所谓的"烂衣服"穿在身上，她把自己的格子衬衫换成了一件米色素T恤，还把耳环也摘了。要是她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看起来还不错。我问自己，她是怎么看上那个流里流气的杜塞尔多夫烟鬼的？

"老大，"布莱特林坐在他的位置上朝前面嚷道，"在车上能抽烟么？这没什么问题吧？"

"在车上是禁止吸烟的，勒。"

"不会吧！"

"我会从旅行社开始一路监督的，勒。"

布莱特林一下滑下他的座位，就像是有人把他周围的空气都抽空了一般，然后向我转了过来。

"真他妈狗屎，是吧！"

"我反正不抽烟。"

"乒！"听到这，我小心翼翼地瞄了下我那老得不行的邻座。从机场开始，他就从华丽的大理石地板到颇具异国情调的小巴士什么都给拍了个遍。他的脸让我想起了一只憋屈的土鳖。"乒！"真不敢相信，我正好把脸对准了他那台最新款的摄像机镜头。

"这是一个同事送的礼物。"土鳖跟我解释道。

我礼节性地点了点头，又转头去看希娜。她还是埋头钻研她的地图。我小心翼翼地拍了拍她，先是她的棕色头发，然后是她那双闪着凶光的褐色眼睛，从纳米比亚地图的边缘上冒出来。

"请问有何贵干？"

"我现在想下车。"我小声说。

地图立马又升了上去，希娜的俏脸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位于纳米比亚南部的爱陀莎国家公园。然后，又是那个跳梁小丑培皮打破了沉默。

“偶说偶们大家不要说话那么客气好么？比如，偶是格鲁伯尔教授先生，你们可以把格鲁伯尔省了，哈哈。”

他老婆紧张地盯着车顶，其余的人则一脸迷惑。

“大家就开心下吧，偶是培皮！”

“啊……这样啊。”我听到了坐我前面的布伦达问她的杜塞尔多夫男友，是不是这个死老头后两周也要这么疯癫癫地说话。

布莱特林跟她说不要搭理他们就好了。

“培皮这个只叫名字的主意蛮好呢，勒。”戴着耳塞的巴贺说道，“那我就是巴贺，巴贺·穆提玛，穆提玛你们就不用记了，勒！”

“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么？”希娜问。

“是，怎么说呢，穆提玛，是‘心’的意思，勒，巴贺呢，是‘长颈鹿’的意思，我的名字其实就是长颈鹿之心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是个有耐性的人。”

“在奥地利语里巴贺是‘乱七八糟’的意思，这可真是个老古董名字啊！”皮帽老头子又在那儿毫无自知之明地吃吃傻笑。

“哦？是啊，也蛮合适的，我的心有时候就是一团糟，勒，哈哈。剩下的人也请报一下你们的名字吧，我脑子笨，还没记下来呢！”

我们又说了一次自己的名字。我一点都不想他们注意到我，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死死地印在我脑子里。这时，那个豆腐脸瑞士女人满怀歉意地跑了回来。

“对不起了大家，等我这么久，你们还是想跟我一起走的，对吧？”

“除非你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勒！”巴贺笑着发动了巴士。

“特茜，我是来自苏黎世的特茜，其实我也算是汉诺威人。大家好！”

我真庆幸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听她自我介绍了。

“我是来自沃特约松欧布[1]的巴贺，勒！好了，现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了，但是它们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舒适的旅行中被花光，勒！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

1. 沃特约松欧布（Otjosongombe），纳米比亚的某个村落。

“准备好了！”大家都回应了他，只有我没开腔，因为我是个守财奴。

我们的小巴开出了停车场。差不多开了 20 米时，我小心地扯了扯希娜的裤子。

“你又要干吗，马特泽？”

“我快受不了了！”

4.

我们的小巴离开了机场，开上一条公路。那种离机场越来越远，或者说离那班能将我和希娜从这种苦难中解救出去的航班SW285越来越远的感觉，真是很不好受。

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我歪着头，看着窗外的一切从眼前缓缓闪过。机场到市区的这段路贫瘠而荒芜，只零星地分布着些许杂草，就是巴贺透过车上的大喇叭告诉我们的“莎草”[1]。

他的太阳镜、大耳塞和花衬衫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某个独裁者和护林员的混合体。

一团莎草从我眼前飘过，我依然麻木无神地盯着远方。这时希娜轻轻地牵起了我的手，7年的时间已经让她能透过我的脸色对我的心情了如指掌。

“我们的冷战已经结束了，马特泽！”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并将那本旅游小册子从背包里拿了出来。也许，在第二页还有些其他什么能让我高兴的东西。

> 第一天：温得和克，卡拉哈里安妮布酒店[2]。步行时间：1个半小时；驾车时间：四个小时。从温得和克出发，先在城里小转一圈，然后直达卡拉哈里沙漠的边缘，在那短暂停留，初步领略这一神奇景点的迷人魅力。手持一杯红酒，欣赏非洲式的日落，聆听夜的声音。

---

1. 莎草（Sauergras），类似芦苇的一种草。
2. 卡拉哈里安妮布酒店（Kalahari Anib Lodge Hotel），卡拉哈里著名的酒店旅馆。

假的，都是假的！我们现在就只能来感受大白天的噪音，譬如那个法兰克福老土鳖怎么用力也装不上他的摄像机电池所发出的恼人声响。

我继续读下去。

第二天：卡拉哈里－奎佛尔树林。步行时间：2小时；驾车时间：4个半小时。

“这蠢东西！”他还在一旁捣鼓。

第三天：步行时间：4小时；驾车时间：6小时。

6个小时？我急忙往后翻，看到了另外一天的行程，也没怎么更好。我深呼吸了一下。刚算出整个旅途一共要开车多久时，一滴温热鲜红的血滴在了一张骆驼树的照片上，我立马用食指按住了右鼻孔。

“等下！”希娜说着递给我一张餐巾纸。就在我把它塞进鼻子时，扬声器里响起了巴贺的声音。

“培皮教授刚问我，我们纳米比亚国旗颜色的含义。首先，旗帜的上端是每天伴随我们的太阳，蓝色代表着大海和它所有的鱼虾生物，绿色就是让我们通过旅游业和牛肉获利的大地，而红色就是鲜血，我们为了独立之战而流的鲜血。最后一种颜色是白色，是象征和平的颜色。这就是我们国旗上的五种颜色。”

“真有趣！”那个汉诺威瑞士女人一边点着头，一边在她的虎纹笔记本上做着笔记。培皮则把身子探到了巴贺的耳机旁跟他说话，所有人都能听到他说什么。

“四种颜色啊，巴贺！你们的国旗只有四种颜色，哪来的五种啊！”

“它是五色的，培皮，我就是个纳米比亚人，怎么会搞错。”

“是啊，但是白色不算颜色，哈哈哈！”

“白色是颜色的一种，”巴贺笑了笑，“就像黑色也是一种颜色，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就是个黑人，勒！”

“你看彩色电影也只需要一台黑白电视机吧！”皮帽老头吆喝着

要周围的人鼓掌起哄，不过奇迹般，我们的丰田小巴并没有闹成一锅粥。

“那你是干吗的，教授？”巴贺问他。

“我是教历史和拉丁语的老师，不过我现在退休了。”

“唉，是啊。”葡萄干脸苦叹道。

我们已经临近市中心了。希娜装着打瞌睡的样子，不过这也无济于事，巴贺刚刚的国旗释义并没有让我忘记我们的行车总时间。

“希娜？”

我的女朋友只睁开了一只眼，但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宝贝？”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在法兰克福工作而住在科隆最让我抓狂的是什么？”

心不在焉的她装作无辜地摇了摇头。

“仔细想想：是a）我的老板，b）天气，还是c）我每天花在挤火车上的三个小时？”

我故意加重了c的口气，希娜突然坐起身来，眼神又变得很犀利：“你现在是不是又要怪我纳米比亚太大了是不是？”

“不，宝贝，我为啥要怪你啊，我怨怼的是整个假期我们一共要在这辆日本小车里坐上84个小时！”

“你发神经的时候不要叫我宝贝！”

除了莠草和沙子，我们终于看到了温得和克的第一片住宅。它们是用各种木头搭成的，院墙周围还有电网来确保安全。其中一些还贴着中介的出售广告。我们一下子想起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住进去了。哼，我们肯定会买下来，前提是，三天后我们还没死在这儿。

希娜趁着间隙一把抢过了我的小册子，然后面色严肃地开始计算起行车时间来，“82小时！不是84！”然后又把小册子丢给我，“它可以让你安安静静看一会儿，省得你一直在车上跟我搅浆糊。”

“对啊，我当时真应该读读小册子呢，而不是最后一分钟才去做

什么收拾行装这种计划外的事。”

“你有时还真是讨厌得很呢！”

希娜顿时火冒三丈，所以我暂时还是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好了。我们的车悠悠地开到了温得和克市中心，开到了一个巨大但却丝毫不起眼的广场时，扬声器又响了起来：“好了，现在我就开车带大家经过三两个温得和克的著名地标，勒！温得和克，是我们的首都，它坐落在阿瓦斯山和阿霍斯山脉之间海拔约1700米的平原高地上。我们右边的那片地方，就是著名的奥斯班普拉兹[1]，它的命名源自殖民时期的德国军人。”

天气播报怪女皱起了眉头，说：“真的吗？那个广场上真的有军人死在那儿吗？”

车上瞬间鸦雀无声，就连她那褐发男友也默默地把头探出窗户去抽烟，而巴贺就直接装作没有听见她的问题，为了行车安全，他只能这样做。

“看，现在我们到了独立大道，这里也叫帝皇街，但是独立之后，这名字显然有点不合适，勒。”

“这里有很多东西卖吗？”布伦达十分想知道。

“你什么都不缺了吧！”巴贺十分不爽地回了一句。

“人家只是问问而已嘛！”布伦达也回了一句。

“你在这里什么都找得到，衣服，电脑，甚至是烤香肠，奥地利肉饼，这些都是我们从德国时代[2]起就已经接纳了的东西，现在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奥地利肉饼？太好了！”坐我旁边的法兰克福大土鳖大叫道。

“德国时代是什么时候？”瑞士红金刺猬头问道。

“1884到1915年！”巴贺回答时踩了脚急刹车，为了让路边的一伙白人旅客先走。

布伦达激动地透过窗户看过去：“啊，我们都还是在德国时代么？”

---

1. 奥斯班普拉兹（Auspannplatz），温得和克的休闲胜地。直译，意为放松的闲地。

2. 德国时代，即纳米比亚被德国殖民的时期。

所有两排的人都像是电影里慢镜头一般缓缓地转头向她看去。布莱特林的头“咔”的一下撞到了侧窗。布伦达突然发现，好像所有人都拿她当个笑话一样，于是就操着她每天播天气时那聒噪的声音，继续说道：“好了，知道了，人家知道是1915年嘛，但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又把地给还回去了？我是说……这里多美啊！”

“小耗子！还不闭嘴！”布莱特林羞红了脸对她吼道。

“是这样的，当时德国并没有让出来，”巴贺解释道，“是因为德国在欧洲打仗输了，人们就抓住这次机会，解放了这里，勒！”

环城之旅继续着，我们看到了十分华美的路德福音大教堂和议会大楼[1]，还有一座德国骑士纪念碑。接着我们离开了市中心，朝着卡塔图拉前进，那才是巴贺口中所说的真正的温得和克。我看了看钟，啊，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还要坐81个小时。

不一会儿，我们就驶下了柏油路，开始在土路上颠簸前行，周围的房子较先前的那些要小很多，到了最后就变成了那种用皱铁皮围成的平房，路灯也变成了那种巨大的探照灯。巴贺把车开上一个山头，我们才看到那些由石头、铁皮和沙子混杂堆砌的房子居然绵延了数公里之远。

我们被温得和克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震得一直没回过神来，格鲁伯尔老婆的头就在那儿不停地摇着，她当然是从未见过这种蛮荒之地吧。布伦达趁着她男朋友发呆的间隙问，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人要住在纸板夹铁的烂房子里，而温得和克的另一边却是豪宅遍地，有泳池，有商店？巴贺静静地跟她解释说，住在这边的人也是迫于生计，无奈之举。我真佩服巴贺，因为他面对如此愚蠢的问题还能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

我们接着到了一家木制的小酒馆前，门口的小铁凳上坐着两个男人，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们的巴士。我不知道是应该回视他们，还是应该把眼光移开。说实话，像这样坐着一辆旅游巴士来窥视别人的生

---

1. 路德福音大教堂（Christukirche），议会大楼（Tintenpalast），都是温得和克的地标式建筑，风格为殖民时代的欧式风格。

活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好了！”扬声器响了。“乒！”我邻座的摄像机也响了。

巴贺把车开向了一个卖各色运动服的小摊位，那些衣服看起来像是来自柏林或者科隆的周末集市的花运动衫。摊子后面，一个黑人妇女正在整理自己的商品。“看吧，他们在这里靠卖你们的旧衣服来赚大钱，勒！”

“这些是赝品，还是……”布莱特林问。

“不，这些都是来自欧洲的你们的衣物。”巴贺回答道。

“这里最好的衣服是你们直接丢到垃圾场的那些，它们会被运到这儿来。当你惬意地逛着街，并且只花两美元就能买到一件崭新的Nike T恤时，这里的穷人还在垃圾场翻衣服。”

“真是让人受益匪浅，”布伦达说，“我现在想把什么都扔掉。”

“是啊，小耗子。”

我注意到，路边的纳米比亚人绝大多数都不关心我们的巴士。只有少数可爱的孩子跟我们挥了挥手，这已经让葡萄干脸开心得不得了。她一面兴奋地拍手，一面大叫道：“啊，多可爱的黑人小孩啊，那个大眼睛哟，偶都想领一个回去了！”

这可真让人难受，通常情况下看她发疯我肯定会抓狂，可是现在我连理都不想理她。有人就应该二话不说直接把她丢出去，可是绝对不会有卡塔图拉当地人说：“啊，一个满脸褶子的白人欧巴桑，我们多想把她留住啊。”

其实所谓的贫民窟也没那么差。所有的一切看起来虽然简单拼凑杂乱无章，运作起来却显得和谐纯粹。这里的居民都穿戴整齐，正如巴贺跟我们讲过的一样，有加固的街道，有电网，有现代化的水泵，居民们刷一下IC卡就能把自己花花绿绿的水桶灌满。“当你的卡打空之后，勒，就必须去市政部门充值，不然的话就没水用了。”

车里传来一阵哈哈大笑，自然又是聪明无比的培皮教授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卡都被打空了，那他们还打什么啊？”

当他兴高采烈地盼着他人生中最大的笑料来临时，还不忘往后看了看，结果发现大家都是一脸茫然地苦笑着，任由培皮延长自己笑料

制造者的职业生涯。

“不，培皮，人们是给卡里充值，卡充满了才能打水用！”巴贺干巴巴地回答道。

这时，布莱特林凑上前来：“老大，我想问问这里的人都是怎么维持生计的呢？”

“啊，有的人是在温得和克为富人打工，像是做清洁和熨衣服，其他的人就在这儿做做小买卖，还有一些人就是靠像你这样戴着豪表在这游玩的人过活。”

布莱特林紧张地看了看他的表，这时我才发现，他不仅叫布莱特林，手上戴着的也是一块亮闪闪的百年灵[1]。

巴贺把车停到一排红木篱笆边上，后面是一大片各式各样的棚房。布莱特林还是有一点焦躁不安。发动机停了，车门也打开了。

“老大！”

“嗯？”

“我们不会就在这个鬼地方下车吧？”

我就知道布莱特林口无遮拦说胡话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可不是什么鬼地方，只是个稍微穷点的黑人区而已。”巴贺无动于衷地回答道，“你们会知道这里也住着很多正常人。现在，我们就去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集市。”

“那是不是很危险呀？”布伦达问道。

巴贺笑着说：“首先，现在是白天；第二，有我在你们身边；第三，我觉得你们也很聪明，不会在这里显摆你们的首饰和贵重物品。”

我还没在卡塔图拉的沙地上站稳，我那崭新的 iPhone 就响起了嘎嘎小姐（Lady Gaga）的歌曲《奢侈生活》（*Money Honey*）的铃声。一方面为了安全起见，一方面是希娜那怒火喷涌的眼神，我把手伸进裤袋挂断了电话。

---

1. 百年灵（Breitling），著名钟表品牌，和布莱特林名字一样。

5.

巴贺所说的集市不足一个足球场大，由一长排书报亭大小的小商店构成，里面几乎什么都有卖的。我们这个由各色人马组成的旅行团跟在巴贺后面战战兢兢地蹒跚前行。我们的运动服艳丽得像雪地里的鹦鹉，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我们。当巴贺跟一个认识的工匠打招呼时，我放慢了我的脚步，疲惫不堪地向希娜说道："这里根本没有一点意思，我们还是闪吧！"

"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吗？"

"不能，因为我们还在温得和克，我们能打个车，我们的飞机还停在跑道上！"

"我们为什么要走呢？"

我愣了下，说："你说，你跟我坐的不是一辆车吗？"

希娜一下又火了。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在集市的人，都被我们的争执吸引过来了，在我们周围围了个巨大的圈。

"我是和你坐的一辆巴士！"希娜叫道，"而且，坐那辆车的所有人当中，就只有你不爽！"

"什么？"我笑了起来，"为什么你就认为，我，我不爽呢？"

"因为只要你还没退休，你每天就都蹲在办公室里，回了家又继续把自己锁在家里。就算现在我们是在度假，你也一刻不停地在那儿捣鼓你的宝贝 iPhone！"希娜的声音听起来都要气爆了，"你再也不能习惯做人类了！"

"宝贝，你自己也知道这样没意思，对吧？"

"你发神经的时候，不要叫我宝贝！"

就像听到希娜的召唤一样，我的裤兜里又响了起来。

“哈！”希娜像是打了胜仗一样叫了起来。我还是把这个来电给挂了。

“我们这个团就是个灾难，希娜！那辆车上唯一的正常人就是巴贺。”

“特茜人就不错啊！”

“那个布偶人是很不错，可是我不想跟她一起度假。”

“好啊，你就跟我说你想和谁一起度假？”

“和你啊！”

“是啊，我不就在这吗？”

“是和你单独一起！”我解释道。

“Sorry，那我们就不应该订团游啊。”

说到这个我就想笑：“啥我们？你好好想想，是你去订的旅行，我去打理的房子。”

“是是是，你打理的房子，我知道。”希娜嘟囔了一句，然后我们同时向后瞟了一眼巴贺，想看看我们这支可以拍纪录片的团队在干什么，结果他们就站在离我们几米开外的烧烤摊边，看我们是在搞什么。

“马特泽。”希娜的声音听起来又温和了点。

“怎么？”

“我们能不能试着单纯来享受这个假期好吗？我们也不一定要和所有人都交上朋友。”

“这个，”我叹了口气，“还是有点要求过高。”

“求你了，”希娜哀求道，“就把其他人无视掉吧，我俩，就我俩！你看看这里的美景。还有，我们回去就能住上超级漂亮又有爱的房子了。”她一脸乞求地望着我。

我咬了咬右脸内侧，想了想，问希娜说：“现在的问题是，除开这81小时的车程和这队怪人，这次旅行还剩下什么？”

“还有很多啊：漫步，美景，美食，动物……还有好多好多呢！”

“姆……”

“求你了，马特泽！”

"但是你只会看到我戴着耳机窝在车里。"

"没问题！"

"我也不会去和我不喜欢的人说话！"

"我也不会的，马特泽，我也不会的。"

"还有，我们一直一起吃饭，我再说一遍 一直要两个人一起吃！"

"没问题！"

"一直！记住！一直！"

"你想干吗我们就试着去干吗，好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再看了看我那眼中充满期望的女友。我怎么能说不呢……

"好吧，就试试吧！"

希娜开心地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说实话，可能我平时是上班回家两点一线，可能希娜说的有道理，现在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没第一个小时那么糟了。

我们轻吻了两下，然后就手牵手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地跑了回去。他们正站在一个血淋淋的木制圆桌旁，桌上摆着刚被宰开的鲜肉，起码有十几二十只苍蝇在上面盘旋飞舞。

木桌旁边，一个戴着可爱头巾的黑人小孩在兜售两纳米比亚币一块的烤肉片，换成欧元差不多是 20 到 30 欧分。巴贺笑着向我们保证，这里的肉绝对是新鲜的，就算是欧洲人也可以放心地吃，烤肉可是相当的鲜美。

"这可比你们在超市买的全是化学物质的食物健康多了，"他吧嗒着嘴巴说。葡萄干脸勉强挤出了一丝干笑，估计是在想，这什么鬼地方啊，脏得那些碗里的细菌三天都洗不掉！

"嘿，"希娜问我，"要不要尝一尝？"

"可以啊！"我说，巴贺就很开心地点了两份试吃的牛肉片给我们。简直出人意料，真的太好吃了！

"真好吃！"我大赞道，并用英语对着烧烤师傅和那个戴头巾的小孩说了句，"真美味！"这时，我的手机在裤兜里短振了两下，很明显是来了条短信。为了让希娜开心，我决定晚点再看。

接着巴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蓝色的货摊，摊里的那个当地老年妇人正坐在一张蓝色的塑料凳上，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她的身后悬着一根金属棒，上面挂着各色衣服。巴贺用当地话跟老板娘打了个招呼，好像又开了个玩笑，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可能是这么说的吧：“我正带着一群原始痴呆人四处游玩呢，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保住我的饭碗。”

“这个，”巴贺拿起一件小小的系有酒红色腰带的黄色衣服对我们解说道，“这是件仿制校服，勒。小孩子们必须穿校服，但是买一件原版的太贵了，人们就只好到这儿来买仿制的。他们还只仿那些学校要求穿的校服，这样需求量才大。”

“小耗子。”布莱特林从架子上取下一件递给布伦达。我预感最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

“你穿上看起来还是不错嘛！”

不一会儿，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布伦达穿着一件短小的红色校服在摊子边上哼着小曲跳了起来：“哒哒哒哒哒哒！”还换着花样摆起了各种Pose。布莱特林是说得对，布伦达穿上这衣服太好看了，真是太好看了，好看到数秒之内集市上所有的黑人都齐刷刷地盯着他们。

我们也都傻呆呆地盯着布莱特林和他的小耗子。一时之间，本地人和游人都愣在了同一个地方。这时，我看到巴贺开始用当地话和老板娘耐心地讨价还价起来，老板娘虽然也在说话，但是感觉很不耐烦，然后布莱特林就开始掏钱了。他一口气为布伦达买了三件校服。我则利用大家都很无语恼怒的时机，悄悄地看了下手机，看是谁在找我。原来是我们买房的那家房产公司依莫韦斯特，这条短信让我感到快要窒息了：

克莱恩先生你好，您旅行前确认下您的预约金好吗?
祝您一切顺利，海顿·莫特格。

“预约金！”我自言自语道，然后闭上了眼睛。我真是个白痴，

什么都可以忘，就这个不能忘啊！

“什么事这么重要啊？”希娜肯定是听到了什么，看我还盯着手机就问了起来。

“啊，没什么，办公室的同事问我是不是把他的‘绝望主妇’马克杯藏起来了，如此而已。”

希娜一点都不相信的样子：“哦，还有呢？”

我本来想把手机关掉的，结果它自己抢了先：电池用完了。

6.

当我和希娜一起来到一间小木屋时，万年不变地，希娜先去看了看浴室，再看了看床铺和衣柜，而我就去检查空调和手机信号。然后我就想，怎么才上得了网呢，因为前台已经跟我讲了，这里没网用，也没空调。我手机还是没电，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信号。

“现在就不要管你那个烂电话了吧，我们在度假呢！”希娜嚷嚷道。

“度假？”我透过房间的小窗向外望去，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远处仿佛还有两只羚羊在看着我们。

“我们是在荒郊野岭啊！”

希娜满脸不爽地站了起来，一把抓起她的宜家目录和一条浴巾，打开了阳台门。

“也许你是在什么荒郊野岭，我可是在人家做梦都想来的纳米比亚豪华舒服的旅馆里，气温 23 摄氏度，舒适宜人呢，所以我要去游泳池了。”

“玩得开心。”我叹了口气，望着她穿过绿油油的草地走向泳池，躺在一张太阳椅上，开始翻看目录里折角的那些篇目。

我有一点羡慕起希娜内心的淡定，是啊，她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我交了那5000欧元预约金的话我们的房子就稳妥了，可惜，我忘了……

我没去泳池，而是走回了我们那间红砖小木屋，从背包里拿出了装着各种各样花花绿绿充电线的塑料袋。我差不多带了 20 根充电接线：笔记本电脑的，数码相机的，手机的，应急灯的，电动剃须刀的，当然还有电子驱蚊器的。除此之外还有所有设备的连接线，型号从 1 到 3 的 USB 线，网线，火线，还有高清输出端头，还有一些人们根本

不知道的线。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旅游用万能转换器，有了它，我大大小小的各种插头就都能接进纳米比亚奇怪的插座里。我飞快地把袋子扯了出来，小心地把那些缠在一起的各种连接线解开，试着把它们插进桌子旁边的插座里。可是那感觉就像是你玩益智拼图时要把一个正方形的木块塞进一个三角形的空隙，这个万能转换器不合适。我急忙找来了包装盒，上面标注着，在特殊情况下通过挤压和扳动就能够接上那些特殊的插口，真他妈是个好东西！

我立马就开始扳啊压啊，拨下这里弄下那里，可依然接不上任何东西。我试着歇上一会儿，结果连一分钟也坚持不下去，我手里那东西让我一秒比一秒烦躁。

突然，我心里冒出个新想法，也许我能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一个特殊的游客用插口。我急忙跑去看床边的两个插口，试了一个，不行，试了另外一个，也是白搭。我还该去哪儿找呢，这些插头对着纳米比亚的插座就像是木飞饼对着自动提款机的吐钞口。

无计可施的我只能再次坐在床边想办法。我必须尽快把这事搞定，越快越好。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没了电话，我就没了房产公司的电话号码啊！我左思右想，到底怎么办，我需要一个可以用的转换器啊！我抿了抿嘴，看了看那个旅行用万能转换器，又看了看正在泳池边晒日光浴的希娜。

“希——娜——！”

我的声音是如此之大，吓得我的女朋友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她最恨我这样在后面吓她，但是出于好奇，她还是穿着比基尼拿着浴巾和宜家目录走了过来。

“又怎么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旅行用万能转换器递给她，就像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一般。

“这个！”

“这个是啥？”

“你的万能转换器没法儿用！”

希娜一下沉下脸来。

“怎么又是我的转换器了？”

“这是你买的啊，还记得么？”

“因为你没时间啊，我问过你的。给我看看！”

希娜挨着我坐在床上，读起了那个转换器的包装盒。

“你看这里写着，14九个国家通用。”

“那就是纳米比亚不属于这14九个国家！相信我，我把这儿所有的插座都试遍了。”

她用食指比着那上面的国家名单一个一个地找着。

“呀，是的。找不到纳米比亚呢！”

我又拿过了包装盒。

“太好了！那没电我现在能干吗？”

“你那么急着找电是为什么？你看外面太阳多好啊，马特泽，我们可是在非洲，还有一个大游泳池和两张空椅子哦！”

“就算那儿有两张空椅子我也必须先把手机的电给充了，因为……”

“因为什么？”

“我……我必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不要再跟我编什么马克杯之类的鬼话！”

“我也不知道为啥，他们就发短信说我必须打个电话回去。”

“那就去问问前台呗，他们肯定知道哪儿有插口。你觉得这个衣柜怎么样？”

我很茫然地看了看那本宜家目录，是一个粉色黑印花的衣柜。

“真难看！”

又一次，希娜消失了，把我一人丢在了这没电没网的地儿。

我哀号着躺到床上，想我还能干什么。差不多要到下午5点了，我记得纳米比亚跟我们只有1小时的时差。我应该想想办法，OK，我手头现在有什么？

一个在泳池边戏水的女朋友，一个没电的手机，可能也没信号，各种接线，一台数码相机和一台老笔记本电脑。

哈！我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可以这样啊，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来

给手机充电！我立马就把我的手机接上了我的笔记本，iPhone 的充电标识就闪现了出来，抽起笔记本里仅剩不多的电。14 分钟过后，笔记本的电池空了，而手机的电量显示为 7%，依然是服务区外。这时我又有了个新点子：既然我现在能汇款，那还跟地产公司的人解释什么呢？我可以直接打给银行啊。我和芬斯特先生认识都快 30 年了，况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通过电话汇款了。我不需要上网也不需要输转账密码，我只需要在前台给他打个电话。

我激动地擦过希娜，经由一条小石子路小跑着穿过后花园。布莱特林和布伦达打着把大绿伞，坐在繁花锦簇的前台大厅前，抽着烟喝着酒。看来，相较于两小时的四处赏游而言，他们更喜欢躺在这儿享受生活。

由于路线隐蔽，还有树丛遮挡，我成功地没被这两人发现。

穿过大厅走廊我直奔前台，银行的号码就等在我的手机屏幕上。前台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嘿，有人吗？”我叫了声，“这里有人吗？”

我又用英语问了一次，前台确实没人，旁边也没人。我没有找到电话，但是我起码要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宾馆前的停车场里有一座假山，我就爬了上去，看了看我的电话，电量 7%，信号无。然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我们的迷你小丰田上。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车顶，把电话举了个老高，然后满是期待地看了看电话，在电量显示 6% 的旁边我看到了一格信号！

“太好了！”我高兴地高举拳头大叫起来，激动得差点没一跤跌下去。我在车顶偏偏倒，最后一脚踩在了葡萄干脸的木雕长颈鹿上，它被我踩得噼啪作响，不过至少我站稳了。我又把手机举起来，发现信号是有了，但是手机跟我的脸离了一米远怎么打电话啊？我在车顶上几乎用尽了所有造型，最终找到了办法，我对自己大声说道：“开免提！”

我按下扬声键，然后拨了位于欧斯基尔辛[1]的银行的电话，电话

---

1. 欧斯基尔辛（Euskirchen），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

还是能举多高就举多高。通了！通了！接着就看到电量直向0滑去，眨眼功夫从手机那小小的扬声器里传来了一个声音，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声音："欧斯基尔辛区银行，劳尔为您服务？"

"谁？"我对着上面叫了一声。

"劳尔！"

"我不认识！"

"您当然不认识，我是第一天上班，请问您是谁？"

"马特希亚斯·克莱恩[1]！我是马特西亚斯·克莱恩！请问您能帮我转接一下芬斯特先生吗？我找他有急事！"

车顶上的我现在看起来一定像极了自由女神，只是我拿的是手机她拿的是火炬。

"现在恐怕不行呢，芬斯特先生现在在外面煎华夫饼呢。"

"他在干吗？"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机拿低了一点，结果信号瞬间就消失了，我赶忙又把它举了回去。

"他在为我们的客户烤华夫饼，今天是房产交易日呢。"

我咬了咬嘴唇，用眼睛扫了扫下面绿油油的草地和那些不知名的树丛，就看到远处走来巴贺带领的一群人。我认出了刺猬头，施纳贝尔，另外两人一定就是格鲁伯尔夫妇了。

"你还在吗，克莱恩先生？"上面问道。

"是的，"我答道，"我还不能离开呢。"

"我能帮你什么吗？"

用这个诡异的造型打电话我的手都快酸断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转账5000欧元！"

"你是我们的客户吗？"

"你直接帮我把芬斯特先生找来就对了，我们都认识快30年了。"

"我也想呢，但是他现在忙着发面呢，然后我们还找来了一条蟒蛇……"

---

1. 这是马特泽的正式全名。

一阵凉风透过T恤直接吹进我的身体。远处传来一声狗叫。我缓缓放下手来，看看屏幕已经黑了。这时希娜转到了旅店门口，她一下就发现了我，在车顶上摆着诡异可笑的造型。

“怎么样了？”她饶有兴致地问我。

“一切搞定，宝贝。他……找到杯子了！”

7.

当疯癫癫的布伦达穿着她的新校服在饭桌那儿叫着“哦，哦，哦，来这儿吃啊”的时候，我和希娜就从对方的眼睛里知道了，浪漫的二人晚餐是没戏了。尽管晚饭要到6点才开始，但是所有人都到齐了：巴贺，施纳贝尔，特茜，那个喜欢“乒”的赛普皮特，当然还有头上绕着烟云的布莱特林。还有两个座位空着，我就像屁股生根了一样坐那一动不动，拉着希娜的手。

“我们是……全部人要一起吃晚饭么？”我歪着脸，低声问希娜，并试着保持笑容对前面的人说了句，“呀，你们都到了！”

希娜也转脸对我笑了笑说：“看来是这样了。”

可是我俩还是一寸也没往那边挪，相反，我还朝我身边那两个空位挪了去，想无论如何也要两个人单独吃。

“现在怎么样？”我小声地说，同时发现所有人都满眼期待地朝着我俩看过来，就连皮帽子也收起了他的冷笑话不再插科打诨，透过那厚镜片望着我们。

“现在我们就坐一起吃吧。”希娜悄悄地说。

“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可能！”我从两颊挤出一丝微笑，“因为我们在这吃挺好的，这也是抗议的一部分。”

“但是你不能在第一天晚上就这样啊！”希娜嘘了一声，又笑着坐回了他们那桌。

“你们好啊？”

奶奶的，我想，把你牵过来真是个错误，得，我也只好站了起来，走到布莱特林的烟雾之中，然后就开始寻思自己应该坐在哪儿。

结果让我万念俱灰，我在非洲的第一顿晚餐，要不就坐在巴贺和

布莱特林中间，要不就坐在施纳贝尔和布伦达中间。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忍小避大，选了对我们很客气的巴贺旁边的座位。

“你们有去游泳池玩水么？”巴贺问。

“有啊有啊，那真是太爽了！”希娜答道。

“那你们呢？”他接着问。

“绝对的舒服啊！”施纳贝尔抢在我前面回答道。我很不爽地看了他一眼，刚才我俩在泳池的时候我都没去玩呢。

“大家对自己的房间还满意吗？”巴贺又问，然后拿了块面包吃。

“很好啊，没什么问题，很安静。可是，我们这儿还是有人不满意呢，对吧？”希娜看了看我。

“是！”我说，“那个，这里转换器不能用呢！”

“这个嘛，我一般都是带两个，但是有一个坏了，还有一个我之前给凯西了，勒。”

葡萄干脸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好奇地四处张望起来：“谁？什么事？”

“那个，转换器……”我满怀希望地解释道，然后立马被她当面打断。“偶可要用电吹风呢！”我恨恨地盯了这个维也纳女人一眼。

“但是，你急用也可以拿去，只是偶明天一早就要用电吹风，你用完了得马上还偶。”

“啊，这没问题，我晚上把电充好了就还你。”

想到明天就能把所有装备都充好电，然后立马给房产公司转账，交好预约金，我一下松了口气。那时，我银行的老朋友也该把他的华夫饼烤好了吧。

这时，过来一个胖乎乎的黑人服务生，用英语问我们想喝点什么。布莱特林用德语说他要瓶南非的好红酒，我和希娜用英语说我们要两杯温得和克啤酒，巴贺要了杯姜汁麦酒[1]，施纳贝尔要了杯水。

“只要水吗？”我好奇地问。施纳贝尔点了点头，说：“诺！”

---

1. 一种调酒。

他说得太快了，调子也升了起来，听起来就像是“好！”。[1]

“诺？”我满脸疑惑地重复了一遍。

“那个，‘诺’是‘是’的意思。”

“懂了！”

“是图林根的方言。”

“好，就是说。不要红酒也不要啤酒？”

“我不会喝……”施纳贝尔尴尬地说。

“你不会喝红酒，也不会喝啤酒？”我满眼责备地看着他。

“我不能碰酒精。”

“现在也不行吗？”

“不行！”

我大感奇怪地点了点头。还没等我开口问施纳贝尔他以前有没有尝过酒时，培皮就用他的叉子敲了敲酒杯，从椅子上站起来，手里拿着张字条。我又预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了，他是要开始祝酒了。结果，更糟。他因为第一天的旅途心情大好，就写了首小诗，现在正兴致高昂地要为大家高声朗诵。他很庄严地取下皮帽，将纸条拿到他的厚眼镜前，用洪亮的维也纳腔开始读道：

旅游日志、纳米比亚，第一天。
偶们旅程的第一天，
看到白人，看到黑人，
马克斯保住了他的名表，
乡下人不稀罕，
到了晚上立马就会知道，
你的鞋是不是太硌脚，
马克斯，布伦达和希娜，
听听维也纳人的建议，

---

1. 施纳贝尔说了“no”，是他们的方言，听起来像德语的“na”，即“好”的意思。

一定要穿登山鞋啊，
然后偶们第一次……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期待地等待我们的反应。

“你丫是喝醉了吧，”布莱特林满不在乎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后看了看四周，以确认大家都和我一样被这首诗给雷到呼吸麻痹了。结果出乎我意料，几乎所有人都是面带笑容，笑得最灿烂的当然就是诗人本人了。

偶看到了第一只跳羚，还有远处那只美丽的牛羚，
虽然是今天才认识，但偶知道：巴贺是个绝好的导游！
谢谢！

我们一桌的人都热烈鼓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也只好鼓起了掌。

“第一天就承蒙您的赞扬，十分感谢，培皮先生！”巴贺竖起了大拇指笑着，“我也想在这儿作首诗了，勒！”

格鲁伯尔却摇摇指头说：“巴贺和胡伯[1]都不会作诗，只有你们的培皮·格鲁伯尔才会作诗！”

这时我们的饮料来了，巴贺让我尝尝他的姜汁麦酒，甜甜的，凉凉的，还夹杂一丝苦味。

“真好喝，这是怎么做的？”

“用苏打水兑烧酒，再加点安果斯都拉苦酒，当然加点冰，勒！”

“还要加冰么？”特茜凑了过来，又在她的虎纹笔记本上记了起来。

“是的，”巴贺跟她讲，“还要加冰。”

接下来是表演时间：一个多人组成的民间艺术团在饭厅里敲鼓歌唱，跳起了非洲传统的舞蹈。那个胖乎乎的服务生居然也在里面一起

1. 胡伯（Herta Huber），德国著名作家、诗人。格鲁伯尔自吹了一把。

开心地跳着。这一切看起来才像是旅游的样子，我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只是个白人旁观者了。至少是三首歌之后，这片其乐融融的景象才结束。然后来了一份三语的晚餐菜单，杏仁腌鸡柳是开胃菜，烤跳羚肉片和甜土豆是主菜，地方小吃是餐后点心。“听起来真美味。”我看了看希娜，她现在是把我每个开心的样子都当做老天的恩赐，也冲我笑了笑。

“你看，也许我们以后也能在家里做上一两道这里的菜！”

“当然可以的！”我应道，然后突然就看到银行的芬斯特先生坐在我面前，用我们新家的烤炉烤华夫饼。

“我在温得和克有一本德语版的纳米比亚食谱，勒！”巴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说，“最后一天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好好看看。”

“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做笔记呢，马特泽。”

“那当然。”我试着回报她一个笑。接着服务员就开始报菜，但只有一种语言，纳玛语[1]。

纳玛语和其他任何非洲语言的发音都相差甚远，包含了很多喉塞音和吸气音，人们说话的时候就像是嘴里含了一块小铁片。很搞笑的是，作为欧洲人的我们，怎么也发不出那种咂嘴嘶嘶的声音。这时我注意到，已经微醉的布莱特林又开始自负地咯咯笑起来。那些纳玛舞者还是继续用纳玛语报着菜名。布伦达也开始吃吃笑起来。我也第一次看到葡萄干脸开心的样子，她也咂着嘴打趣道：“听起来就像是：纽！子，纽！子，裤！纽，纽！子，砰！砰！”[2]

要是我们的木头桌子没那么硬的话，我想我一定是羞得把十指都插进去了。葡萄干脸拍着手叫好，布莱特林更加兴奋了，在那里“嘿！哈！”地大叫着。那个土鳖赛普皮特就像是从鳖壳中伸出了脑袋，全然不顾这些喧嚣吵闹，自顾自地拿起他的相机拍起来。而当格鲁伯尔也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砰！砰！”大叫时，我们这桌就彻底被愚蠢的笑声给淹没了。

---

1. 纳玛（Nama），非洲的一种语言。
2. Nama 发音很多类似 K.O.P.F 的辅音，就如同德语和奥地利语中的 Knopf，纽扣之意。

我转头向巴贺求救，他只有无奈地苦笑一下，装着什么也没发生。我感觉我就像是坐在火车上遇到打劫一样，旁人都视而不见。我突然想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喊救命：求求你了！那个褐发红衣的女侠！救救我吧！

希娜也不理我。

菜谱报完以后，巴贺举起了杯子："很庆幸跟你们一起来享受这么一个美好的假期，以目前我的所见所闻来说，你们真是个好团队！"

我茫然地举起杯子，和所有我能够到的人都碰了碰杯。为了希娜，我就忍了吧。接着我们那让人啧啧称赞的腌鸡片来了，大家都大叫起来："啊！哇！"那个黑人服务员给我拿来了盘子，我接了过来。

"真的很对不起。"我低声对他说。

"为什么呢？"他很困惑地问我，我就跟他解释道，"因为……哦……因为每个人都在嘲笑你们的语言。"

他笑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用一口标准的德语说："不用担心，每天晚上都这样，我们都习惯了。用餐愉快！"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去拿剩下的开胃菜。我注意到，那个图林根不喝酒的小伙子正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还听到，葡萄干脸在问她老公我刚才用英语说了什么。培皮一脸不爽地跟她说："他在为我们道歉。"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凯文你听到了吗？"

"没有。"他摇摇头。葡萄干脸就一脸憎恶地盯着我，眼里闪着凶光。从她的眼里，我知道，我明天是没得转换器用了。

8.

在非洲的第一夜，我一晚上都没合眼，一直想着我们的房子、地产公司和银行。只有我们隔壁的床摇得嘎嘎作响，我无论想什么也无法屏蔽大烟鬼布莱特林和他的“小女学生”布伦达发出的噪音。当噪音第三次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打开灯。

“我的老天爷！”我抱怨道，“怎么可以这样！”

就像是连锁效应一样，或者是因为墙太薄了吧，那恼人的摇床声突然就停了，很安静。希娜一脸睡意地睁开一只眼看着我，就像是平时我在晚上把她吵醒了一般，她的脑子还停在“节能模式”。

“怎么了？”

“怎么了？你都听不见吗？”我急躁地说。

她不耐烦地张开了另一只眼。“我在睡觉呢！”她为自己辩护道。

“你在睡觉，你就知道你自己，你关心过我吗？”

希娜看着我，就好像她完全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样：“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是，”我边说边关了灯，“马略卡岛肯定比这好！”

我转过头去，不一会儿工夫就睡了过去，然后希娜的闹钟响了。

一小时后，我穿着短裤T恤坐在一辆黄色敞篷吉普车的硬铁凳上，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冻死。还好，葡萄干脸和我一起满脸苦笑坐在这种烂座位上，还是和“司机”坐一起呢。我们就像坐在一个小木棚中，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冒着刺骨的寒风在一条飞沙走石的小路上向着沙漠进发。巴贺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说，那里有的动物只有晚上才出来活动。这个我早饭时就应该说：我知道，就是在21号房搞得翻天覆地的棕毛熊和那只报天气的母鸡。

刀子一样的寒风透过我T恤上的小孔不停地往里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走到风洞口前已被剃完毛的蠢羊。皮帽子看起来倒是蛮习惯的样子，他显然已经把第一天的不愉快抛在了脑后。

“看啊！那边有三只鸵鸟呢，它们是想在那儿采花么？”

听到这个白痴在说什么疯话了吗？他是非要把所有的事都搞得那么让人烦躁呢，还是在他的体内藏着一家奥地利秘密冷笑话工厂，只要碰到哪怕再小的事，它也会用它那街道般宽的传送带以每分钟10个冷笑话的速度向外喷射而出，一刻都不能消停？那些附和的笑声在我看来也是愚不可及。时间缓慢地走着，百无聊赖的我转头看着我们的黑人司机，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羊毛夹克，戴着一顶印有宾馆标志的帽子和一副手套。他戴着手套！

“你没事吧？”他一脸关切地看着我。

“没，没事！”我想竖个指头，可是它们已经冷得不听使唤了。这时，坐在后面的皮帽子开始唱歌了：

高高坐在黄色小车上，偶和兄弟姐妹在一起……

是，我们的吉普是黄色的，但是他非得因为这个就开唱么？

歌声回荡在沙漠里，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大家还要跟着唱啊，而不是一拳把他给我打下车去。

偶们吹着号角，赶着骏马……

我的五脏六腑都纠结在了一起。为什么毫无抵抗能力的可怜的大自然母亲要被这么火力强劲的噪音摧残啊……

原野，草地，沼泽，还有那闪光的金色田地……

我敢保证，沙丘后面的那些跳羚啊，牛羚啊，瞪羚啊，一定都绝望地吐死在了卡拉巴赫的红沙上。无助的我只有转头去看司机，结果令我无语凝噎，他居然也在跟着一起唱。

多想再多看一眼这美丽的风景啊，

可是偶们的车正在飞速地奔驰前进！

我真受不了了！我要结束这一切，然后就把自己调到了“蔬菜模式”——意思就是，我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变成了一团已经被炒得烂熟的、毫无知觉的蔬菜。一般情况下我会变成茄子，而今天我变成了某种被超低温冷藏的蔬菜。我的手因为从吉普车扶手处喷涌进来的冷气而变得越发的麻木，我已经感觉不到那要人老命的冷风了。

突然，我全身颤了一下。难道我是因为过冷已经快死了吗？我就这样在没电没床的情况下，颤抖着在漫漫红沙之中呼着我人生的最后几口气，身边还围着一群在一个维也纳冷笑话专业户带领下欢声歌唱的旅行团，他真的也要把我的惨死唱进他的烂歌里么？

偶无比悲痛地低声吟唱，现在只剩八个人，
今天马特泽先生在旅途中永远离偶们远去了！
两手僵直如铁棍，
呆板又不幽默，
就像是皮夫克[1]一般，
第二天他便会尸骨无存，
我们会怀念他的！

我想要尖叫，却没叫出来，我又忍了回去，并想，我可能是第一个如此倒霉的游客，居然会在沙漠里冻伤，还会悲惨地死去！那些唱着歌的傻瓜，却会穿着厚厚的羊毛夹克活下来。而我的父母，当他们在翻开《图片报》[2]读到“冻死的傻瓜游客，以下是他女朋友的发言……”时会说些什么呢？

不知什么时候到的目的地。我拿到了两床毯子、一杯茶和一点饼干，这在那顿迷你早餐和超冷旅途之后可太让人惊喜了。希娜暖了暖我的背，然后倒了一杯茶给我。

“可怜鬼，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说呢？你要是说了你冷，凯文先生

1. 皮夫克（Piefke），奥地利俗语，意为讨人厌的人。
2. 《图片报》（*Bild-Zeitung*），德国著名报纸。

就会把他的夹克借你穿了。”

那个帅气的施纳贝尔也应了一句：“诺！”

直到现在我还是半人半西兰花，抖了抖肩膀。

过了一会儿我们站在一个沙丘上，打量着这片漫漫红沙。组员们都有一点心不在焉，各自拍摄着不同的东西：皮帽子在拍灌木丛中的小花，施纳贝尔在拍沙丘，而来自瑞士的汉诺威豆腐脸则在拍她自己的脚印，后来她承认，她一直以为那些脚印是属于某种危险的食肉动物的。

我在解冻时才反应过来，这次所谓的散步，根本不是什么散步，而更像是一次沙漠漫游。简单一点说，就是要我们到郊外来“读”所谓的“沙漠日报”。挂着水壶，穿着绿衬衫，站在一个动物脚印前的巴贺又进一步解释道：“早前这里的布施曼人，每天早晨都会读‘沙漠日报’，就像我们读《南德意志报》和《日报》[1]一样。”

“就像读《信报》[2]一样。”皮帽子补充道。

“对，对，就像读《信报》，勒！”巴贺笑着说，“布施曼人当然看不到《信报》，但是他们有《卡拉哈里日报》。你们现在就来想象下，布施曼人起床，还没去开电视，就……”

“是黑白电视吗？”皮帽子谑笑着说。

“是，呵呵，说得好，培皮，他们还没去开电视，勒，就去盯着沙地，然后说：孩子，来看看这些脚印都是谁的？哇，这儿有一只跳羚，在这个方向散着小步。呀，那里又有一只跳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走了。看，这里还有一只牛羚，从脚印来看，它应该很老了，或者病了。再看那里，哈！又是一只跳羚！”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脚印读出来么？”布伦达睁着她充满稚气的大眼睛问道。

“是啊！布施曼人，勒，可是行家呢，通过看脚印，他们不仅能知道晚上是什么动物来过，还能知道它们是走着来的，跑着来的，还

1.《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和《日报》（*taz*），都是德国颇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

2.《信报》（*Kurier*），奥地利的著名报纸。

是跳着来的，谁跑得快一点，是跟谁一起来的。布施曼人知道关于动物的一切，可也就知道动物的事，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呀，布施曼人那么牛啊，简直就是卡拉哈里的史塔西[1]！”培皮在他的皮帽子下使劲晃了晃头，除了我和她老婆，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全团的人好像都被这位孑然的退休教师吸引住了，而他本人也享受着由他那些冷笑话的成功而带来的喜悦。

突然，巴贺激动地指着一只在大概五米高左右的上方盘旋的珍珠鸡般的鸟。

“看啊！是黑鸨[2]，这种鸟落地的时候就像是一架直升机着陆，勒！”

“乒！”

可惜，这只黑鸨不喜欢我们，它没有像一架直升机一样着陆，而是调头直接飞走了。

“乒！”

赛普皮特很失望地放下了相机。

“真该死！”

这时特茜突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原来，她的背心挂在了灌木丛上，正在那儿对着自己发脾气。“呀，我光顾着跑了，我下次得好好注意了，不能再整天梦游了！”她骂骂咧咧地数落着自己。

巴贺笑着帮她解了下来。

“这没什么，特茜，你给了我一个给大家讲解的好机会。大家看，特茜刚才挂在那儿，看到没，那儿有等等树的花，等等树是这种树的外号。因为它长着倒刺，有人从里面经过的时候就会被倒刺勾住，只能退回去，不能继续前进，所以人们叫它等等树。遇到它了，你只能退回来等等，懂了么？”

九双眼睛都盯着巴贺，是，我们懂了，就懂了一点，那就是很明

---

1. 史塔西（Stasi），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
2. 黑鸨（Gaggeltrappe），一种分布于非洲中南部地区的鸟，外形类似珍珠鸡，白毛带点，黑脚。

显我们从昨天开始就被一个“等等导游”给挂住了。

在铜红色的沙子上，巴贺带着大家朝一株白白矮矮的植物走去。它一半是树，一半是灌木，长着和巴贺衬衫颜色一般绿的小叶子，和我们的小巴差不多高。

“这是波塞卡·阿尔比屯卡（Boscia albitrunca）[1]，也叫牧羊人之树，或者是白干树，勒。这种树还有种姐妹树叫波塞卡·伏地卡（Boscia Fuddida），当它开花时就会发出类似厕所的臭味。这样就会吸引来苍蝇，帮助它们授粉。”

大家静悄悄的没说话，只有特茜拍了张巴贺站在厕所树旁边的照片。这种树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科隆环形马路旁的一种树，它也是开花时像呕吐物一样臭，直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它开完了花，我才有机会更仔细地看了这种臭树的果实，发觉它看起来也蛮正常的，可从那以后我和希娜就不打那儿过了。

我们又继续沉默地前行。一路上，我们看到了骆驼树，被遗弃的鸵鸟蛋和一只跛脚野猫对着安哥拉方向跳行的脚印。当巴贺停下来找了棵厕所树小便时，葡萄干脸被他的尿声搞得十分不安，她突然就用地道的维也纳方言对着所有人发起飙来，她的脸也因为怒吼显得更挤巴了。

“你们说说，啊，那个巴贺是在想什么？反正偶是搞不懂！偶是说，偶知道他是谁，但是每次他说话偶都听不懂！”

“啥？”布莱特林又满不在乎地问，并且坏笑着眨了眨眼。

“偶说，偶不懂那个巴贺说的话！”

“哦，这样啊。”

她泄气地看着大家，自然没人乐意听她来骂人见人爱的巴贺。特茜晃着头把最后一根树枝从背心里甩了出来，老赛普皮特则给他的相机换了张内存卡。看来只能我来说些什么了：“那个，凯西，我也觉得你说得对，我去跟巴贺说说好了。”

---

1. 波塞卡·阿尔比屯卡，全球植被的平均根长为4.6±0.5m、其中，最大根长就是在卡拉哈里沙漠（Central Kalahari）发现的波塞卡·阿尔比屯卡

“谢谢了！”葡萄干脸满意地点了点头，脸也放松开来。希娜抬头看着我，就好像我当着她的面点燃了一管可卡因。

我也很讨厌自己在背后中伤可爱的巴贺，但是我还能干吗？我要救回我们的房子啊，我需要用她的转换器啊！

9.

吃早饭的时候，施纳贝尔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私人健身教练，十年前还参加过夏威夷铁人三项，拿了个1011名。希娜很认真地说，这已经是个很好的名次了。而我觉得，他还能更难堪一点吗？除了姓施纳贝尔名凯文之外，自己还在夏威夷拿了个1011名。吃饭的时候我可没这么说，我只跟希娜说了说。

“你当然这么说啊，人家身材多好啊！”

“我是因为有点无聊才这么说的！”

“你认都不认识人家。”

“我不用飞去马尔代夫就知道那儿有多暖和。”

小本田的喇叭声中止了我们的争执，把我们带向第三个目的地——奎佛尔树林边的加里加纳斯农场[1]。

“那里就有你要的转换器了，马特泽，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装备都充满电，勒！”

“太棒了！”我心情大好地一屁股坐在副驾驶位上，就上路了。这时，赛普皮特说他无论如何也要拍一拍行驶中的巴士，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贺就把拿着相机的他甩在碎石小路边上，然后调了头，往回开了一公里左右，等他打出手势再从他面前开了过去。他绝望地喊着：“不不不不不！”就消失在了厚厚的烟尘之中。

“我们可以先开走，就留他在那儿吃灰吃个够吧！”从第二排传来了这句话，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巴贺则是一脸为难。当我们把赛普

---

1. 加里加纳斯农场（Farm Gariganus）位于纳米比亚南部城镇基特曼斯胡普（Keetmanshoop），1955年6月1日被宣布为自然纪念地。

皮特捡回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裹满糖丝的奥地利皇家煎饼[1]。

“对不起呢，卡尔－海茨[2]，我没考虑到有风呢。”巴贺道歉说，而赛普皮特则一脸抑郁地爬上了车。

我们继续向前进发，直到5分钟后特茜突然说她的钱包找不到了。

“我一定是被偷了！我那么小心，肯定是有内贼！”她激动地大声叫道。半种族主义者布莱特林发话了，说在这里他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虽然时间紧迫，巴贺看起来还是不急不慢地说：“我不相信，你一定是放在什么地方找不到了。”

特茜也没去过其他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只好开回旅馆去。结果在她房间沙发上找到了她的钱包，她前半夜出门的时候把它锁在里面自己又忘记了。

而我们第三次要回去，是因为布伦达说她把沐浴液忘在了浴室。

“布伦达女士，我是不会为了你的一瓶沐浴液就调头回去的！”

“这可不是一瓶普通的沐浴液！它可是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3]唯我玫瑰的新款呢！”她反驳道。

巴贺咬牙切齿地盯着布伦达。没办法，我们第三次调头往旅馆开，去拿她那瓶精贵的杜嘉班纳沐浴液！“那些女佣肯定都顺手牵羊了，想跟我一样闻着香喷喷的！”布伦达咯咯地对大家说。巴贺说，完全有这种可能。果然，回去时房间已经被打扫过了。布莱特林对此保持沉默。没有找到沐浴液，我们又回到了车上。

“好了，大家现在把自己的东西都带齐了吧？”巴贺很不耐烦地问道，大家都答带好了，我们的车才总算开上了那条在来回中已经熟得不能再熟的碎石路。

开了足足有一个小时，我们还是赶上了时间，不然就错过诺尔特农场了。想到农场，巴贺的脸就绽开了花。尽管他正戴着耳机，还只用单手在这种路况下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狂飙。“我们现在正赶去的加里加纳斯农场，欧弟（Otti）就住在那儿，它是头长得超丑的

1. 皇家煎饼（Kaiserschmarrn），奥地利著名小吃，煎饼裹满糖霜。
2. 赛普皮特的全名是卡尔－海茨·赛普皮特。
3. 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

疣猪，勒！还很老，勒！哈哈！”巴贺对着后视镜开心地笑道。

“说到那个欧弟，还是只小猪的时候，它就一直跑到诺尔特农场的床上睡觉，其他地方哪儿都不去。现在也是这样，如果游客把房门打开，它就会跑去抢你的床。它一旦睡下了，你就必须给农场主诺尔特先生打电话，不然的话它就会一直赖到早饭时。”

我们被这只讨人厌的猪的介绍逗得哈哈大笑。培皮说，这样的一只猪说不定对某些结婚的人来说还是个好宝贝呢。他老婆没笑，而是从后面用她那干细的手指戳了戳我的肩膀。

“你跟那个巴贺说了没？”

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现在能坐在她前面，紧挨着巴贺，而不是在最后一排和赛普皮特挤在一起，因为我跟她说，我会去教育我们那个“只能懂点人话的导游”。但是，现在既然我可以在农场用到转换器，我还讨好她干吗呢？

“我觉得吧，我们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对着后面悄声说，突然，就像是我引发了一个化学反应，她飞速地靠了过来。

“哈！真突然啊！你刚才不也说你听不懂他说话么？”

“还是宽宏大量点吧。”我试着安抚她。

“那个巴贺说，他自己时不时脑子就乱七八糟的，可说得真对！”从后面又传来她吃吃的骂声。

“那个啊，”我又对着后面说，“可是我们问他什么他都答得清清楚楚啊。”

巴贺什么都没听到，继续在颠簸的小路上开车，现在是双手操作了。这条路看起来很容易翻车，很多地方凹凸不平，车被颠簸得七上八下，我们也在里面晃来晃去。然后我们发现……仪表盘显示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 140 公里。

“巴贺，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巴贺一脸茫然，就好像是我把他从梦里吵醒了一样。

“我在哪儿出生的？”

我点了点头，他一脸认真地调了调耳麦，这样全车的人都能听到他说话了。

“大家听好了，刚刚马特泽问我是哪里出生的。我是在沃特约松欧布出生的，勒！”

我满意地对着后面的葡萄干脸眨了眨眼：“巴贺是从沃特约松欧布来的，知道了么？”

“知道了！”她又把手撤开坐了回去。

“再跟我们说说，巴贺，”我继续说道，“它是哪里？”

“它就是沃特约松欧布！勒！”

然后我又转头看了看葡萄干脸，她显得更闷闷不乐了。

“都清楚了么？”

“清楚了！”

透过后视镜我看到我的女朋友充满疑惑的眼神。

我对她眨了眨眼，她也对我笑了笑，她旁边的夏威夷铁人三项1011名没有笑。

“再说说呢，巴贺，那是哪儿？”冷笑话大师培皮又凑了上来，把他的皮帽子挤到了巴贺的靠背旁。

“那个，沃特约松欧布，很靠近欧卡卡哈拉（Okakarara），但是都是属于沃特宗特杜约玛（Otjozondjupa），勒。”

“明白了！”我说，并试着总结一下，“你来自沃特宗特杜约玛，靠近欧卡卡哈拉，对吧？”

巴贺无奈地使劲摇了摇头。

“不，不对呢，马特泽，沃特宗特杜约玛是个区，它怎么能靠近它之内的地方呢，勒？”

皮帽子看起来是懂了：“就像是格拉茨和施蒂利亚[1]的关系一样，对吧？”

“它是跟施蒂利亚挨在一起的么？”

“哪儿？”

“格拉茨！”

“不不不不不……不是，格拉茨是施蒂利亚的首府，施蒂利亚是

---

1. 格拉茨（Graz）和施蒂利亚（Styria），奥地利的一个州和一个城市。

个州，格拉茨是一个城市。”

“但是它是在它里面，对吧，勒？”

皮帽子的两只眼睛充满了无奈。

“哪个里面？”

我后面的人已经发出了嘲讽的笑声。为什么我就不直接去用农场的转换器呢？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我，就像是我把全世界搞乱了一样。

更不幸的是巴贺还在继续解释着：“沃特约松欧布是挨着欧卡卡哈拉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沃特宗特杜约玛里面的，勒。”

“懂了懂了，”我一个人在那点着头。

“因为那是个区！”

“超级笨蛋，”葡萄干脸自己在那儿轻声嘟囔道，“他简直是无敌大蠢蛋。”然后，她又朝着前面说了一句，开始了她的反击，“你说，巴贺，你是在哪儿学的德语？”

巴贺把他的太阳镜扶到了头上，然后微微不解地看着后面。

“我是……自学的，怎么了？”

“是啊，相当明显，偶现在就要说，偶想偶要对着所有的人说……”

巴贺突然把车开进了一个石堆，四周一片尘土飞扬。虽然有安全带，我还是得用双手紧紧撑住上面的塑料行李架才能稳住自己。特茜的笔记本直接擦过巴贺飞到了挡风玻璃上，然后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不不，啊啊”的叫声。经过不知多久的沉寂之后，巴贺把车开到了一棵大树前，轻声说道：“对不起，我现在必须赶快停车。你们一定是有幸运之神的眷顾，能在两天内就在这看到如此奇景。”

我们就像是身处电影里的慢镜头一般，缓缓地抬起头来，看到一个有洞的金黄色秸秆包，就挂在那棵树上。

“一个鸟窝？”皮帽子问。

“对的，培皮，那就是超级稀有的社会性织巢鸟的鸟窝，所以我想让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拍一拍照片。”

所有人都走下车去，看着那个鸟窝。我还是坐在车上，和巴贺一起，他悄悄地从一个小冰箱里拿出两听可乐，开了一罐递给我。

“那只老母牛，也不看看自己那烂德语！”他也开了一罐可乐，“我要是喜欢的话就全给你们用英语讲了，那她懂个屁啊。什么非洲人啊，什么沃特耶赫诺（Otjiherero）啊，她懂个鸟啊！”

我们用可乐碰了碰杯。

“用你们的话葡萄干是怎么说的？”

巴贺一下笑了起来。

“哈，葡萄干，勒，哈哈哈！你说到葡萄干，我一直都觉得的，你看看她那小干脸，就跟那东西一个样，那啥，就是你要做针线活戴的那东西，用德语咋说的来着？”

“顶针？”

“对对！呵呵呵，就像是顶针一样。”

“那顶针你们怎么说？”

“Kasurrunguta。”

“Kasurrunguta！”我笑着念了一遍，然后也跑去看那个金黄色鸟窝，这个新学的词真是让我开心得从内而外爽得一身轻。

10.

在去加里加纳斯农场的路上，我们看到了无数巴贺所说的超级稀有的织巢鸟窝。巴贺在这条碎石烂路上开得飞快，快得那些鸟窝就像一颗颗黄金炮弹一般从窗户外刷刷地擦过。我看了看表，心想下次巴贺给车加油的时候，我们就快到农场了，我就终于可以用到那该死的转换器了。我又坐回了最后一排，挤在背包堆之前，夹在赛普皮特和希娜之间。她已经跟我提了不下十次关于我们新房子的事了，还一刻不停地用相关的问题对我狂轰滥炸。同时，皮帽子也对着巴贺的耳塞大声地念起了旅游导航。相较之下，我两旁的噪音源就不算什么了。

“黄褐色的草地，膨胀变形并且覆盖着稀疏灌木丛的地面，是纳米比亚风景的典型特点之一。”

“我们可以把饭桌就安在窗户旁！”

“当然可以！”

“或者我们这样：把沙发安在窗户旁，把饭桌放到后面去。你觉得怎么样，马特泽？”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希娜，喇叭里还继续响着皮帽子的旅游须知：“雨后你们再去散步，看到的就不再是荒芜的大地，而是青绿的草地和如地毯般四处盛开的繁花。”你说说，巴贺，我可以合法地把鲜花地毯贩出去么？哈哈哈哈！

希娜敲了敲我，我一下回过神来。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自然有啊！当荒地变为绿草鲜花的时候，我们就把饭桌安到银行去！”

当我们的车从这条烂路转入一个类似20世纪60年代美军基地的

地方时，我看了看表，刚好 5 点 30 分。在一座风格典雅的单层农房前，立着差不多一打白色的奇奇怪怪的单间别墅。这时喇叭响了起来："经过 3 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现在到了加里加纳斯农场。我先去拿钥匙，然后我们就去看猎豹，勒。"我和希娜没能下得了车，因为赛普皮特一下挤开了我们，一边嚷着让他下车，一边跑去了前台。

"我……我要上厕所！"我撒了个谎，然后跟在他和我们的导游后面下了车。

前台的接待小姐简直就是《我们的小小农场》[1] 里那个慈祥的妈妈的翻版，穿着和发型都像来自另外一个年代。当她面带微笑将那现代拨号电话递给我时，让我感觉怪怪的。不一会儿，消失的巴贺回来了，把一串老式的钥匙分给大家。我拿出了房产公司和银行的电话拨了起来，大概一分钟后听筒里传来了莫特格女士激动的声音：

"您能打电话过来真是太好了！克莱恩先生，我都找你两天了！你现在在哪儿？"

"你还停在那干吗？"希娜站在外面，一边甩着钥匙一边问我。我给她打了一个手势，示意现在不要跟我说话。

"我在哪儿正是问题所在呢，莫特格女士。"我转过头对着电话说，"我已经在纳米比亚了，预约金的事出发前慌慌忙忙地让我给忘了！"

"我能理解。"电话那头听起来依然十分镇定。

"但是我可以从这边汇款，今天就行，请您再给我一天时间，所有的事情就解决了。您知道我们有多想买那套房子。"

"您是说您今天就能汇款？"

"一挂电话立马就去。"

"请不要误会我，克莱恩先生。既然您在我这儿订了房子，我就得对您和房子负责，我不是想给您压力或是别的什么，可是我又遇到了一对人很好的情侣，他们也想订下那套房子，还能立马用现金付款。"

"我一挂电话立马就汇款，好吗？"

"我跟他们也说清楚了的，只有你不买了，他们才能首先预订。"

1.《我们的小小农场》（*Unsere Farm*），德国很受欢迎的一部电视剧。

“我怎么会不买了呢？我是因为在非洲才耽误了呀。”

“明白了，我再给您一天时间。”

“太谢谢了！”

“假期愉快，克莱恩先生。”

“谢谢！”

我满心愧疚地挂了电话。那个接待员一脸同情地看着我，问道：“请问你需要一杯咖啡或者一杯水吗？”

“咖啡，谢谢！”然后就开始拨银行的电话。响了三声以后，听筒里传来了昨天的劳尔女士的声音。

“我是克莱恩，请问能帮我找下芬斯特先生么？”

“克莱恩先生，你昨天怎么突然就把电话挂了呢？”

“是呢，但是现在我又打来了，能接下芬斯特先生么？”

“芬斯特先生现在已经下班了呢。”

“可是现在才 5 点 50 分啊！”我抗议道。

“我知道，可是明天银行有节目他要登台表演呢，他要排练呢。”

“他又要演沃尔夫冈・派特瑞[1]？”

“是呢，您真比我还了解，今天才是我上班的第二天呢。”

“对的，您的第二天！但是，我都做了你们 30 年的客户了！所以，现在，您和我，我们必须马上从我的户头转 5000 欧元出来！3502110378，这是我的账户号码。”

我看了一眼停车场，农场工人正在把我们的背包往我们各自的“不明住宅物”里搬，希娜倒是哪儿都找不到了。

“对不起，要么您必须和芬斯特先生来操作，要么您必须上网去弄。”

“您还在么？”

“在，在！”

“我不想跟您一直打招呼，我需要您的帮助。为什么我必须和芬斯特先生来操作？”

---

1. 沃尔夫冈・派特瑞（Wolfgang Petry），20 世纪 80 年代红遍德国的流行歌手。

“出于安全考虑。我跟您不认识，任何人都可能冒充您来转账。”

“我也不认识您，您也可能是个清洁女工或者其他什么的！”

“我是劳尔！”

“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和芬斯特先生说话，而不是您！”

“为什么您就不能去网上转账呢？”

我开始慢慢地跟她解释：“问题在于，我现在上不了网啊。”

“这多简单啊，我爸就是管这个的，他都69岁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明天我就给你寄张安装盘去。”

她真的是一下就戳到了我的怒点，我的声音从“恼怒”一下调到了“被惹毛”。

小小农场的可爱妈妈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咖啡放到了电话旁。“我懂，网银是很简单，我是上不了网！”

为了冷静下来，我看了看外面，巴贺正一手拖着一个背包，在艰难地看表。

“您上不了网？”

“您不去笼子那儿么？”那个接待员问我。

我深呼吸了下，不再看窗外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在的通话上。

“请你注意好吗，劳尔女士，我现在不在科隆，而是在跟一巴士的白痴和一个来自沃特约松欧布（Otjosongombe）的导游在纳米比亚的一个农场里。”

“沃特约松欧布？”

“它位于沃特宗特杜约玛。沃特宗特杜约玛是一个很大的地区！”

“懂了。”

“那么，作为一个你们银行30年的老顾客，我现在要怎样才能转账5000欧元？”

“没办法。”

“我不懂，劳尔女士，您什么意思？”

“我不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只有帮您给芬斯特先生留个字条，说

您打过电话，请他明天一早立即回复您，您看这样如何？”

“当然不行……算了，您还是写个条吧，他有我的电话，您就这么写，这事超他妈的重要！”

“我能略掉某些词么？”

“不行！”

我默默地把电话递给了农场妈妈。

“您在假期里还有那么多事要忙啊！”

“可不是嘛。”我叹了口气。

“我还能为您做什么吗？”她很关切地问我。

“您这儿有网用么？”

“曾经有过，可是我们不喜欢。”

我眼睛都要掉出来了：“你们不喜欢？”

“嗯，我男人也是，他说……他说啥来着？哦，他说这玩意儿就和报纸写信是一样的，就快那么点而已。”

“确实！”

我们互相对视着沉默了数秒，很明显我们都在想，对方一定有话要说。

“但是，您总有个转换器给我用吧？可以插德国式的插头？”

“也没了，最后一个我也给你们团的一位老先生了。”

“那我就长话短说，他叫啥？是不是看起来像一只地包天土鳖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您可以去问问他，或许……”

“5分钟！”我喊着跑向了门口，“5分钟我就回来！带着转换器！”

“那您的咖啡怎么办？”

11.

我一边咬牙切齿地念着赛普皮特的名字，一边愤愤地走到关猎豹的笼子前。你说他都老成那样了，还要用电干吗？只有一个无良的理由，那就是他明明知道我要转换器有急用还悄悄地把它给拿走了！

农场的人正在喂猎豹，如果我要去到笼子边的话，就必须要途经那条正在上下打量我的又丑又大的疣猪。我充满敬意地看着它那黄瓜大小的獠牙，放慢了步子。

“你好！”我友好地打了个招呼，“请让我过去，我现在有急事呢。”

那只疣猪闷闷地打了个响鼻，然后站了起来。

“欧弟不会怎么你的！”可爱妈妈从前台对我说。

欧弟好像是听懂了她的话一般，又嘟囔着钻进了窝里。巴贺一点都没夸大其实：欧弟真的长得很丑很骇人。

我穿过一排很长的金属栅栏，我们团的人在它后面围成了半圆形。希娜激动地冲我招了招手，她就站在离一只巨大的猎豹不到两米的地方，它正在农场工人的照顾下撕咬着一块大大的肉块。我对希娜点了下头，然后自然地马上跑到那个法兰克福拍摄狂身旁。

“卡尔－海茨，请把转换器给我！”

“安静！我正在摄影呢！”

“知道，但是……”

“呀！看！”

赛普皮特指了指希娜，她正被农场工人带着往猎豹走去。所有的镜头都对着我的女朋友。布伦达激动地问：“和这种猛兽靠那么近是否安全？”

巴贺解释道：“它吃饱了以后人们就可以去亲近它了！”

“那如果它没吃饱我就去找它亲热呢？”布莱特林问，他居然还把酒杯都带到笼子这儿来了。

“那它就是见啥吃啥了！”巴贺笑嘻嘻地说。我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尤其是当那个穿着花格子衬衫的农场主诺尔特都差不多和希娜一样激动地大叫之后。这样一个农民，真能像齐格弗里德和罗伊[1]一样和动物们关系亲密么？或者我们单说，像齐格弗里德一样？赛普皮特还是把镜头对着希娜，自己则站在猎豹旁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它。

“卡尔－海茨？我现在真的急需转换器，一会儿就还给你！”

“现在不要啰嗦！只管看！”他用法兰克福方言冲着我嚷道。

好吧，老子没拿到转换器之前就先在后面看一会儿，等你去拍去摸。

那只凶猛的大猫贪婪地撕碎了一大块生肉，相信一整个牛排馆的人看到这一幕都会恶心得再也吃不下去。大猫看起来完全不在意此时是谁在摸它，拍它，看它，就算是希娜正在开心地揉着它的背，它也一副随你们便的样子。

希娜的手温柔且满怀敬意地滑过它金底黑点的皮毛，她的脸因为开心而熠熠生辉，他们像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和睦共处着。等到葡萄干老妖婆也去蹂躏大猫时，希娜满脸欣喜地跑到我旁边。

“你看到了么？我摸了一只真的猎豹耶！”

“看到了，”我简短地回答她，“我看到了。”然后我就看到喜悦从希娜的脸上飞快地消散了。

“马特泽，现在又是怎么着了？是车开太久了，还是豹子太大了？”

“都不是，我只是……”

“你打了电话了？”

我点了点头。

“给谁打的？”

“我……给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因为肯定有啥要事。”

---

1. 齐格弗里德和罗伊（Siegfried & Roy），魔术师，以将珍稀、凶猛的白老虎变得来无踪去无影而见长，被称为白老虎兄弟。

“结果呢？”

“我那些同事想知道，我要不要一起去科隆体育场的狂欢节。”

“这些重要个屁啊！”

“这个，因为还有人要票，所以还蛮重要的。”

我女朋友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怒火中烧了：“我对你没话说了，你整个假期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瞎得瑟！”

“是，可是，我不会去啊。”

这时巴贺拍了拍手。

“那个，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去小别墅休息下！一刻钟后我们就要去奎佛尔树林观赏浪漫的落日，你们会看到夕阳的余晖洒在树丛之上有多美！”

“我们到那儿去了又必须喝什么吗？”施纳贝尔担心地问，问得巴贺哈哈大笑。

“你不必喝什么，凯文，但是一般情况下去的人都要喝。你还是喝水吗？”

“诺！”

“那我就给你捎上，勒。”

带着出发前的兴奋，我们分别选了小别墅。但是，可恶的赛普皮特居然带着转换器消失了。

“等一下！”我大叫道，“卡尔－海茨！”我想把他拦下来，希娜却把我拦下来了。

“一切都还好吗？”希娜按了按我的手问道。

我们组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小了，我只听到皮帽子还在那里打听奎佛尔树林里可不可以做饭。现在，就剩我和希娜两个人站在夕阳的余晖中，旁边只有诺尔特和那只大猫。希娜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农场主也看着我，说：“你也摸一摸它吧，年轻人？”

我仔细看了看那只美丽的猎豹。它刚吃了八分之一头牛，还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

“谢谢，”我说，“下次吧。”

12.

这所谓的奎佛尔树林，可不是欧洲人心目中的树林，它们分散长在那些看起来像家里烤焦的土豆一般的险峻岩壁上，相互重叠交错。奎佛尔树本身则让我想起了烧焦的巨大花椰菜。希娜觉得一点都不像，还问我是不是饿了。虽然我早饭只吃了点三明治，但是我现在还不饿。在小巴上受的罪和转账的事情让我一点食欲都没有。现在，我仿佛坐在一个烤土豆盘上，空空的胃里还翻腾着温得和克啤酒，想，那些阳光下的烤花椰菜，拍成照片的话一定很美。

“砰！”

我盯着赛普皮特，他用他那刚充好电的摄像机把整个奎佛尔树林环拍了一遍。我已经想好了，晚饭前就要把转换器给弄回来。这时我注意到，希娜正在一旁盯着我看。

“你看起来还是很焦躁，这是怎么了？”

“我正在努力调整！”

“那你就快忘了办公室吧。我们正在度假，正坐在一起浪漫地看日落呢！”

想浪漫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又不是单独两个人，离我们团不远就有一大群游客分散在奎佛尔树林之中。他们相互拍着照，还站在岩石上竭尽全力地大声喊叫。就在我面前，瑞士豆腐脸一脸烦躁地弄着她的相机。几米外，布伦达穿着牛仔衣和黑皮裤，正在为她自负的男朋友摆着造型。只有夏威夷铁人三项的1011名穿着黄色紧身polo衫，拿着水壶，一个人坐在一块石头上。

“这个施纳贝尔，”我说道，“究竟是怎么了？我的意思是，你和他聊过天，肯定知道些什么吧？”

希娜拿起一罐啤酒，点了点头："他几周前被女朋友甩了，至于原因么，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既然他这么可怜，他为什么来旅游呢？"

"他们本来是打算两个人一起来的。"

"懂了。这样啊……"

我一只手搂着希娜，两人一起看着这些奎佛尔树，看着远处的农场，还有闪着余光的夕阳。皮帽子也和他的葡萄干脸老婆靠在一起。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只知道他们在讨论纳米比亚的落日是否比得上澳大利亚的落日。

皮帽子的话就像是砸在我们柔美浪漫上的一桶碎石。

"当然比得上啊！澳大利亚哪有这么美的光线啊！"

"可是那里有海！你在别的地方见过那样的海么？反正偶是没见过。"

"偶要个海干吗？"皮帽子大声地吼道，"偶才不要看着一片海来放松。"

"那你要啥？"

"反正要什么也不要海！"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快找个地方拍个照给邻居看，证明我们来过这里！"

我一下屏住了呼吸。

"不要激动，"希娜微笑着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看看这美丽混乱的天空吧。"希娜只用了一个不假思索的词就将我脑中小电影院的放映机给打开了：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紧临着那棵在夕阳下显得光怪陆离的烤焦的花椰菜，我的财务咨询顾问穿着沃尔夫冈·派特瑞的戏服站在那儿，唱道：

混乱啊！为什么你要把我打下地狱？

为什么你要冻结我的灵魂？

我惊慌地甩了甩头，那小放映机就停了。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不然我要疯的！我握了握希娜的手，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夕阳西下时的美丽之上。但是，那个奥地利地面小分队却破坏了我的这个决定。

“你现在非要在那儿发牢骚么？”皮帽子大吼起来。

“偶才没有发牢骚！是你在发神经！”他老婆也不甘示弱。

希娜发觉我有起身暴走的预兆，一下用手按住了我。

“随他们去吧，马特泽，没什么的！深呼吸！”

“乒！招招手！”

我猛地抬起头，发现赛普皮特正用他的镜头对着我们。我挥了下手。希娜站起来，把我的手高高地牵起。

“来，我们换个地儿！”

我们不是走，而是跑，跑了很久，直到那些争执吵闹都消失不见才停下来。可惜有同样想法的不只是我们，其他游客因为担心错过这些美好的拍照主题也跟了过来。

“这么一大块地方，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挤在一起呢！”我叹气道。

“喂喂喂喂喂！”布伦达在叫我们，“我们一起来享受美酒吧！怎么样？”

“没问题！”我回答道，然后急忙跑得更远。一会儿，我们发现了一块没有游人的好地方，能在太阳下山前取景拍照。这一大片的奎佛尔树都是我们的！我急忙把我的数码相机架在一块岩石上，再把自拍时间设到最长，然后和希娜手挽手地在树丛前摆了个造型。红色信号灯一闪，几秒内相机就会开始拍照。就在这时，那个瑞士刺猬头挥着手向我们奔来。

“希娜！马特泽！你们快帮我看看我的相机啊！”

咔嚓！虽然主题已变，我的相机还是机械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你的相机怎么了？”我问。

特茜急忙递给我一架红色的松下数码相机。

“我也不知道，它就是拍不了照了！”她悲情地跟我解释道。

我飞快地点查着菜单，希望找出问题。原来是内存卡满了，只剩

下可怜的32M。“你还有其他的内存卡么？”我看着她面无血色的白脸问她。

“那个，卖相机的人跟我说，一张卡足够了。我不用再多买啊。”

“可是现在你卡里的内存不够了，都拍不到20张照片了！你没跟卖东西的人说你要拍很多照片么？”

特茜默默地摇了摇头，拿回了相机。

“马特泽！”

我转头看着希娜，她拿着啤酒坐在一个“烤土豆盘”上，眼里有些不耐烦。

“怎么了？”

“日落，还拍不拍了？”

“哦，对，对！”

听到我们的对话，特茜伤感地看了看她的相机：“我真是自作自受，买了这么个烂货！”

“不不不，”我安慰着她，并拿过相机，“你的相机不是什么烂货，是卖相机的人应该提前告诉你内存卡的大小和可以拍多少照片！”

“这种事情总发生在我身上！”她看着都要哭了。

“你别这么说！”我打开她的相机，看了看她至今为止所拍的照片。每隔两张我就看到不是她的脚，就是迷你小巴的车顶。“没那么糟啦，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衰事！”

“马特泽！”希娜催促我。她的啤酒也喝完了。

“几秒钟！我马上就过来！”我又转头看着悲伤的特茜。

“我建议你先把不小心拍的照片删了，然后你就可以拍美丽的日落了。我们就是先把卡里的照片转到笔记本电脑里再继续拍照的。”

特茜的脸色舒缓了一点：“你是那么做的么？”

“是啊，那个，等我拿到转换器能用上这奇怪的插座就转。”

“我这儿就有一个！”特茜叫道。

“真的啊？你有转换器？”

“是啊！为了给我的装备充电嘛！”

我发现我的声音开始激动地抖了起来。

“还有那个，你已经在这里充过电了么，我的意思是，你的转换器和纳米比亚的插座，接得上？”

“是啊！”

我差点因为幸福的突然到来而大叫起来，我一把就把可怜的特茜搂在怀里，感觉就像是抱着块饼干。希娜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就一直往这边看啊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赶忙放下特茜，跟她约定晚饭的时候把转换器给我。我立马感觉如释重负，明天我就能把一切都搞定。压力尽散心情愉悦的我，跑去坐在希娜身边，拿起一罐啤酒。

“你知道么，我搞到一个转换器了！”我骄傲地笑着说，“从那个特茜那里。”

希娜的好心情是到头了。她抬眼看了看我，貌似脸上还带着一丝同情。还没等她说话，我就继续说起来。

“其实，我搞到了两个转换器，因为巴贺还会把格鲁伯尔那个给我！”

“是啊，你听听，转换器，万岁！”

“不不不，是三个呢！卡尔-海茨还从前台拿了一个，真是个怪人，对吧？”

“是，是怪。法兰克福那边就少了个杯子，你却挖空心思要跟那边取得联系。”

这时我才发现，奎佛尔树后的天空已经不再那么瑰丽，太阳已经下山了。

“噢！”我说，“真是对不起！”

希娜默默地点了点头，“但是，我们至少有一张合照啊！”

希娜把我们那闪着电量微弱警示灯的相机递给我。我看了看屏幕：我们的照片里只有最上面稍微露出了点奎佛尔树的树梢，其余的四分之三则被特茜·席普的巨背挡得严严实实。看来，真的智能自拍模式，还没有发明出来。

13.

按计划，晚上我和希娜得跟一个团的人一起吃饭。我们的饭桌就在农场旁的一个别间里，也可能就是农场主自家的饭厅，里面摆着他的老式家具，挂着古旧的吊灯，墙上还有一些泛黄的非常私人的老照片。

我心情大好，因为三个转换器近在眼前。有了它们，我就能救回我们的房子了。其中一个特茜已经给了我，被我装在盘子旁的小塑料袋里了。还有令人开心的事，我们团的阿尔卑斯山区居民（那对奥地利夫妇）远远地坐在桌子的那一头，我则找准时机，成功地坐在了夏威夷铁人三项 1011 名和从头到尾都穿着同一件衬衫的巴贺中间。

“马特泽先生，你也摸了那只猎豹么？”

“没呢，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没吃的了。”

“哈！”巴贺笑了一下，“我跟你说吧，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嗯？”坐在我对面靠着特茜的希娜不解地问，“是之前已经发生过什么吗？”

“看，烤羚羊肉片。”巴贺岔开了话题。小农场的可爱妈妈戴着隔热手套端来了一盘烤饼。至于喝的，我们点了红酒，一瓶南非雪拉兹[1]，它的名字叫“一无所有”，然后就和巴贺一起喝了起来。

“为什么它要叫‘一无所有’呢？”特茜好奇地问道，并打开了她的笔记本。

巴贺盛了大大一块烤羚羊肉在自己的盘子里，解释道：“有一次，那个酒厂酿它的时候把所有的房子都烧了，它就叫这名字了。”

1. 雪拉兹（Shiraz），南非葡萄酒的一个种类，并非品牌。

“那它以前叫什么呢？”希娜问。

“噢，这我就不知道了，”巴贺回答说，同时递给我一块大大的烤肉，“也许是……‘一切还在’？”

“我啥都听不到，巴贺！”桌子的南角传来一声抱怨，原来是葡萄干脸，正狠狠地皱着眉头朝我们这边看来。巴贺只好又把那间被烧的酒厂的故事跟他们再讲了一遍，葡萄干脸、皮帽子和赛普皮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在那儿聊起自己的事来。

我和希娜觉得烤肉真是好吃极了，好得让我想起了德国烤肉。我添了一杯酒，递给铁人三项运动员。

“谢谢了，真的不用。”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能喝酒。”

施纳贝尔点点头。

“但是，当然，我以前也尝过一些。”

“那是，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能喝酒。”

“像 1989 年时，柏林墙倒的时候，我当时就和我女朋友喝了一罐！”

“1989 年？真的假的？你没开玩笑么？”

“没有。还有我每周锻炼完以后，也会喝上一瓶也佛尔啤酒！”

“一瓶也佛尔？”

“是啊！”

我对施纳贝尔更加感到疑惑了，一方面他长着一张阳刚帅气得有如吉列广告模特一般的脸，一方面我又要问自己，他一天到晚怎么能像个女人一样忍得住呢？高强度地锻炼一周，就只开一瓶也佛尔啤酒？我刚想问他，铁人三项比赛一共需要跑步游泳加骑车多少公里时，才发现他一块烤肉也没动过。

“那个，凯文，肉你也不吃么？”

“我更喜欢碳水化合物之类的食品。”他尴尬地说。

“你是素食主义者么？”

“不，我只是不喜欢吃肉而已。”

“但是你尝过什么吗？像香肠什么的？时不时换换口味吧。”

“是，我换来换去就只爱上了豆腐，可是我们这儿没有！”

我抬眼看了看希娜，她很不爽地看着我，眼里就一句话：“够了吧！”

“那你喜欢做什么运动呢？”我问施纳贝尔，希娜这才露出了笑容。我尽量让自己的问题听起来不像是在挑事。喝酒时，我还像他一样，时不时做一做运动，但希娜和施纳贝尔都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好笑的反而是，刚喝下第二杯酒，来自N24台的天气母鸡就把自己从“待机模式”调到了“提问模式”。

“你，巴贺，作为一个黑人，能分得清我们白人么？”

整个桌子一下就安静了。巴贺很享受这一刻的关注。

“那个……我也不能说全部，但是至少我们纳米比亚人是分得清的，勒，因为我们是和白人一起长大的。但是其他国家的黑人，历史上没有那么多白人来掺和，估计要困难一点吧。”

我拿了杯“一无所有”，当听笑话一样静静听着。布伦达在那儿摇头晃脑，继续说起了瞎话。“因为……哦……我……就分不清你们黑人呢，因为看着都一样！”然后，她又突然冒出一句，“但是除了希尔[1]，他我倒是每次都认得出来。”

巴贺无语地看着她。

“跟谁分不清？”

“和其他的黑人啊，你这个傻瓜！”布伦达对他骂道。

“我什么都听不到！”桌子那边又恶狠狠地叫了起来。

“我们在聊希尔呢！”布伦达大声说，一下打消了葡萄干脸的兴趣，继续她五彩缤纷的提问，“如果现在你看见一个黑人，你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么？”

布莱特林双目圆瞪，盯着手上的酒杯，脸也成了酒红色。

“小耗子，够了。”

巴贺不解地皱着眉头：“你什么意思？是问他才买了东西回来，还是刚下班回来？”

---

1. 希尔（Seal），美国著名黑人灵魂乐男歌手。

“不，我是说，你能不能认出他是从加纳，南非，或者是刚果来的。”

“哦，这我不行。”巴贺笑起来，“不过我跟他喝了一次酒，再看第二天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就能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了！”

“我也要听！”桌角又传来一声咆哮。格鲁伯尔夫妇嫉妒地看着我们，而法兰克福老土鳖像是靠在啤杯边睡着了。

“对不起耶，是这个桌子太大了。明天我跟你们坐在一起，然后说说笑笑，让这里的人听不到，好不，勒？”巴贺糊弄了他们一下，农场又恢复了安静。

我女朋友问了一个问题，黑人会不会被晒伤。

“我的老天爷，希娜，他们还要怎么被晒伤啊？”我对她说道，“都已经那么黑了。”

“哈！”布莱特林笑了起来，还差点打翻了他的杯子。

“我也要防晒啊，”巴贺静静地回答，“我们黑人要是长时间被太阳晒的话，也要小心被晒伤。不过，我们晒伤了，看起来可不像旅行完后两三天的你们。”

“我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特茜问。

“你们看起来就像龙虾一样，勒！”巴贺笑起来，然后补充道，“是煮熟了的龙虾，呵呵呵，勒！”

“你看！”希娜开心地对我吐了下舌头，“他们也要防晒！”

这时，脸色已经全部变红的布莱特林自顾自地说道：“防晒的都是女人和基佬。”布伦达赶紧把他的酒瓶拿到了他够不到的地方。

突然，巴贺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一下站了起来：“好了，大家，我还得去检查一下明天要用的东西，祝大家睡个好觉，明天要早起呢，勒！”

“等等，老大……早是几点？”布莱特林糊里糊涂地说道，“我的意思是，就稍微起得早点，还是那种半夜就要起床的要死人的早？”现在，他的脸看起来很像一只鹦鹉。

我担心地看了看摆在他和布伦达之间的两个空酒瓶，刚才那儿不是还有一瓶么？

“啊，明天7点起来就好了，我们才能准时出发。”

"7 点？"我大声地抱怨道，"这根本不是在度假嘛！"

"看看你度假都在盼些什么，马特泽。"巴贺抿嘴笑了笑，"什么都不想，就想着休息，休息，勒！"

"那是啊！"

巴贺跟大家道了别，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其他人就跟着起身要走。

"格鲁伯尔要和她老公回床上夜谈呢。"说到"床"的时候，老赛普皮特看了看自己的表，念叨一声"该死的"就走了。

施纳贝尔同样也道歉说自己还要再练一会儿，就离开了。现在，只剩下我和希娜，还有特茜，以及布伦达和布莱特林。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家都想回去睡觉，这才 9 点啊。

"小毛孩们，这是怎么了？"布莱特林轻飘飘地说道，"我们让他们觉得无聊么？"

"不，我不这么觉得，"布伦达轻声说。然后，布莱特林抗议地说道："我们可是在度假呢！度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再喝几杯！"

"你可以继续喝啊！"

"喂、喂，农、场、主、先、生……"布莱特林对着厨房叫了起来，"我们还要一瓶你们那个啥'一无所有'！"

真让人觉得有点尴尬……

"哎呀，"被晾在一旁的特茜畏畏缩缩地笑着说，"我也该去睡觉了，这样明天我才上得了路。"

"老……板！"布莱特林的吼声响彻整个房间。这时，诺尔特先生才睡眼惺忪地提着两盏小灯走进饭厅，脸色看起来就像德国那些半夜 4 点的酒馆老板。

"上酒，谢谢！"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有点晚了吧？"

"晚？"我很惊讶。

"9 点就是农民们的半夜了。我们早上 5 点就要起来，您不知道么？"

"现在知道了，"布莱特林说着胡话，"再给我们上一瓶酒啊！"

农场主跟我们道了一声晚安就消失在了厨房，不一会儿灯也灭了。“这个老奴隶主！”布莱特林对着他大喊了一声。

“这样的话，”我拿着特茜的转换器对希娜说，“我们回去充电吧！”

回到房间后，我激动得立马就把特茜的转换器插在了床边的一个插座上，然后深吸一口气盯着它。接上了！它跟纳米比亚的插座接上了！这是怎样一种畅爽的感觉啊，就像是解脱了一样！但是，这种感觉只持续到了我接上手机之前，它突然就不能用了！经过几秒钟的脑子一片空白之后，我突然知道了原因：特茜给我的是一个瑞士用的转换器。

我猛地把转换器从插座上扯下来，一头栽倒在床上。“我都要疯了！这个破国家！”我大叫起来。

希娜头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一副惊恐状全裸着从浴室探出头来问：“这又是怎么了？”

“怎么了？我拿了个瑞士用的转换器！”

“用不了么？”

“用不了！”

“但是我们相机还能用啊！”

“我可不想拍什么该死的照片，我需要电！该死的！”

这时，一声更大的尖叫传到我们的小别墅。

“那是什么？”希娜穿上一件浴袍问我。

“不知道！”

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向着漆黑的外面看去，就看到什么东西向着我们住的地方跑来，好像火柴似的。这根火柴原来是特茜，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在离我们的小别墅不到10米的地方大叫道：“欧弟在我床上！它又臭又大！”

“希——娜！马特泽！欧弟跑我床上去了！”

我手里还拿着个瑞士转换器呢！还没等她跑过来，我啪的一下把门关了。

“你是疯了，还是怎么了，你？”希娜说完就想去开门，我则挡

在她前面，特茜在外面绝望地拍着门。

“喂！把门打开啊！你们帮我把欧弟从床上撵走啊，不然它要一直待到天亮啊！”

“你得去找农场主！”我对着门口喊了一声。

“开开门吧，求求你们了！”

“马特泽！现在马上让她进来！”希娜命令道。

我好不容易把她从门前推开：“不行！”

“你到底是怎么了！”

“这可是一头老疣猪！希娜，不是猎豹！”

特茜又拍了一会儿门，然后就不出声了。过了不久，我就听到“乒”的一声和诺尔特先生的声音。

“看到没有，那个农场主会把一切都搞定的！”我安慰希娜说，她却爬上床，背对着我躺了下去。

“咪咪咪咪咪？”我说。

“少跟我咪咪咪咪咪！”

不一会儿，她又转过身来对着我，温柔地说：“你这是怎么了，亲爱的？”

我也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床上：“不知道。”

“我想你必须放轻松。把什么该死的转换器和该死的办公室都忘掉吧。我们还可以用我的老式胶片相机拍照，我们还有彼此。就算所有事都搞砸了，真的就算是所有的事，我们不是还有我们的新房子吗！”

“是啊，”我叹了口气，吻了一下希娜，然后关了灯，“无论如何，我们还有新房呢！”

14.

经过一个无眠的夜晚，没有什么看起来比那些兴高采烈的人更让我觉得厌烦的了，而疣猪欧弟自然成了早饭桌上的头号话题。希娜看起来有点不知道该干吗，她一会儿陪着他们笑笑，一会儿看看我，就像是她把我丢在了某个美国邪教里一般。

特茜金鱼吐泡一般源源不断地细述起发生的一切：她是怎样回到房间打开灯然后就看到欧弟四仰八叉地横躺在床上，我是怎么就当她面把她关在了门外，诺尔特先生和凯文又是怎样用一个苹果把欧弟骗下了床。赛普皮特电视台当然也是全程在拍摄。最终，那只皱巴巴的肥猪还成了我一直没有合适转换器用的理由，因为赛普皮特的摄像机又没电了，他自然不会想到把转换器借给我。

“给，马特泽，给你看看欧弟！”赛普皮特温和地把他的摄像机从饭桌上递给我。

“不用了，谢谢！”

我不想看到它，也不想看到我们这个团的人。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不想看到才早上 7 点 30 分眼睛都还没睁开就端着酒喝的布伦达和布莱特林，不想看到告了我的状现在还用一个糖罐想把热咖啡摇冷的特茜（这真是太典型的她了……），也不想看到在日出以后早餐之前还去跑一小时步的绿衬衫紧得像是胸部罩了个气球的超级猛男施纳贝尔。最起码，如果我今天早上能睡一个大懒觉，就不必忍受那位风趣幽默的冷笑话大师，他刚喝完第一杯咖啡就开始用他的弱智文字游戏拿饭厅的人寻起了开心。

“嘿，特茜，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度假的时候会遇到一只大猪？哈哈哈……”

我焦躁不安地看着钟，快8点了。算上时差，芬斯特先生还要过一会儿才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工作。

“偶希望你不要打喷嚏，不然的话偶就得去打疫苗了，因为你可能是染上了猪流感！哈哈哈哈……”

等出行计划定好，我无论怎样都要找个地方不受干扰地打我的电话。我无力地用叉子叉了一小块已经冷了的煎蛋吃下去。希娜用手抚了抚我的大腿，这是这一刻我唯一的安慰。我尝试着挤出一丝微笑，差不多要成功的时候，就听到布莱特林也加入了冷笑话大军。

他猫哭耗子假慈悲地说道：“特茜，你知道么，我懂你的感受，这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看，身处这里，什么寂寞，美酒，思乡情……”

哄笑声又充斥了整个房间。巴贺笑着摇了摇头说：“勒，勒，勒，欧弟可是这里的一员！”

特茜淡定大度地任由他们拿自己寻开心，一次也没有为自己辩护，而皮帽子安慰地搂着她。

“不要不开心，特茜，欧弟一定是把你当成旅行艳遇了吧，哈哈哈！”

这时，房间里的笑声已经达到了一个连多特蒙德的保龄球俱乐部也达到不的高度。这太过了。我用叉子敲着桌子也跟着笑起来，笑得很大声：“哈哈哈哈哈哈哈！”也许是太大声了，他们突然一下就安静了，安静得只听见墙上的老钟滴答作响和厨房里的餐具铮铮相碰。他们呆呆地看着我，就像是我疯了一样。接着，一小滴红色的液体从我的鼻子里滴到了白色的桌布上。

“马特泽，”希娜轻声地说，“你又流鼻血了！”

我急忙按住鼻孔向厕所跑去，以便让鼻血滴到水槽里。不一会儿，整个水槽就被弄得血迹斑斑。希娜走了进来，又走了出去，然后拿着冰袋和餐巾纸跑了回来。我把冰袋压在鼻子上，塞了一张纸在鼻子里，看着希娜。她就默默地站在我面前，眼里充满了悲伤。

仿佛是有人将时间给暂停了，仿佛是有人用纯粹的虚无席卷了整个男厕所，只剩下我俩站在齐膝深的混沌思潮之中，陌生地看着对方。

直到希娜轻咳了一下，才打破了这样的虚无。

“你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我的意思是，这可不正常，突然就这样流鼻血了。”

“是，”我答道，“是很不正常。”

“血止住了么？”

“还没有。”

“等等……我包里有东西可以给你用……”

一刻钟后，我用棉球塞着鼻子走出了农场。尽管还不到9点，巴贺已经戴着墨镜坐在了方向盘前，引擎轰轰作响。我又忘了打电话的事。

“可不要带着他一起走，巴贺，他是个恐怖分子，你看他鼻子里还有根引线呢！”皮帽子在车窗后哈哈大笑。巴贺礼貌地问了问我是怎么了。

“又流鼻血了。”我说。

“这在第一天时常发生，因为干燥的天气和高海拔，勒。我们可以向左开去基特曼斯胡普[1]，它就在途中，在那儿可以给你买点药。”

“好主意，谢谢你！”

正当我要上车时，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拍了拍我的左肩，葡萄干脸一脸不爽地把她的转换器递给我，同时数落我：“你直接问偶要不就对了，还跑去跟巴贺打小报告！”

巴贺把他的太阳镜推了上去，对我眨了眨眼。然后我又被特茜责备了一顿。

“你昨天真是太坏了！马特泽，你知道我有多怕那个欧弟吗？”

“放过他吧，他今天也不好过！”皮帽子一脸坏笑地说。要不是我现在拿到了一个转换器，我绝对会把他那油乎乎的皮帽子塞进他的屁股了，而不是还让他戴在头上。

---

1. 基特曼斯胡普（Keetmanshoop），纳米比亚南部城镇。人口1.3万。建于1898年。

当车开出农场大门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希娜没跟自己坐在一起，而是坐在第二排，皮帽子和土鳖中间，巴贺的背后，超级猛男的旁边。我困惑地看着希娜，她则耸了耸肩，丢给我一个“现在就这样了”的表情。

我们的迷你小本田饥肠辘辘地开始猛吞路面的灰尘。我拿了一罐水，深深地缩在座位里，随便它怎么走了。这才是我们的第三天啊！接下来可怎么办啊。赛普皮特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我。

“你鼻子怎么样了？”

“我没了转换器就立马流血。”我很焦躁地回答他。赛普皮特点了点头，看了下前面。几秒之后他再拍拍我，给我看他的摄像机。

“你现在想看欧弟了么？”

我惊愕地看着他，说：“谢了，现在也不想。”

赛普皮特也没觉得热脸贴了冷屁股。

“我还刻了盘 DVD 呢！”

“真好……”

在我们的车到达沙漠前的最后一个城镇的半小时里，车里人一直在闲谈着。布莱特林问巴贺可不可以把空调打开，他汗流得像头猪似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换了是我，晚上喝了两瓶“一无所有”，也会汗流得像头猪一样。巴贺打开了空调，葡萄干脸又关了，她说她可不想在度假的时候感冒。巴贺温柔地解释说：“我就开一点而已，那，你看，你可以把你座位上的出风口关掉。”这个巴贺，我还真佩服他，他又搞定了那个难缠的老太婆。

在旅行计划外的药店停一停看来也没影响到谁，每个人都是这酸那疼，都买了些药膏、药片和喷雾剂什么的。我给自己买了管止血软膏，新的棉球和一瓶维生素 K。给我取药的那个店员瘦瘦的，留着很短的黑发，看起来就像《农夫找媳妇》[1]里的主角。他的德语听起来像是某个北德抽了大麻的渔夫。

“应该收你 215 块纳币。”

1.《农夫找媳妇》（*Farmer sucht Frau*），德国电视剧。

我翻了翻自己的小钱夹，最后找到了300块。

“你们要去住哪家小店？”

“什么？”我反问道。

“你们往哪个客店去？”

“车站？”

“向着哪个旅馆去？”

“哦哦，这样啊，刚才没听懂你说啥，我是跟那个团一起的。”

那个店员皱着眉看了看外面我们的巴士。

“哦，你就和那些怪人一起旅行么？”

我点了点头，然后有些尴尬地看着地板，接着他给了我100纳币和一张收据。

“200就够了！”

“够什么？”

“够了，够了！”

“哦，哦……”

这时，我看到柜台那儿有一台电话，按键是透明塑料做的，机身则隐隐闪着黑光。这真是太好了！看到我的团友还在忙着选东西，我就问那个店员能不能用那台电话给欧斯基尔辛的银行打个电话。

“那个是工作专用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

“它是工作人员专用的，你不能用！”

我像是怀揣着什么阴谋一样走到柜台前。

“这对我很重要。如果我不能打成电话的话，我们的美丽小家就飞了！有可能现在已经飞了！”

“对不起，我不能对外给你用。”

“我给你200块！”

“还是不行，对不起。”

“300？或者你就假装没看到我用了电话，不行么？”

“OK，听着，也许我说话口音听起来很搞笑，但是我不是傻子！”

“你当然不是，对不起。”

我失望地离开了药店，看到希娜拿着一瓶水坐在台阶上，我也过去坐在她旁边。

“嗯，都买齐了么？”她问我。

“没有，那个傻子不让我用电话！”

“你到底是想跟谁打电话？”

该死，我又扯出这事了。

“啊，是想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你还不说实话，马特泽！到底出什么事了？”

“啊，那个！我……我就是想放松一下啦！”

从希娜怀疑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我这谎撒得有多烂。幸好我把刚买的东西忘在药店里了，这又给了我思考的时间。

“啊，啊！我真是个白痴，我的东西忘拿了！”我说着就站了起来往楼梯上走去，然后打开店门，来到柜台前。

“不要担心，我不是来赖电话用的，可是，你这儿有没有网用呢？”

“慢到死，但我们还是将就着用。”

“太好了！那我可以小用一下么？”

“对不起，我不能放客人进去！”

“那……你帮我去看看行么？”

“看啥？”

“我们那一家地产商的房子，我必须知道它还挂不挂在网上。”

“虽然我不懂，我还是帮你看看吧。”

“谢了！”

我把地产公司的网址写在一张纸条上，还有我的ID，幸好还记得，因为都登录过无数次了。那个店员一脸狐疑地走进了里间。这时我听到了巴贺的声音，希娜随后打开了门，疑惑地往里面看来。

“马特泽！他们要走了！”

“我马上就出去，好么？”我小声说道。

“那你一会儿自己去给别人解释为啥你耽搁了，好不？”

“可以可以！可是……希娜，我们接下来坐一起好么？”

希娜想了一会儿才回答我说：“我现在正和凯文谈得很开心呢，

还在进行中。”

“什么进行中？”

“自然是聊天啊！”

“你们，还在聊天进行中？”

“是啊，聊天，就是你不想跟我做的事。”

希娜有点神经质地摔门走了出去。透过窗户，我看到她走上了引擎已经发动的小巴。这时，那个店员走了出来。

“真是栋好房子啊！那半开式的厨房和那视野开阔的露台。”

我惊讶得合不上嘴。

“你看到那套房子了？我是说，它没写着‘已被预订’了么？”

“没，它没在那一列，还有那壁炉，还真是好看呢！要是我回了格国，也要买栋这样的房子！”

“格国？”

“德国！”

我从他那儿拿回字条，又如被雷击般木然地接过我买的软膏、棉球和维生素 K，

“这些该死的东西！”我低声骂道，“我给你解释下吧，他们收回了房子，又把广告发到网上去了。”

“呀，真是遗憾呢，你没订到。继续努力吧，年轻人！”

“谢谢。”我轻轻说了一句。当我回到车上坐下的时候，我猛地一下关上门，它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15.

前往大峡谷的路上，在老到不行的邻座赛普皮特满是疑惑的目光打量下，我变得更加沉默和愤怒。此时此刻，想着我们那计划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房子已经被夺走而我又无计可施，我简直快要抓狂了！为了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我翻起了那本旅游小册子。

> 早餐后经过短暂的车程，我们就会远离一切人类文明，漫步于鱼河峡谷[1]的边缘。

看到这里，我一下就用拳头捶了捶布莱特林的后靠背，他很不耐烦地转过头来："嘿，干吗呢！我现在烦着呢！"

"好吧，对不起！"

布莱特林点了下头，又开始吃起东西来。

我继续读了下去。

>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就会抵达峡谷村酒店，然后会在峡谷村酒店的观景露台上，伴着美丽的夕阳，一览峡谷公园的迷人风景。

请问什么叫下午晚些时候？是德国时间的下午6点前还是6点后？我看了看前面，巴贺坐得太远了，要问他就要经过所有的人。希娜还在和铁人三项1011名聊着天。他们这么久还有什么可聊的？是在说我不爱运动越来越肥而且神经三天了？还是我自从在法兰克福接下一个IT项目后就好久都不回家了？还是她根本就还不知道，是否……

---

1. 鱼河峡谷（Fishriver Canyon），非洲最大的峡谷。

我咽了一口气，又转头看向外面。不知是哪个白痴将先前丰美瑰丽的云朵撕了个粉碎，就像一朵朵小棉花一般黏在天空，天空之下依然是无尽的沙尘、乏味的岩石和稀疏的灌木。远方的某处有一座山，但是我只想象一下它跟我们的距离便感到绝望，大概有200公里远抑或是上千公里？

“乒！”

我把头转向另外一个窗户，看着外面的黑人工人，他们正站在一个土堤之上对着我们挥手。我和赛普皮特也向他们挥了一下手，只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透过窗户看到我们。看他们挥手的样子，我觉得，这些工人一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很满意。也有可能，他们是被我们这破烂的载着九个白人横穿自由之国的小巴逗得哈哈大笑呢！他们一定是在笑，因为他们现在是自由的，而我们不是，我们被困在这破烂的铁货之中，这就像是对德国殖民时期的报复一般。

“乒！”

不知何时我们的小巴从柏油大路上拐了下去，开进一条铺着麦草树枝的碎石小路，朝着一个山谷驶去。这时扬声器响了起来，传来巴贺的声音：“我们现在就到鱼河峡谷了，我们会在这儿游览观光一到两个小时。”

就算我们不想，我又能干什么？巴贺将车停在一间用来歇息的小棚旁边。巴贺本来都取下了耳麦，结果葡萄干脸问，鱼河峡谷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巴贺就重新戴上了耳麦。

“哦，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第二大的，勒，但它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大的，因为……人们对这些峡谷的大小还有争论，还要进一步地准确勘察。”

葡萄干脸摇了摇头下了车，我从我边上开着的窗户听到一声清楚的“超级白痴”，巴贺显然也听到了，他鄙夷地低声骂了一句：“Kasurrunguta（顶针）！”他发现我也听到了，就对我抿嘴一笑。

我最后一个下车，从行李间拿出我那还包在袋子里的崭新的登山鞋。其他人自然都是早早就穿好了他们的登山鞋，已经背着背包一切就绪地站在了巴士后面，准备着第一次“真正的漫游”。

"我看到你了，"希娜不紧不慢地说道，"就从后视镜里……还有……"她靠着我站在巴士下车的梯板上，一脸感伤地看着我。

"还有什么？"

"之前我在药店太过分了。我和凯文，我们就真的只是在闲扯，我不想……让你在那瞎担心什么。"

"我看起来是那样的么？"

"老实说，是的！"

"他又不吃肉，还只能喝也佛尔啤酒，不会说'是'，只会说'诺'！我就不知道，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

"很简单啊，因为他在这里很孤单，没人陪他说话。"

"你在前面聊天的时候，我也没人陪啊！"

"我们都已经重坐在一起了，现在我们一起来跑步吧！"

"真的么？"

"是！"

"好吧！"

旅行和房子的事已经够烦心了，我现在可不需要再出现什么恋爱危机。

我亲了亲希娜的脸颊，感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可是，当我从袋子里拿出登山鞋时就愣住了，这是什么啊，这是我的狂欢节运动鞋啊，沾满了灰尘和碎屑。这是我 15 年前去参加巴伐利亚玫瑰星期一[1]时穿的东西！我颤抖着把它递给了希娜。

"这是什么啊！"

我的女朋友毫不知情的样子还真不像是装的："你的登山鞋呀。"

"不，这是我的狂欢节运动鞋！1995 年的，中国制造。我可不能穿这个来游历纳米比亚！"

"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呢！"

"你把那双新的放哪儿去了？"

---

1. 玫瑰星期一，2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长达 3 个月的德国传统狂欢节的高潮，也是狂欢节结束的前一天。

“哪双新的？还有，什么叫我放哪儿去了？”

“这不明摆着嘛！是你收拾的行李！”

要是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这么说，可是，我毕竟还是说出了口，结果就是，希娜暴怒着仰天大吼。

“我没有收过它！请问陛下，你是让你的女仆收的哪双登山鞋？”

我们的漫游小组瞪着我们，就像我俩是台电视机，正播到乔纳斯科勒（Johannes B.Kerner）[1]在大发雷霆一样。

“至少不是放在狂欢节道具商店寄来的DHL纸箱里的这双！而是我重新买的那双！”

“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还给自己买了双新的！”

“你！”

“下次你就自个儿打你的包！”

“下次我订什么都自己去！”我回了她一句。希娜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坐在了台阶上。我则暴躁地把那双廉价的登山鞋甩到地上，从里面还飞出了一张科隆的优惠券和两颗挤得稀烂的水果糖。全程都站在我们旁边的巴贺尴尬地看着我，拿着一串钥匙晃得丁当作响。

“你现在想怎样？”我不耐烦地问他。

“穿上你那个怪拖鞋，跟我们一起走。我是这么计划的，勒。难道说你想在车里等？”

我想了片刻，看了看巴贺，又看了看我的鞋，再看了看已经走到猛男旁边完全无视我的希娜，说：

“我去！”

我矛盾地穿上了那双登山鞋，又用右边的牙齿咬碎了一颗糖渣。啪的一声车锁上了，巴贺挎起了他的背包。

“还有你那鞋，不会硌脚的。穿过的便宜货可比崭新的贵鞋好！”

我站起来，开始进发。峡谷骄傲地坐落在我们的左方，我们面前那零星长着植物的碎石沙漠一直向地平线延伸过去。其他人跑在我们前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问巴贺，这一带有没有手机信号。

---

1. 德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

“那就要自己看看了，我也不知道。”

“嗯，你不看看吗？”

“啊？”巴贺不解地待在原地。

“你带手机了吗？”

“有啊，马特泽，我一直都随身带着。”

我迫不及待地盯着巴贺，最终他还是懂了我的意图。

“啊啊啊！呵呵，等一下，勒，我给你看看，勒。”

他慢吞吞地把手机从运动裤里掏出来，看了看屏幕，说：“哦，这里没信号！”然后便继续走起来。我由着他跑开，看了看背后的山谷，想象我跳下去会是怎样一副场景。虽然它的具体大小还没测出来，但是我敢保证，如果我就这么跳下去的话，一定会像一颗熟西瓜般摔得稀烂。也许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伤感、迷惘与流泪，然后为了把烂西瓜运回家而搜寻无穷无尽的各种证件，最后等我被运到了家，却没人为我的死亡准备任何东西，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意外保险到底是放在哪儿，希娜会不会从中受益，当然我们也结不了婚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在我跳崖之前结婚，因为我知道的希娜，在我死后肯定不会再爱上别人然后结婚，只会随我而去。就这么直接跳下去的好处是再也不用去想什么房子的事情了，而坏处就是我会死，不过我也不见得会跳下去，因为考虑到我和希娜都见不得血这个事情。

“马特泽！”巴贺叫了我一声，“不要站那么近！”

“知道！”我应道，往回退了一步，然后就朝着我那些毫不知情的团员跑去。

16.

两小时后我们又重新开上了“板子”，这是本地人给那种碎石烂路取的名字，朝着下一个旅馆行驶，身后带起一片巨大的烟尘。我的女朋友自然还是贴着那个踌躇满志的施纳贝尔，我现在则是失意者的新晋队员，坐在睡得正香还在打呼噜的赛普皮特旁边。

小路一直向前延伸，最后消失于湛蓝无云的天际。慢慢地，我相信，我对这个国家的广袤有了感知。或前或后都能看到野生动物站在灌木丛中，百无聊赖地望着驱车驶过的我们。还有就是，在这令人无法忘怀的神奇大地上，每向前驶出一公里，我就觉得我和希娜的争吵真的很荒唐很可笑。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一双鞋，还有就是希娜和施纳贝尔聊了聊天。这真可笑。我现在能想的，只有弄好转账这一件事。这样我才能放松下来，我们的结也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开。

愈发沉郁的我看着那些正在顺着小路飞快退去的电线杆。如果老天不是这么一直铁了心要跟我作对的话，我们早就到旅馆了，我就能给芬斯特先生打电话，就能逼着给那个铁人三项运动员吃一大块肉，再和希娜品上一杯南非红酒。

当我看到灌木丛前的旅馆指示牌时，我就勾勒出了它的大致轮廓。然而，我突然发现，这里街边的电线杆都没了电缆，心头猛然一紧。

“巴贺！”我朝前面喊了一声，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

“啥？”

“那些电缆怎么了？”

“什么电缆？”巴贺为了让大家都能听见，对着耳麦说道。

“那些架在电线杆上的，通信用的。”

巴贺减了减油门，看了看外面的电线杆，明白了我在说什么。

“哦，那个啊……可能是有人偷去卖铜了吧，勒。一般要等一周才能恢复通话了。真是不可理喻，他们是在破坏自己的国家啊！”

我无语地看着那些光秃秃的电线杆，我们居然要去住一家没有电话的旅馆！还好，我还有从葡萄干脸那儿拿到的转换器，可以为手机充电。如果我能爬得够高的话，说不定还能找到信号。我深呼吸了一下。

峡谷村旅馆坐落在一座大山的脚下，主体由一间巨大的稻草房构成，周围呈弧形环绕着十多间砖房。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道具。这时突然从窗户里跳出一个牛仔，然后再发生一场枪战，我也不会觉得惊讶。

巴贺停稳了车。为了能给自己点上一支烟，布莱特林第一个跳了下去。

“哈！他妈的，这儿可真冷。”他打了个寒战叫了一声。

我走到希娜身边，轻轻地抱住她，就像是抱住了一根冷冰冰的电线杆。

“一切还好么？”我有些胆怯地问她。

“就那样呗。”她冷冷地答道。

“只有‘就那样’？”

“是啊，只有‘就那样’。”

然后，她猛地向后退了一步，挣脱了我那已经半松的怀抱。

“听着，马特泽，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怪到我头上！”

“我知道错了，鞋子的事，对不起……其实它穿着很舒服！”

“那就好。”

“只有‘那就好’？”

“是啊，只有‘那就好’！”

我俩默默地跟着其他人走进大厅，领取咖啡和房间钥匙。一个很漂亮的黑人女孩给我们讲解了接下来在露台观赏日落的事宜，我就和希娜往位于西边的八号房走去。

这里冷得就像是德国 3 月的下午，还嗖嗖地刮着冷风。非洲怎么会这样？我们的房间是一栋西式小房子的左边那一半，简单，但是美

丽。高高的木顶之下，架着两张单人床，像是现在我俩关系的写照，暗色的地板被装饰得像一张奶牛皮。房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装着热水的暖瓶和一个装着茶叶与速溶咖啡的罐子。我们默默地舀出咖啡和糖，倒在两个大杯子里，用热水冲泡后，喝了起来。

终于，希娜把杯子放到一边，伤心地抱住了我。

“马特泽！”

我也把杯子放在桌子一边，紧紧把她搂在怀里。

“怎么了？”

“像我们现在这样，度假的时候都要吵来吵去，就算是想起我们的新房子也开心不起来。”

我一下拉开了她的手，向后退了一步。

“宝贝，你好好想想你要说的话，我立马就回来！！”

我尽我所能地飞快跑到前台，问我们的导游住在哪里。

“18 号么？谢谢你！”

然后我就跑去 18 号房，爬上露台楼梯，使劲地敲起了门。

“巴贺，我是马特泽！我把东西忘在车上了！我需要钥匙！”

门开了，我看到只穿着短裤的巴贺正在门后面打电话。他在打电话！他很高兴地把车钥匙递给我。

“你这里有信号？”

巴贺把电话从耳旁稍微拿开，指着外面很远的一根线说，

“MTC 又接了一根新线，现在在这里你往哪儿打都可以！”

“巴贺，我爱你！也爱 MTC！”

我一把拿过钥匙就冲向小巴，急匆匆地推开门。

转换器不见了！我找了座位下面，杂物箱，还翻查了内置挡板每个角落，我就像缉毒警察搜寻海洛因一般把整辆车仔仔细细搜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我筋疲力尽地倒在座位上。谁会这么不要脸，又从我这儿把转换器给拿走了？对！一定是那个葡萄干脸老太婆！

我暴怒地爬起来。

“这个老狐狸！”

我重重地锁上车门，回到前台，问到了格鲁伯尔的房间号。一分

钟不到我就站在了 230 号门前，里面正响着隆隆的电吹风声，我怒不可遏地拍起了门。

“谁啊！”我听到了她的声音，电吹风的声音也停了下来。

“马特泽！我放在车上的转换器不见了！”

门打开了，葡萄干脸穿着慢跑裤羊毛衫站在我面前，很不爽地看着我。她手里还拿着电吹风，头上还是那一厘米不到的褐色短发。

“凯西，转换器不见了！”

“偶知道，偶拿来用了，没看到偶正在吹头么？”

“可是，你今天早上才说过，会借给我用！”

“你们在吵什么！”我这才看到皮帽子穿着一条白色三角裤，坐在床上，有些意外地隔着手中的书看着这边。我闭上眼睛，试着冷静下来。但是这真的很难，因为我同时也在想我是怎样用吹风线勒死了这个老太婆。

“你今晚就给他用吧！”皮帽子试着调和我们。

“别人可以，就他不行！”她回头吼了一句。

“凯西！我现在要那玩意儿有急用！”我哀求起她来，“我必须给我的手机充电，还有我的相机和 iPod！”

“都是些不正经的烂玩意儿！”

“对我来说可不是！”

“明天再说吧！”

说着她就关上了门。无论我怎么敲，她再也不开门了。我气急败坏地跑回小巴，一把扯下她的宝贝长颈鹿木雕，把怒气都撒在它的身上！这个肯定让她气个半死。

“你还好么，先生？”

一个女佣拿着一条毛巾，站在走廊上，有些吃惊地看着我。

“我很好！”我对她叫道，然后就去巴贺那儿还钥匙。

他还在打电话。

往好的方面想就是，既然他在打电话，那他打完了我也能用。现在才 4 点过一点，我决定干脆就在这儿等算了。结果我坐在门口楼梯上等了将近一个世纪，巴贺也没有打完的感觉，还是继续在那儿笑啊，

扯啊，聊啊。当他说到赫勒娄[1]人时，我就猜到他一定在和一个美女聊天，而不是和他的同事朋友什么的。我听到他们一直在反复说着一句不知是“meggu seri”还是“mekku zeri”的话。

好不容易门开了，巴贺走了出来，他显然知道我在外面等了很久了。

“让我猜猜，”我笑着说，“‘meggu seri’是‘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

“不，‘meku zeri’是‘信用卡刷爆了’的意思！”

我的脸一下就僵成了阿拉斯加人，呼吸也快停了，现在我被调到了“被雷劈过的蔬菜模式”。

“你就跟我瞎扯吧！”我嚷道。

“是，我是在骗你呢，因为你偷听我打电话，勒。我只有储蓄卡，没有信用卡！”

说着巴贺就把他的电话递给我，我的脸瞬间解冻，然后满脸谢意，像是接过一根金条般默默地拿过了电话。

---

1. 赫勒娄（Herero），纳米比亚的一个部族。



17.

我像只小狗般跑着跳着冲回房间，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就为了快点找到放在牛仔裤里的电话号码。希娜抱着肩坐在我旁边。

“你在干吗？”她用冷静而犀利的语气问我。

“我需要那东西！”我气喘吁吁地回了她一句，从背包里扯出那条牛仔裤，翻出字条，留下一句：“马上就要解放了！”就跑出了房间。

我飞快地跳下门口的三级阶梯，穿过走廊，朝着离酒店大约200米远看起来像个石堆一样的山峦跑去，

穿过干枯的灌木丛，踩着满地的乱石，我尽力向高处跑着。我坚信，当我用巴贺这老旧不堪的诺基亚拨出房产公司的电话时，它会显示一切正常！

真的打通了！当我还在呼呼喘气的时候，我清晰地听到了房产公司里那条大蟒的吐信声，就好像它是盘在我颈后一般。

“你好，莫特格为您服务！”

我还没回过气来，就开始对着话筒说道：

“为……为什么，那套房子还挂在网上，您……您……是把它收回了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然后给了我答复。

“我是收回了它，克莱恩先生。但是您也该明白，如果您毁约的话我要想办法应对。”

“为什么我要毁约？我们差不多什么都办好了，脑子里都想过一遍未来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如果您真的想要那套房子的话，为什么不交预约金？我当然有理由怀疑您是不是有了其他的选择，抑或是您度假时发生了什

么变故，比如破产了，或者是失业了。”

我抬眼看了看远方，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我居然在如此壮美的地方进行着如此恼人的对话。此时此刻，预约金的事随风而去，我的烦恼怨气眨眼间也被这非洲的瑰丽壮美一扫而空。我从未看过这么广袤的土地，这些山，这些灌木，还有酒店的房子。此刻，它们就像是散落在地上的点点繁花茂草，躺在我的面前。

“你还在吗，克莱恩先生？”

“啊！在！莫特格女士，你知道吗，为了跟你通上话，我跑了多远？”

“这……原谅我不知道。”

这时，我看到自由的大地之上，我们团的人聚在一起，准备去享受日落美景。就像是谁敲响了下课的钟声一般，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从房间里缓缓走出，背着背包，穿着五颜六色的夹克整装待发。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担心我而到处找我。

“我能理解您，克莱恩先生。也请您理解我，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我只能将这栋美丽的房子收回。”

“您一定得这样做吗？”

“也不是，就看您到底订还是不订了？”

“这是什么问题？我当然要订啊！”

“太好了，那您觉得您什么时候可以转账过来？”

“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团的人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在唱歌。真不敢相信的是，他们居然在唱：

马特泽可不爱散步啊！

“那好，明天之后我再收回房子，”莫特格女士低声地说，我谢了谢她。“如果明天您还不转账，我只能遗憾地……”

“您可别这么说！我不想听到这个！”我打断了她。

他们的歌声越来越近——

他一次都不来散步，

这个马特泽多令人讨厌啊！

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山间。其中，唱得最洪亮的就是皮帽子。

“那，祝您假期愉快了，克莱恩先生，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看好您和您的女友，你们一定会在新房里住得开心的。”

我从听筒里远远地又听到了那条蟒蛇的嗞嗞声，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傻子合唱团的鬼喊鬼叫：“散——步——咯——！”

“谢谢，再见，莫特格女士。”我缓缓地把巴贺的电话从耳边拿开。这时，我们的大部队绕过了一块大石头，在培皮·格鲁伯尔的带领下继续前行。他丝毫没有停住他那恼人颤音的意思，一个人还在唱着：

日日夜夜都不清静，

一直念着打电话，

一直念着打——电话，

那个马特泽，马特泽！

所有人都在鼓掌喝彩，除了希娜。我把手揣在衣服口袋里，死死地握住巴贺的电话。

“哈哈哈哈，培皮还为你写了首小曲呢，还好吧？”

我一脸怒气地点了点头，吓得特茜不敢再靠过来。

“培皮，编的是很好，可是我不明白，你那源源不断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

“信手拈来呗！”他臭屁地回答道。

我看了看表，银行下班时间刚过了一分钟，我手里还有个能用的手机，或许芬斯特先生还没走呢！这时巴贺看到了我，问：“手机呢？”

“你要拿去干吗？”我不耐烦地问他。

“我当然是想要回来啊！”巴贺笑着摊开了手。

“那个……在这儿……”我说，又指了指口袋里的手机，然后转头就跑，能跑多快跑多快。可是，崎岖的山路毕竟不是田径跑道，还没跑出去几米就摔了个狗吃屎，滚得一身尘土。等我再抬起头来，就看到希娜和巴贺站在我旁边。

“等你正常了再来找我，好么？”我的女朋友对我说。

我拉着巴贺的手站了起来，把电话还给了他。

“我会的，宝贝，我会的……”

18.

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照在通往纳米比亚沙漠的公路上。太阳又毒又辣，明晃晃地射在白色的车身上，发出刺眼的光芒，让人睁不开眼睛。

我被闪得头晕脑胀。我前面的布莱特林也不好受：一脸污垢，嘴里叼着一支万宝路，和我一样无精打采地看着外面。灌木和大树都从我们眼前掠过。布莱特林的脑子里一定还在回放昨晚的那些蠢事，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就算他们坐在同一排，可拿着本《Gala》杂志[1]的布伦达撇开头像躲路边的脏狗一样不理他的原因。我悲情地看了看前面，我的女朋友正和那个闷葫芦施纳贝尔聊得开心，就像是贝克汉姆坐在她旁边一样。我又回头看了看打鼾打得正开心的赛普皮特，他这段时间一直就用“你看起来真是一团糟”这句鬼话跟我打招呼。

我像喝了酒一样，有点迷迷糊糊。虽然如此，我还是试着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话那事闹完以后我就去吧台点啤酒，我当然知道那里有三种啤酒和一种看起来满骇人的叫做克里夫莱福特的南非白兰地可以选。我记忆空白这段一定是从布莱特林走进来这一刻开始的，当时他一脸呆滞地在酒吧里瞎转悠，然后开心地坐到了我的旁边，问我有没有兴趣干傻事。

“什么傻事？”我笑着问他。现在我算是想起来了，所谓的傻事就是喝下六大杯克里夫莱福特和两杯波罗的海海盗西柚酒，然后再加

1. 法国著名时尚杂志。

上一瓶温得和克红酒，以及一杯史露米咖啡。因为希娜在，我一直不敢回房间去。在抽了一包半万宝路，喝下两杯克里夫莱福特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至于我们有没有说什么赛普皮特真的老得不该来旅行，特茜瘦得风也可以刮跑，格鲁伯尔长着一张该死的葡萄干脸之类该死的话，还有我们有没有摸黑去砸了她的木雕长颈鹿，我是真不记得了。

希娜看起来显然知道得更多。可以这么说，我喝醉了以后还是没有跟她和好，因为通常情况下人喝醉了会变得更爱吵。现成的例子就是，克利斯·布朗酒后打了蕾哈娜[1]，艾米·怀恩豪斯[2]永远也没清醒过。

她现在就像是用一张厚实的车库网、两扇防火门和一道厚厚的防火水泥墙把自己彻底地封闭了起来。

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子，它的名字蛮美丽，叫做希美金豪森[3]。它十分的小，小到人们站在村口就能看到村尾，其实就是由一座加油站、一间商店和一家希美金豪森旅馆组成。

我们在加油站停了车。就在巴贺加油和希娜走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吧嗒吧嗒拖着鞋跑到旁边的商店里给自己买了瓶水。死命地喝完后，就问那个穿着蓝色套装裤的黑人店员，有没有德国电器用的转换器。他用英语告诉我，他这儿没有卖，也许街对面的旅馆里有。巴贺还在车边忙活，希娜也还摆着同样的造型站在女厕所外面的队伍里，我又吧嗒吧嗒地拖着鞋跑进了旅馆。穿过一个精致美丽的前花园，我来到了前台，前台后面是一个脖子长长、十分瘦削的年轻男子，留着披头士般的蘑菇头，正在从传真机里取传真。

“你……你会……讲德语么？”我有气无力地问他。那个年轻人有些吃惊地转过头，对我笑了笑。他穿着一件明显已经穿了很多年的

1. 克利斯·布朗（Chris brown），蕾哈娜（Rihanna），都是美国著名流行歌手。2009年初，克利斯·布朗酒后殴打女友蕾哈娜，一时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前者的歌唱事业也因此遭到不可挽回的重创。

2. 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英国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女歌手，2007年开始受吸毒、酗酒及自残行为的困扰，负面新闻频频见于报端，严重影响了自己的事业。

3. 希美金豪森（Helmerinhausen），纳米比亚著名的旅游景点。

硬毛套头毛衣。

“会，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电话！你这儿有电话吗？”我用的还是英语。

前台后的蘑菇头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想说：“我会说德语啊。”

“我再说一遍，你这儿有电话吗？还是坏了，被偷了？”继续用英语。

我发觉，这个长脖子前台接待看起来更加困惑了。

“没，好好的就放在休息厅里。我们这里也可以上网，你两个都能用。”他讲的是德语。

“真的么？”依然用英语。

“是啊！”还是德语。

我就像是一个调皮的科勒人[1]一样用手指着他。

“你、你、你……”还是英语。

“我……怎么了？”继续德语。

“你简直让我开心死了！”我笑了，继续说英语。

可是人家没有跟我一样开心。

“请您跟我来，我告诉你它们都在哪里，还有，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我充满好奇地跟在蘑菇头小毛衫后面走进了一间休息室，里面装有黄色的座椅和壁炉，深色的木桌上摆着不止一台开着的电脑，一台电话以及一台崭新的打印机——我简直不敢相信，旁边还有一个白色的充电站！

“这是给 iPod 和 iPhone 充电用的吗？”我完全变成英国人了。

“是的。数据线是一个客人忘在这里的。”小哥还是在说德语。

现在，我简直觉得是有人提着个大桶泼了我一脸热乎乎的幸福！

“你！你！你……”我笑着狠狠地抱住了小蘑菇头。

“我怎么了？”他有些害怕地问道。

“你让我太高兴了！”嗨，我一直在说英语……

---

1. 科勒人（Knetmännchen），德国当红泥塑模型电影里的角色。

那个接待员向后退了一步，很明显他被我单方面的热情拥抱给吓着了，肯定是的。

“您想喝什么？”

“咖啡，谢谢！加奶加糖！”

我一下兴奋地扑到了那些美丽的显示器边上，屏幕上的浏览器都已经被打开了。这绝对不是什么旅馆，这是我圆梦的地方啊！我颤抖着把我的 iPhone 从裤袋里拿出来，然后接在了数据线上。它短振了一下，显示出了充电图标。真是又干脆又快捷又美好啊！

小毛衫端来了我的咖啡，我端起来一口就喝了大半杯。然后我在浏览器上输入银行网址，拿起了我的电话。哈哈哈！劳尔上班的第四天，但是我还要她干吗？我还要芬斯特干啥？烤他的华夫饼去吧！老子现在有网了，也有动态密码串[1]的照片！我飞快地从手机翻出了密码串的照片，它就夹在希娜的照片和我们新房子的照片之间。

我听到了外面巴贺的喊声，但是眼下都去他妈的吧。我又喝了一口咖啡。慢慢地，是超级慢慢地，屏幕显示出了银行的登录窗口，请问这是什么？我根本没见过这个网站！

“欧斯基尔辛主页全新改版！”这几个粗体红字杵在我眼前，下面还写着：“欢迎光临，希望您喜欢新功能新界面！”

“新界面？”我哀号道。我慌慌张张地点了一个写着“网上银行”的红色按钮，然后就弹出了一个登录窗口和一个用户调查：“您觉得我们的网站怎么样？”

“像屎一样！”我抱怨了一声，然后慌忙地点击返回，我感觉我都要把鼠标点穿了。

我现在可不能失去理智！我必须仔细地看看这个网站，而不是被它整崩溃胡乱点击。我必须抓紧时间，抓紧这——点点的时间！

巴贺又在外面叫了起来。“集中精神！”我命令自己说，然后发现页面的左上方可以直接登录。“啊啊啊啊啊！”我急忙在那个白框里输入了账号和密码，然后按了回车键。这时，蘑菇头小毛衫走了过来，

1. 动态密码串，类似我们的网银口令卡。

一脸歉意地对我说：

“我不想打扰您，可是我想，外面……”

“现在还不行！”我冲他吼道，他被吓了回去。这时，我的账户窗口显示在了屏幕上。

“对对对对对！”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急忙点了“转账”按钮。过了比一个世纪还久的30秒之后，转账窗口终于显示出来了。

“终于来了！”我叫了一声，在“收款人”那个框里打上了房产公司的名字依莫韦斯特(Immovest)，然后就呆在了“收款人账号”那儿。见鬼，我现在去哪儿找他们的账号啊？现在也不能保存，这是为什么啊！

“手机！”我对着自己大喊一声，就开始翻查房产公司的电话，然后点了“莫特格，呼叫”，便拨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发生。我再按了一次，两次，三次……

“依莫韦斯特，莫特格为您服务。”

“莫特格女士，”我对着电话喊道，“请快把您的银行账号给我，我现在正在给您转账！”

“真让人高兴，然后……”

“不要废话！账号！银行编码[1]！”

“好好好……”

就在莫特格女士给我念账号的时候，巴贺又在外面吼了起来，这次更大声了。很明显，巴贺是在到处找我，而我很快就能把账号和编码输完的。

“纳米比亚怎么样，克莱恩先生？”

“谢谢，蛮好的！”我匆匆说了一句便挂了电话，然后就啪啪啪地在汇款栏输入了预约金金额，又在备注里写上了“克莱恩，预约金”，接着点了“继续”，又要求输入密码串号51[2]。我迅速地用手指在电话里把密码串号图拉大了许多，好让自己看得清楚。有了！我哆嗦着

1. 德国汇款除了要填写收款人账号以外，还要填写银行编码。
2. 银行编码，类似我们的网银动态口令卡，即输入51位置下的数列。

输了进去，最后拍了下回车键。

紧张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休息厅，四周一片寂静，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我的心跳。结果终于出来了："交易成功！"奥斯基尔辛银行的网页显示了这一报告，我就像抽了一根香蕉那么大的大麻一样吃吃笑了起来。这时巴贺走了过来，希娜也推开门跟了过来，我立马就在浏览器输入了亚马逊购物网的网址。

"说说看，你是疯了还是怎样？"希娜气得都要断气了，"所有人都在等你！"

巴贺看出我的心情好了很多，说："马特泽，现在你必须走了！"

我尽量表现得很依依不舍："我想我们应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不行，我说过了，加完油去了厕所就走，勒！"

"你们……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好奇地问道。

"马特泽，这里只有三间房子，勒！"巴贺回答说，"我们找了第一间没有就去第二间，也没找到，就到这来了！"

"对哈，"我点了点头说，"蛮简单的呢！"

希娜用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看着正显示着亚马逊购物网的屏幕，该死的，它刚好显示的是电视剧系列产品的那页，下面就有卖"绝望主妇"的马克杯。

"你跟我说说，啊，你怎么有时间看这些东西？"她问道。

我摇了摇头。就在我们离开休息厅的时候，我突然一脸坏笑地对希娜说："希娜，报告！"

"你报个啥告啊！"她嘀咕道。

"我又正常了！所以我要向你报告！"

"是，我知道了。"

巴贺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出旅馆的时候，希娜从后面拍了我一下。原来小毛衫蘑菇头也跟着我们走了出来，可当他看到车上刺猬头特茜、皮帽子和拿着相机的法兰克福土鳖时，又被吓了一跳。

"他逃到哪儿去了？"皮帽子打趣地说。等到我把咖啡钱、上网费都给了蘑菇头时，他还是从小毛衫里伸着他的长脖子看着我们的车。

"这些人是和您一起的吗？"

我点了点头，然后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咖啡和网。”

“谢谢！”我用德语说。

“您……您明明会说德语，那一开始您就应该说啊！”



19.

我们在齐脚踝深的沙子里朝着陀克陀基农场[1]颠簸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的脸上还是挂着微笑，房子终于定下了！假期开始了！虽然我还是跟着一群怪人以及一个有语言障碍的土鳖坐在同一辆车上，可是我已英勇地解决了最大的问题，还会在乎什么呢？

一身轻松的我开始审视起之前被我错过的那些美丽风景，大自然中的各种色彩斑斓和那些大多都不知名的动物让我欣喜不已，我就像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一般，趴在车窗上细细品味着映入眼帘的一切。

“看啊！”我激动地叫起来，“牛羚！那边有牛羚！”

“那个是高角羚！”巴贺耐心地给我纠错。

希娜还是毫无反应，她现在就像是个普通乘客一样坐在我旁边，或者是巴贺安排过来的，她看起来就像是要押一个精神病人去疯人院。哼，可我知道，一旦她坐在了我的旁边，我只要再次变回那个成熟幽默有魅力的我，她很快也会感觉到的。然后，我又激动地指着窗户叫起来：

“啊！那里！奎佛尔树！”

“那是亲情树！”巴贺知道我看到了什么，“这里可没有奎佛尔树，勒。”

“真好看！”

我们的小巴费力地在红沙里颠簸前行。眼界所及之处全是一片沙海，只零星地分布着一些金色的小草。我激动地扯了扯希娜的裤子。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行车像什么？”我笑嘻嘻地对希娜说。

---

1. 陀克陀基农场(Tok Tokkie Farm)，以有组织的沙漠远足体验活动闻名。

"你说吧！"

"像是在沙滩上行车，虽然到不了海。"

结果她甩给我一个近乎同情的眼神："这可是干巴巴的沙漠。"

"才不是呢！"我反驳道，然后悄悄地跟她补充道，"无海沙滩！我知道这里是干巴巴的沙漠，才说了到不了海！啊，跳羚！"

"是剑羚！"巴贺又纠正我说，希娜则投身于从布伦达那里借来的八卦杂志，我只好一个人看着窗外那远不可及的深棕山脉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我用手指弹了一下希娜的杂志，她很不爽地转头看着我。

"又要干吗？"

"你知道我在这沙漠里最喜欢什么吗？"

"不知道。"

"在这里你可以放眼看那么远，一直是不断变换的美景，让人心平气和！"

"是啊，这不，过来了一段栅栏！"

"希娜！"我嚷道，"你是怎么了？"

她生气地合上杂志："我是怎么了？你还问我怎么了？"

"是啊，我问的就是你！"

"好啊，那我就给你说清楚，你让我觉得害怕，这就是怎么了！"

这时喇叭响了起来，巴贺问我们有没有人想去打开农场口挡动物的那圈弹簧栅栏。我想去，特茜也想去。特茜是靠门坐的，她就去了。特茜似乎没有弄懂那个栅栏的工作原理，那个门是那种固定性很强的门，关就关了，开就开了，以防牲畜顶开门逃跑。她不知道门的构造，不知道开了就不会自己关上，我们还没开过去，她就骄傲地跳回到了车上。

"大家看啊！掌声鼓励你们的特茜！"

结果无人发话。我们刚开进门几米，巴贺就把车停住了，又问现在还有没有人愿意去把门关上，以防牛跑了。

"我！"特茜开心地叫了起来，又跳下车去。希娜这才从她那本《Gala》杂志中抬起眼来。

"是为了防止那些牛跑走！"我又跟她解释了一遍。希娜对我点

了点头，眼神中满是遇到了疯子又想自己静一静时的无奈，然后又津津有味地看起丹尼尔·克雷格[1]的图片报道来。

等我们走到农场小屋，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德语标准的年轻金发女郎。她戴着一顶西部帽，看起来真像个牛仔妹。她把我们带到一个庇荫的露台，给我们倒上冰凉的饮料后，讲了些在纳米比亚沙漠里漫步行走的注意事项。今天下午我们就会被送到沙漠中，然后在那里待上三天，没有旅馆，没有帐篷，只能带着小被子露天地睡在睡袋里。这绝对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希娜有些担心地等待着我的反应，结果我回头跟她眨了眨眼还竖起了大拇指，把她搞得一时语塞地愣在原地。

“你们先要行进两小时左右到达第一个营地，我们在那儿准备了被子和晚餐。”牛仔妹继续说道，“第二天你们要漫步8小时左右到达第二个营地，在那里你们会露宿一夜。第三天早晨，还会有个常规的游览。”

希娜还一直盯着我。

“终于有漫游项目了！”这些安排很是让施纳贝尔开心。我也说了一声：“真不错！”

其余的人也满心欢喜地期待着这次沙漠之旅，只有布伦达和布莱特林在一旁黑着脸。

“8个小时？”当布伦达还在旁边像遇到了大西洋低气压槽一般大张着嘴时，布莱特林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或多或少，这只是个参考时间，”牛仔妹回答说，“也可能长达10小时。”

布伦达问道：“那睡的地方呢？我们今天晚上没旅店住了吗？”

“那就要看旅行安排了。”巴贺笑着说，顺手开了一罐可口可乐，“那里有床铺，但不是旅店，两个月前就放在那儿了，这些应该都写在你们在卡拉哈里的旅游须知里了。”

“你们知道么？”布莱特林小声地问周围的人。所有人都点了点头，只有布伦达默不做声。

---

1. 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英国著名演员，新007的饰演者。

“可是我们有顶帐篷，对吧？”

“是，你们有帐篷！呵呵！星空帐篷呢！”

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我发现希娜在一旁看着我时，我又把笑意压了回去。我清了清嗓子，抖了抖我脚上那双中国产的狂欢节登山鞋。

就和之前告知的一样，我们被分到了两辆越野车上，它们把我们从农场一直运进了那一片红色幽冷的虚无之中。车的左右还有数十只羚羊像海豚般护卫着我们，希娜还是一直时不时地出神地眨着眼，我能猜到她所想的一部分，却不能完全猜透。我们有房子，我们有彼此，我们还身处沙漠！我转过身去，拉起她的手，把她紧紧搂住。她没有挣扎，让我长舒了一口气。

那些舒适的农房越变越小，最后消失在一座沙丘后面。

太阳已经西沉。一阵冷风突然吹来，让人一惊。我估摸着现在差不多快到零摄氏度了。温度每下降一点我就把希娜抓得更紧。当我最终把她的衣帽盖在她耳朵上时，她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们快到了么？”我问坐在左前方，靠着驾驶员的巴贺。

“没，马特泽！”他回答我说，“我们还在往目的地赶呢，勒。”

好，我也必须赢回巴贺的信任。

不一会儿，我们乘坐的越野车停了下来，将我们扔在一片虚无之中，然后掉头离去。随着车的渐去渐远，这唯一的声音也完全消失了，我们才肃穆地站起身来。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寂静笼罩着我们，但特茜很快就打破了它：“你们以前感受过这样的寂静么？反正我是没有！我是说，在瑞士的山里也有这样寂静的角落，但是完全不能跟这里比！我真想把它打包随身带走！”

“你才应该被打包带走！”赛普皮特很不爽地嚷了一句，自顾自地走了。

“他是怎么了？”特茜不解地问。

“是快死了吧。”布莱特林说。

这时，巴贺命令大家开始行进：“好了！大家开始向沙漠进发！要一直跟在那个法兰克福老头的后面！”说着就走向了第一座沙丘。

希娜和我紧紧地跟着巴贺，我们后面是布莱特林，他在沙石间艰难爬行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点上一支万宝路，嘴里还轮换骂着："该死！这鬼地方！"而被冻得直哆嗦的布伦达则关心起夜间温度的问题："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暖一点么？"

"不会，"巴贺回答说，"因为按照传统，人们还在那里制冰呢！"

"你们在那里制冰？"

布伦达停了一下，很快又抱怨起来。

"小耗子！够了！只管走就好了！"

沙丘与沙丘一座接着一座，巴贺和赛普皮特却越走越快。很明显，巴贺是在担心我们今晚赶不到营地。

"我们必须加把劲了！不然天就要黑了！"

"你走在我前面的时候天就一直是黑的！"赛普皮特和巴贺开玩笑。为了保险起见，他看了看跟在后面的维也纳冷笑话大王。我稍微松开了下拉着希娜的手，并把她扶到一旁，好让其他人经过。现在，要在这儿闪避退让是很愚蠢的，你光左闪右闪就得挪动个上千公里。而施纳贝尔经过的时候，他自然注意到了，我们的手是牵着的。

等他走远了我才对希娜说："我们还要继续忍下去么？"

"当然要。"她叹了一口气，但还是不让我抱她。

"可是……"我问。

"没什么可是。我……"希娜顿了一下，"我不想再照顾你的心情了，这三天来都是一团糟，现在就什么都好了么？"

"是啊。现在什么都好了！"

"那明天呢？又是一团糟？"

"当然不是！"

"马特泽，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到底出了什么事！跟办公室那些人有关系么？"

我用牙齿咬着下嘴唇，然后看了看正在等我们的巴贺和我们的团员。

"当然跟什么马克杯无关，也不是什么狂欢节的事，"我说道，然后鼓起勇气，尽量装得听起来让人信服地跟她解释道，"我必须和

我的组员取得联系，因为……我……”

“什么？”

“他们不知道把待办事项表给弄哪儿去了。”

“好了，马特泽，我听不懂你的那些工作上的事！”

“没人懂我的工作！这么跟你说吧，每次人们要开始办公时，有了它才能继续下去，我不想让你担心，可是现在一切都解决了！他们找到了！”

希娜看起来对我的解释很满意。我把她搂进了怀里。

“尽管如此你也要搞清楚，我们是在度假啊！”

“我现在知道了！”

“他们能搞定么？”

“我相信他们可以的。”

“那就好了。”

我们轻轻地牵着手，看了看那些沙丘，在夕阳余晖的照射下，它们长长的影子分割了大地。就在我们的面前，一片干枯的草地正尽着自己最后的一丝气力，像一条黄金小径般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光芒，从我们脚下开始向着我们团员相反的方向一直延伸回山谷之中。我只把这条黄金小径当做是普通的自然现象，不去想这是否是上天要我们折回的神奇启示。

“哈！亲我的屁股吧！”沙漠那边传来了一骂声，我们好奇地往沙丘那边看去，那上面站着的布莱特林显然是看到了营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亲自过来看一眼，否则是不会相信的！”

我和希娜手牵手地跑向沙丘，为了看一看那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20.

那个营地足有两个足球场大，看起来就是一座被废弃在沙漠里没有围墙的旅馆。那些简易床都是一对一对地分布在红沙之上，旁边还有一个床头柜，一个放背包的支架，以及每人一盏的油灯。我和希娜坐进了我们的沙漠小居，开心地看着那些正在做晚饭的人。“房间”的隐私只能靠相对较远的距离和飞快变暗的天色来保护了，而一路同行的天才大漠艺人们还在为我们奉献一出出精彩的演出。

头号艺人就是卡尔－海茨·赛普皮特，他的表演是“土鳖屁股力破老式三角裤”，已经燃起了我们的热情。接下来值得一看的，还有葡萄干脸是怎样把自己的简易床拖离她老公足有五米远，而他则像是愚蠢的学生一般跟在他老婆后面绕圈圈。掀起这场表演高潮的是来自纳米比亚杂耍团的大师级人物特茜的平衡表演，她光着一只脚踩在自己的鞋上，努力往自己身上套一条紧身裤，同时还要注意自己的脚不能碰到这些肮脏的沙子。可是，最后她碰到沙子的可不止是脚：就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她啪的一下摔了出去，手还提着刚穿到膝盖的紧身裤，一下翻过自己的简易床和床头柜，顺势还带翻了那盏点着的小油灯。我和希娜简直都要笑爆肚子了。

“一切都好！没事发生！”特茜有些绝望地苦笑着慢慢爬了起来。

那本旅游小册子里写得多美好啊：

> 眺望着这夜色下闪着火红微光的沙丘，让我们就此驻足，结束这惬意的一天。

“你说说，宝贝，你到底觉得那个施纳贝尔怎么样？”

我问希娜，我看到那个铁人三项运动员正在他床边做着俯卧撑。

“没怎么样啊，你在瞎吃什么醋啊。”希娜回答说，然后在我背上轻抚了一下，“凯文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其实也没聊什么，无非就是私人健身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的话，他还能给咱提供免费卡。”

“免费卡！”我轻蔑地重复了一遍。这时，巴贺在召集大家开营地大会讲注意事项了。说不定，这也不错。不一会儿，我们就和巴贺站在了沙漠厕所的旁边。这是一个真正的带陶瓷水槽的厕所，有木制的马桶，还有卫生纸！它就杵在红沙之中，而且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厕所有着世界上最好的视野：你上厕所时有三面木墙防偷窥，你却可以透过前面的挡板看到方圆数公里的情况。

对女人来说，这样一个沙漠厕所真的是个噩梦。而且，晚上还有被不明生物咬到的可能，当然，按皮帽子的说法，咬一下又不会中毒，他晚上可以来负责这大漠第一夜的情况。我们又来到淋浴间，它也是那种安保自负的设计，里面有个架子，上面挂着一个装满水的桶，接着一个莲蓬头。

“要洗澡必须通知一声，才会有人帮你把水烧热再倒进桶里。”巴贺跟大家解释着，然后笑着补充道，“还有就是你们要掌握好时间，那个桶空了就空了，到时你就只有满头泡泡地站在沙漠之中了，勒！”

“那我怎么知道那桶什么时候空呢？”布伦达急忙问，很明显她已经看到自己满身沐浴液，全裸着站在风中的样子了。

皮帽子这时看起来在思考着什么，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他的老男人黄色小段子：“我想在场的男士一定都愿意给你提去第二桶水！是吧？”当然，又是他一个人在那儿笑得最欢。天快黑了，大家都装模作样地看着沙漠的各个方向，没人搭理他。

黄昏的微光中，我们慢慢往回走，来到一张巨大的餐桌前。它有些超自然地架在一块纳米比亚裸石上，并且装点得很精致。希娜开心地指着厨房的方向，那边的黑人厨工们正在小油灯的微光下为我们准备晚餐。

“看啊，半开放式的厨房呢！就像我们家一样！”

“是啊，”我开心地笑了笑，这样的话再也不会让我背后一凉了，“就像是我们家里一样，”我也说了一遍，然后在她的脖子上亲了一下。

巴贺在沙漠厨房那儿消失了一会儿，然后端着一个托盘过来了，托盘里放着十只高脚杯。施纳贝尔忧郁地看了看跟我和好了的希娜，拿起了他那个已经吸了一整天的运动水壶。

“今天，在这如此美景面前，也不喝点啤酒吗？”我嘲弄着他。

“一个饭馆漂亮的话，你会吃猴脑么？”他毫不犹豫地对我进行了反击。希娜看起来对这个满是攻击性的回答感到不解。

“啊……不会！”我回答说。

“这不就对了，我也不想喝酒！”

“好，”巴贺打断了我们，举起了他的酒杯，“虽然现在要说饮美酒看落日已经太晚了一点，可是我还是想为这纳米比亚沙漠之中，沙与丝绸枕头之间的美丽夜色举杯！让我们在这里忘掉一切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让我们尽享这里的美食和浪漫的夜色，还有这迷人的星空！好了，这里的所有人……干杯！”

“说得好啊！”皮帽子赞扬道。我们碰了杯，我这是今天第一次仔细看大家的脸。

“营地里会有什么危险的动物吗？”喝了第一杯酒后特茜问道。

“请问女士，你觉得欧弟危不危险呢？”皮帽子又开起了她的玩笑，这次特茜反驳了他：“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个欧弟，想起它就觉得臭！”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巴贺抿了口香槟。“好了……现在说正事，勒：你们去厕所的时候一定小心蛇啊蝎子啊这类东西，当人们不小心踩到它们时，它们可能会发起攻击。”

不只是特茜的脸变得灰白，就连穿着彩色雨披御寒的布伦达，也被吓得不轻：“什么……叫……攻击？”

“那个，就是可能会咬你或者蜇你。如果被蛇咬到的话，人还可以活个把小时。要是真的有人被袭击了，我们会叫小型飞机过来。”

布莱特林怀疑地向这非洲的天空吐了口烟：“你是说……直升机？”

“是，我没跟你开玩笑，马克斯，真的有一架，是从温得和克开过来。”

“那……现在是安全还是危险呢？”葡萄干脸问。

“是，巴贺！”布莱特林说，然后把他的万宝路弹到了沙子里，“女士们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以防万一。”

巴贺显然对他这番话很不爽：“我说过了，你们在这里不用担心，尽情享受这里的美景就行了。你不喜欢这自然风光么，马克斯？”

“我当然喜欢！”

“那我马上就给你个烟灰缸！”

“那个……谢谢！对不起了！”

“现在……大家回去吃晚饭吧……”

巴贺突然发现，葡萄干脸一个人已经坐到了桌子上，面前放着一盘沙拉，正在吮自己的手指。“你胃口可真好，勒，凯西！”

“谢了！”

“你在其他地方也这么坏么？”布莱特林听出了巴贺话中有话，打趣道。结果一个德奥史上最犀利的眼神一下朝巴贺扫来，也毙掉了我们的笑声。

在油灯与蜡烛的微光之中，我们坐在餐具面前，披着厚厚的披肩，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在步行街表演排箫的街头艺人。我们的开胃菜是跳羚肉片和一小杯红酒，只有赛普皮特点了啤酒。沙漠里时不时就刮来一阵强风，不只是我和希娜，所有人都把可以穿的东西套在了身上，看起来一个比一个滑稽：布伦达蜷缩在她那件彩色雨披之中，还一直从里面伸出手来抓面包抓酒，像是一个吓人的妖精；那个老赛普皮特，戴着一顶印着“赛普皮特！专属于赛普皮特”标志的帽子，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衫，扣着一盏不断闪烁的LED头灯，简直就像蓝精灵，那样子好像在说：“生人勿近！”

“呀，卡尔-海茨，戴了个迪厅灯在头上呀？”格鲁伯尔调戏他说道，结果就被回了一句：“老子想干吗干吗！”

我们就让那个头灯闪着，话题又移到了哪些动物有致命的危险哪些没有上。巴贺也被我们这种欧洲式的一惊一乍搞得很是无语。就在两杯酒下肚之后，当布伦达又拿直升机飞行确切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去骚扰他时，巴贺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情绪说道：“好了！现在

都听我说，勒！就像你在德国，正在去一家小酒馆的路上，可能会突然飞速开来一辆小车把你给碾了。你第一次去喝酒的时候会不会问老板，嘿，老板，要是我被车给撞了，救护车要多久才来得了？”

雨披小妖精立马就安静了，傻呆呆地从雨披里看着外面，其他人都觉得巴贺说得对。“该死的！说得对啊！”布莱特林大笑着举起他的杯子，“现在我们就在这儿尽情地放松吧开心吧！你们这些……该死的城里小娘们！”

“噢噢噢！”特茜傻傻地叫着，其他的城里胆小鬼也举起了杯子。

“说得好，马克斯！勒！”巴贺对这意料之外的支持感到很开心，“就尽情地享受假期的美妙时光吧！干杯！”

我们碰了杯，巴贺礼貌地走到桌子的另一端，友好地对戴着头灯的赛普皮特举起杯子。

“干杯，卡尔-海茨，老火车头，你的啤酒怎么样？”

“一点也不好喝！”他喃喃地说了句。

“这可是从德国运来的啊！”巴贺有点不悦地说。

“那也不好喝！”

服务员端上了两大盘烤牛羚肉条，十分可口，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哦，也不是所有人，除了施纳贝尔。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马克斯？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下。”巴贺边嚼边说。

布莱特林抿了口红酒，然后开玩笑说：“啊，你们知道了我是干什么的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说不定是个军火贩子？”带着地道的法兰克福口音，土鳖的闪光头灯一下照在布莱特林的脸上，他摇了摇头。

“毒贩子？”皮帽子问。

布莱特林又笑着摇了摇头；“我是个房地产中介！”

“呀，真不错。”巴贺大张着嘴巴说道，“这可是个好职业呢！干这行手边就一直有好房子，自己可以选最好的，对吧，勒？”

“是啊，多好啊！我也这么觉得！”特茜也赞叹道，满是期待地笑了起来。之后，很久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最后，是希娜打破了僵局："马特泽和我刚刚在科隆买了套房子！"

看起来，布莱特林因为谈话得以继续而显得稍稍放松："地段好么？"

"当然！"我说。

"价钱呢？"

"2900 欧元一平米。"

"便宜。房产记录看了么？"

"看了！"

"房顶、暖气、墙面都检查过了么？"

"都是修葺好了的！"

"阳台呢？"

"也是好的。"

"光线怎么样？"

"是朝向西南面的！"

"不错。怎么供暖？"

"烧气的。"

"很好。附近有轻轨站或者其他什么交通工具吗？"

"两分钟就到，到莱茵河就三分钟。"

"有超市吗？"

"一分钟就到。"

"产权呢？"

"我们有 30% 呢！"我骄傲地回答。

希娜满受震动地点了点头："好家伙，马特泽，你假期前做足了功课的嘛！真了不起！"

然后，我们两人都盯着布莱特林。他皱了皱眉，又拿过杯子抿了口酒，桌上其他的人也看着他。

"怎么样？"希娜紧张地问。

"很棒啊！"布莱特林说道，希娜和我才如释重负地倒在了椅子上。

"你们也不要开心得太早，那附近经常有很多混账出没。"

“比如说？”巴贺饶有兴趣地问道。

“比如我啊！”他干巴巴地答道，大家都笑了。突然，我裤袋里的手机响了，我都给忘了。

“啊，马特泽！”希娜叹了口气。

“我马上就关了，关了。”我安慰她说，“我没想到这里有信号嘛。”

“那要看风力的，这儿也不是总有信号的！”巴贺解释说。

“那，你俩是干啥的？”布莱特林想知道。

“那个，我是在道格拉斯[1]工作！”希娜回答说。然后，就看到雨披妖女从她的斗篷里飞速探出头来：“你在道格拉斯工作啊！这太爽了！”

“哦……我是在市场部，不是在店铺里。马特泽呢，他是…你自己说吧，宝贝，我都说不清你是干吗的。”

我其实也说不清，也不想跟他们讲，因为一般都扯不清，但是抱着一点希望我还是说了：“我是一个软件公司测试小组的临时项目经理！”还没等我说完，我的手机又响了，屏幕上显示是来自依莫韦斯特的短信。

“那……是怎样一个项目呢？”布莱特林问道。

“是一个临时项目。”我边嘟囔边点开了短信。

接着桌上安静下来，只有远处的半开式营地厨房还在哗哗作响。

“你真的是在道格拉斯上班吗？”布伦达又问了希娜一遍，“那你买东西有折扣吗？”

布莱特林吼了她一句：“小耗子，现在不要说这些！”

希娜也说：“马特泽！不要在这里玩手机！”

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回希娜两句，可是现在就像是有人抽干了我周围的空气，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屏幕上显示着那条短信：

克莱恩先生你好，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你汇来的五欧元，请尽快与我们联系。莫特格。

---

1. 道格拉斯（Douglas），德国著名的化妆品牌。

21.

我拿着手机，坐在月光下的小床上，看着夜空。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沙丘上时不时随风传来皮帽子的打油诗：

说，是谁在卡卡杜[1]拉了屎啊？
看起来也许是有牛羚吧？

我按了按太阳穴，心想这可能是真的，我只打了五欧元而不是5000欧元过去。这可见鬼了！要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符号错了吗？是我按了个点号而不是逗号？还是问题出在纳米比亚的键盘……跟我们的不一样？先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我的房子又出问题了，它还偏偏是我身处纳米比亚沙漠，身边只有一个电量仅为4%的手机时找上我。不，这还不够，现在快10点了！要不是这么晚的话，我还可以找个人帮忙。我真想把营地所有的人都打到地洞里去！

我颤抖着试着给莫特格女士发个短信，要是有谁发着抖用触屏的手机发过短信，他一定知道那有多困难。但无论如何，我最后还是成功了。随着一声清响，我的iPhone送出了短信：

对不起，一定是我弄错了，请原谅！ M.克莱恩。

我很无奈地关掉了联系人，回到了主屏。现在差不多10点了，在德国就差不多11点了。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银行的热线都占线吧，虽然不会很久，但现在肯定是被占住的。我害怕地看了看手机屏幕。信号弱得在一格和两格之间徘徊，电力还是停在4%，所剩无几了，可

1. 卡卡杜（Kakadu National Park），南非国家公园，世界文物保护遗址。

能还能用 2 分钟，也可能是 10 分钟。我使劲拍了自己一下，就拨了银行的热线。我尽力无视着皮帽子，可是可恶的风却一直载着他恼人的声音向我袭来：

那到底是怎么了？连苍鹭都吐了？

它是为了什么事庆祝了这么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电话那头还是安安静静。突然，一个叫大赫维特兹的接线员接起了电话。

“转账！这里是在沙漠里的马特泽·克莱恩！”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信号问题断了一下，还是他真的顿了一下。

“在哪儿？”

“纳米比亚沙漠，我正坐在简易床上，其他人还在吃东西。”

“对不起，可是，其他人是？”

“戴矿灯的蓝精灵，播天气的花母鸡，皮帽子，就是老土鳖和……您听我说！这都不重要！我现在要转账！”

现在我知道了，一顿一顿是因为长途电话的延迟。

“您好！”我说：“您还在吗？”

“是！那么，我需要您电话银行的密码。”

“C5511。”

“C5511？可这听起来像是网银的密码串号，不能用。”

“那您为什么还要问我？”

“我是问您电话管理的密码！”

“问题：为什么苍鹭也会吐？”

“您说什么？“

“看吧，我也没时间对付这种蠢问题。我的账户号码是3502110378。”

我看了一眼通话时间，发现这里的信号好像已经不行了，而电池电量也只有 2% 了。我不知道还能再坚持几分钟。

“您开通了电话银行么？”

“牛羚有眼睛吗？”

“克莱恩先生！”

“现在你给我听好了！现在跟你通话的我，是欧斯基尔辛银行的老顾客，我的顾问是那个喜欢烤华夫饼的芬斯特先生。现在你必须得给我转账，转4995欧元到科隆的依莫韦斯特房产公司，不然的话我们的房子就保不住了，还有我女朋友也是。其他像什么我有没有开通电话银行的狗屁事情，我都不关心，你就按我说的做就好了！”

“如果您需要的话，我明天早上就把文件给您寄去，您就能在网上银行登录激活电话银行了！”

“我不需要什么文件，我现在就要转账！我跟你说，我现、在、就、要、转、账！”

“行是行，可是您没开通电话银行呀，就没法通过电话转账。”

“这我不管！”我吼了起来。

“克莱恩先生，这也是为了您的账户安全着想，我怎么知道您就是真的克莱恩先生，我们的客户，而不是别人呢？”

“这么说吧，我能回答任何一个关于我个人和欧斯基尔辛银行的问题！”

“我的老天爷，您真是顽固呢，那好吧，生日？”

“1972年6月17号！”

“您的银行顾问是？”

“芬斯特先生！巴拉特·芬斯特！”

“您答对了，我是在银行交易节上认识他的，他当时在演……”

“沃尔夫冈·派特瑞！”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还有些问题，上周您给谁打了169.98欧元？”

“那个……是我的登山鞋！是打给了……你等等……漫步者！”

“您卡上挂着几个长效订单？”

“两个？”

“然后……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开放了多久了？”

“你们有屁地下停车场啊！”

“很好，大家也都在抱怨那个地下停车场。好，您想转多少钱给谁？”

咔，我靠。就在这时我手机屏幕黑了，黑得就像来自沃特约松欧布的巴贺一样。电池空了，房子没了，女朋友也要丢了。

我听到沙丘上边有人在笑，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笑我一样。我小心地把手机放进了背包，站起来跑出了营地。

我现在只想离开，离开皮帽子的每日一冷，离开炭烤牛羚，离开无聊的小型飞机的空谈。我像一只跳羚一般跨过齐腰深的草丛，爬上一座又一座的沙丘，越过一颗又一颗的卵石，穿过一丛又一丛的灌木，等到我再也听不到那些嘈杂以后，我才让自己倒在了冰冷的沙砾之上，望着顶上满是星星的夜空。这是个怎么样的上帝啊！他到底在想什么啊？还是对他来说我也是未激活的啊？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大叫起来，“真他妈的狗屎！”

我可能是叫得太大声了，不一会儿就被循声而来的巴贺的手电光照得睁不开眼。

“老兄，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绝对不能一个人跑到一公里外的沙漠里来，你知不知道你的女朋友现在有多担心？”

我摇着头站了起来，我当然不知道我女朋友有多担心，她当然也不知道我们的房子保不住了。

22.

在带我回去的路上巴贺告诉我，希娜现在十分气愤。她一个人蜷缩在简易床上，静静地透过一个鸵鸟蛋大小的孔看着我们回来。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我找寻着希娜的眼睛，最后却无功而返。气温变得越来越低，凛冽的寒风依然从我们头上呼呼地刮过。

“请问你现在又是怎么了？”希娜低声问道，我则沉默着。我要怎么跟她说？告诉她真相已经太迟了！我默默地脱掉鞋，穿着所有的衣服就钻进了我床上的睡袋。

“嘿？”希娜又问，“你不会说话吗？”

“是。”我嘟囔了一句，把拉链一直拉到了鼻子，转身背对着希娜。我现在只想静一静，睡上一觉。但是，鉴于我一天之内的两次逃跑，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马特泽，我有多担心你，你知道吗？所有人都在担心你！”

我转过来，面向希娜，把拉链拉开了一点。“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我轻声说道。

“那这次你要怎么解释？”

“不知道！我们现在就睡觉，行吗？”

“不行，不行，马特泽！你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我就知道肯定又有什么见鬼的事情发生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就是受不了晚饭时餐桌上的蠢话，还有其他一些见鬼的事，我也受不了！”

“胡说！你明明就很开心，直到你那个烂手机响起来！”

“是的。是那个该死的待办事项表又出问题了！”

“我不知道那个表是个什么东西！”

“待办事项表就是继续工作生产的一部分必要设备，有了它……”

“我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

我这时也怒火中烧：“好啊！那在我试着挽救我的项目时，你就不要在那儿添乱了。我这还不是为了还买新房的贷款！你倒好，非但不帮我，还跑去订了这么一个两周的见鬼的旅行，还是和八个白痴一起！我这么努力地工作，就换来这么一堆狗屎的事情！”

希娜也火了，一下就从床上坐起来，把手从睡袋里抽出来，可能是为她吵架时要用的那些夸张手势做准备。

“你的意思就是我没工作吗？啊？”

“很明显没我做的那么多！否则你就没时间去订这么一个鬼旅行！”

“没别的话说了，是吧？”不用看，我也知道希娜的眼睛里迸闪着愤怒的火花，“你！你真是个混蛋！我真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什么！”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不然你就找那个夏威夷铁人三项1011名寻安慰去吧，他24小时看起来都很对你胃口！”

“你居然还在意这些！”

“真是可惜啊，你没去和他分享一瓶也佛尔啤酒，他这几天都锻炼得那么好了！”

“什么？！我马上把防噪耳塞戴上，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愤怒地倒在床上，又拉起了睡袋的拉链。

我们他妈的到底是惹到了哪个恶胎衰神啊？为什么这么大个世界就容不下我们那栋小小的美丽房子？还有这见鬼的簌簌声嚓嚓声！我屏住了呼吸，不会是有什么动物在我们床的附近吧？如果是的话，发出这嚓嚓声簌簌声和拖曳声的会是什么？是一条蝰蛇，还是一条黑曼巴？我小心翼翼地透过睡袋的缝隙看了出去，原来不是什么动物，是我的女朋友！她挎着背包正把自己的简易床向暗处拖去。我一下子把整个头都从睡袋里伸了出来。

“希娜！”我对着她喊了一声，“现在又他妈是干吗？”

希娜默默地向前走着，是，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希娜！现在马上停下，给我回来！外面很危险！”

我就像是生了根一样坐在床上，看着希娜拖着她的简易床飞快地穿过营房，直到走到一座沙丘后面被夜色彻底吞噬。

“宝贝！”我大叫一声，接着又叫道，“宝贝！该死的！”可是什么用也没有。

我们团的那些人要不就是没听到，要不就是在睡觉。就这样，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纳米比亚沙漠的双人套间里，而我女朋友刚才待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床印。我想，第二天巴贺会怎么解读这份“沙漠日报”：“是一对白人情侣在这儿有过争执，很明显，女的最后跑去找另外一个男的了！”

我筋疲力尽地骂了声：“该死的！”然后躺了下来，看着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深吸了一口沙漠中冰冷的空气。也许，明天晚上找希娜把所有事都谈清楚是最好的办法吧？说不定，她现在就想把她的小床拖回来呢。她在外面到底想干什么？她，遇到什么事都会吓得半死，上回还在科隆的一个湖里被吓得哇哇乱叫，就因为被一只小鱼碰到了脚。她搬回来只是时间问题，那时我们再从长计议。要紧的是，明天一早我就去借巴贺的电话把一切都打点好，我们的假期就能第二次重新开始。

我用这样的想法安慰着自己。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也越来越困。就在我要睡过去的时候，又听到了一丝簌簌的声音，是希娜吗？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外面，结果吓得不敢呼吸，离我的床不到两米远，一条像游泳用的浮水棒似的蛇正立在红沙之上。我闪电般缩回了脚，决定不再移动，直到危险过去。可是，那条蛇好像也跟我想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对峙着，几分钟都没有动静。5分钟过去了，那条蛇还是没有要离去的意思。我想警告大家，就把手围成喇叭状放在嘴前大声喊道：“警报！警报！这儿有条蛇！”

我等到的是带着奥地利口音的同样大声的回答。

“你还要怎么惹人注意才肯闭嘴啊！”

是皮帽子！他就不怕蟒蛇吗？

“是条蟒蛇！蟒蛇警报！”

“蟒蛇也无所谓！”他又回了一句，然后我就听到有几个睡袋里

传来了窃笑的声音。我问自己，要是他们面前躺着一条五米长的黑曼巴，不知道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我盯着蛇的眼睛，慢慢地带着睡袋从床上站起来。我的手在里面紧紧地抓住睡袋，以防我拖动简易床的时候它滑落下去，如果那个小畜生真的一口咬过来，至少在我的脚和毒牙之间还隔了 10 厘米厚的睡袋。

循着希娜的脚印，我拖着床慢慢地前进，然后越拖越快。半个月亮悬在营地上方，我可以把路看得很清楚。穿着睡袋拖着床行进远比我想的要累，好在我离希娜的新驻地已经不远了。我小心地将床拖上最后一个沙丘，却不想自己当场就像块石头呆在那儿。那里，在很多灌木丛的保护下，在一盏油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两张床相互挨着，一张床是空的，另一张床上希娜正和夏威夷的铁人三项 1011 名对坐着聊天。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又把床拖下沙丘，伏在那里看着他们。

风渐渐弱了下来，那浩瀚的星空还是在我的上方闪着亮着，那些星辰就像是科隆小吃店里挂着的蛇形小彩灯一般。我的心飞快地跳着，希娜肯定跟这个吉列模特脸有什么！他们也许都亲过了吧？我们都在一起 7 年了，就这样小吵一架她怎么可以这样？

我气愤地把睡袋从肚子那儿拉了起来，我不想再看星星了！也不想看他们在那儿罗曼蒂克！结果我的下巴一下碰到了金属链上，这可真疼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希娜的笑声，她笑得如此开心，我很久没听到过她这样笑了。我闭上了眼睛。为什么她现在要笑？那个男的那么无聊！她是在笑我吗？我谨慎地转过头，又向这微茫无尽的大地望去，可这种广袤突然间不再让我心平气和，反而让我觉得更加孤单、渺小。人们总是觉得他们看完了迎面而来变换着的风景，就认为自己看到了一切，可事实上每个沙丘后面都有敌人在攒动……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那么躺着。当我在好奇心驱使下重新爬上沙丘时，希娜和施纳贝尔还是像之前那样在床上对坐着聊天。他们靠得更近了吗？手是不是放在了不该放的地方？我使劲眯着眼睛，但什么都看不到。最终我心中升起的害怕和嫉妒，远远盖过了我的好奇心，我站起来滑下了沙丘。

拖着简易床往回走时，我就像是被谁扇了个耳光一样。这时，身

边传来“嗞”的一声，我全身一抖，又听到一句：“白色怪人和他的小床！”

我向右转过头去，看到巴贺穿着一件厚厚的夹克衫坐在他的床上按着手机。他笑着招手让我过去：“你又要逃跑么？”

“不，不用担心。”我说，然后拖着床走到他面前坐下来。他摇了摇一个橙色的塑料热水瓶，倒了一盖子茶递给我。我满是谢意地接过来。

“跟我说说，你俩到底是怎么了？”

“刚……那……有条蟒蛇，还有，希娜走了。”

“真的吗？是什么颜色的？”

“黑的，而且它还一动不动！”

“那是树枝什么的吧。”

“绝对不可能！”

“对不起，马特泽，黑色的条状物还不动，那就是树枝了。为什么你要穿过营地跑走呢？”

我喝了口热茶，尝起来有点苦，但是很暖和很舒服。

“那个……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吵架了，我和希娜。”

“啊，在沙漠里，这种事经常发生。”巴贺安慰着我，给自己也倒了一口茶。“德国的情侣都不习惯这里，很多人都在这儿吵过，勒！”

“那……一般后来会怎么样，那些德国的情侣？”

“啊……大多数都会变得更亲热。我也见过分手的，勒，有一次……呵呵……我都觉得可惜。”

我咬了咬嘴唇，看了看我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起的那个方向。

“你呢？”我问，我试着换个话题，“你平时都在跟谁发短信？”

巴贺瞟了下我，很明显他是在想，是再骗我一次呢，还是实话实说。

“那个……我是爱上某人了，勒！”

“那……是谁？”

突然我看到巴贺的眼睛亮了起来。

“她的名字叫诺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她。”

“然后呢？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就在我们来这里的前一天，我正在艾诺库巴诺酒吧里喝着我们启程前的最后一杯啤酒，我就看到了她，可是她完全没有把我看在眼里，我的爱人！”

突然，我警觉地举起了手。我听到了什么，就在不远的地方。

“树枝又来了么，勒？”巴贺笑起来。

这可不是什么树枝，是布莱特林，他像是从虚空中变出来的一样，带着床、睡袋，嘴里叼着一根香烟，悄无声息地站到了我们面前。

“介意我加入你们么？”

23.

闻到鲜泡热咖啡的味道我就知道是早晨了。我小心地先睁开一只眼，看到阳光已经照进了我的睡袋。我又睁开另一只眼睛，从睡袋中探出头来，一下子便呆住了！此时的风景是如此的壮美，清晨的阳光洒在我的床前，露水积在沙丘的低洼处就像是咖啡上一块块的焦糖壳，只有一些岩石尖角从中贯穿而出。阳光照耀下的草堆在红沙之上投射出锐利的剪影，我的绿色睡袋也蒙上了一层令人惊奇的白色粉末。没有下雪啊！我赶忙用手轻轻拍了拍睡袋，才发现那是蒙在睡袋上被冻成冰霜的露水。周围一片宁静，我担心我这么大动静会不会吵醒整个营地的人。我悄然醒在大漠的中间，身旁也没有恼人的团员，这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而皮帽子的任务显然就是来破坏这一特别的时刻，他戴着一顶红帽子，还没从睡袋钻出来，就坐在我下方 50 米左右的地方大声开起了巴贺桌上那壶咖啡的玩笑。

“你这就只有一壶咖啡吗？没有糖吗？至少也有伴侣吧？”这就是我早上起来听到的第一句话。

“没有，呵呵，只有咖啡，勒！”这是第二句。

我想拿个东西丢去砸下皮帽子，可惜的是手边没有可用的武器。那个把自己的床架得跟自己老公离了十万八千里的葡萄干脸，却做着最正确的事：继续睡觉。我一定要找机会问问她，她到底是怎样练成了神功，能完全屏蔽她那恼人的老公。

直到巴贺带着三个咖啡杯准备向我走来时，我脑中才零星地闪现出了昨晚发生的事情。我慢慢地转过头去看了看我旁边那架蒙了层冰

霜的小床，看到的不是我那可爱的女朋友，而是那个顶着油腻的褐色乱发嘴里叼着一支烟的杜塞尔多夫地产中介。

“很糟糕对吧？”

“确实！”

巴贺带着咖啡杯，踏过齐脚踝深的沙子走过来。

“嘿，伙计们，这里有真正的咖啡哟，是工人们刚泡好的。昨晚没和你们的女朋友在一起睡，还好吗？”

我和布莱特林异口同声地答道：“不好！”

我端着咖啡慢慢走到那座沙丘的后面，站在那儿揣测着希娜和施纳贝尔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那两张床已经没人了，睡袋也被卷了起来。现在是我来读“沙漠日报”的时间了，那两张床会不会因什么动作而陷得更深呢？我端着咖啡杯蹲在床前，就像是在调查犯罪现场的美国警察般勘察起来。我发现了安慰自己的证据，希娜和施纳贝尔的床都没有拖动的痕迹，还是深深地插在原地。我想了一下，抿了口咖啡，又打开他们的睡袋并伸手进去检查，是不是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暖和呢？有一个是不是没有用过呢？我不能确定有没有温差，只好把它们又卷了起来。我又开始环视起两张床周围的沙地，但是上面有很多脚印，我无法推断出那个肌肉男有没有去过我女朋友那边，或者正好相反，她去了他那边。

“马特泽！招个手！”

我被惊得一下抬起了头，疑惑地看着上面。整个团的人都看着我正在研究那些沙痕脚印。赛普皮特正在拍我，巴贺则朝我挤了挤眼。

“早饭时间了！”

“乒！”

我尴尬地跑回我的粉红背包处，整理整理自己，开始了自己在简易床和手机零信号地带之间的第五天。

就像是吃晚饭时一样，早饭也是在露天的大桌子上吃。我越过布莱特林坐到了桌子的右角，希娜以一个奇冷无比的“早上好”跟布伦达打了招呼以后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角。早餐有玉米，面包夹香肠，奶酪和果酱，还有鸡蛋。想得真是周到，可惜都没用，因为我一点食欲

都没有。不一会儿，穿着修身的高科技运动服的施纳贝尔也来了。

“你都跑完了吗？”布伦达问。

“是啊！”他回答说，然后拿了个苹果揣到自己的运动服兜里，就又消失了。我看了看希娜，她还是不肯回应我的眼光。我现在是真烦了：我们处了7年，也吵过几次，但从来没像这次这么扯淡的。好，虽然我没证据，但是昨晚他们只是聊天这么简单吗？和心情不好的男朋友吵了一架，然后就在这浪漫的大漠之夜里遇到一个锻炼有术通情达理的小情人……

想到这里我简直不能呼吸，一下子把手里的奶酪面包放回了盘子里。我混乱的思绪和他们在讲的昨晚大漠之夜那毫无意义的奇闻轶事交杂在一起：皮帽子声称他看到了一条危险的沙漠野狗，它一直走到了他的床前。

布伦达问巴贺，她晚上要冲凉是不是现在必须要预订澡间。而特茜想知道这里到底有没有蟒蛇，因为我叫响蟒蛇警报以后就没人看到过它了。

我真得感谢巴贺，他给了我个台阶下。

“那个蟒蛇啊，它被马特泽用树枝赶走了！”

我好奇地瞟了眼希娜，想看看她对我的英雄事迹有何反应，结果她毫无反应，还转身跟布伦达聊起天来。布伦达急切地想知道希娜是不是拿道格拉斯的什么商品都可以打九折。我抿着嘴环视营地，眼光落在了铁人三项1011名身上，他正在不远处的沙漠澡间里一丝不挂地冲着凉。

“真是个混蛋！”布莱特林骂道。

“就是！”我也气愤地骂道。

让我高兴的是，终于要继续行进了。从早餐桌上压抑的气氛中解脱出来的我，要旁敲侧击地问布莱特林和巴贺借个手机用用。刚迈出去第一步，我们的团就分成了三部分，我和巴贺还有布莱特林走在前面，希娜、布伦达和施纳贝尔跟在中间，最后就是格鲁伯尔夫妇和特茜还有赛普皮特。布莱特林又关照了我一次，现在是买房子的好时机，我跟他说我也同意，然后问他有没有带手机。

“哈！我真是个白痴！”他骂了自己一句。

“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想被找到，还是怎么了？”

“其他原因，马特泽，我知道谁会打电话给我！”

我也知道，我必须给谁打电话。我又问了巴贺同样的问题。

“我可以把电话给你，但是这里用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都来过这里31遍了，这里没信号。”

“那等一会儿呢？”

“到了索苏维旅馆就能用了。”

“那要到什么时候了？”

“明天。”

一个小时过后我们到了第一个休息点，它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里面有很多卵石，人们可以坐在上面休息，顺便看一看四周的风景。

我把自己的包与布莱特林和巴贺的放在一起，然后看了一眼希娜，她竟然一个人坐在一块石头上，从餐盒里拿出一块小面包吃。我又飞快地在附近搜寻那个肌肉男，发现他在很远的一个灌木丛里小便。现在，是我去问希娜昨晚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绝好机会，我突然前所未有地紧张起来，就像我要去跟一个陌生的女人搭讪，问她要不要和我喝杯咖啡似的。我最后还是拿起了背包，移到一块离我女朋友很近的石头上。

“那个，”我说，“睡得还好吗？”

希娜冲我点了下头，但是什么都没说，继续吃着她的面包。看着远方的风景，我们都沉默起来。我当然知道跟她继续聊下去，哪怕是多提一个问题，都是好的，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出该说什么。我可以责备她和那个白痴一起过了一夜，但是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或者是我道个歉——但为什么道歉？我背着她努力挽回我们的房子吗？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希娜用一个冷得足以让我打颤一天的口吻问道。

我害怕地看着她，脑子再次运转起来，想找出一个能挽回我女朋友的办法。我试着给她一个微笑，说：“我想我的太阳镜是放在你包

里了。”

希娜把面包放到一边，从包里拿出眼镜盒递给我。

“是这个吗？”

“是的……”

“好了！”

戴着太阳镜，我就走开了。或许，我骂她一顿还好些。

24.

接下来的行程简直是在折磨人。随着山石上的温度不断升高，我们终于来到下午的第一个休息点。我本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坐在一棵猢狲面包树的树荫下歇息，但我只是扶了扶太阳镜，像个孤独症患者一样迎着强烈的阳光向希娜看去。她和布伦达，还有她的吉列模特脸，坐在一片有树荫的沙子上，吃着一块三明治。我本来也可以去那儿坐的，却没了那心情。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不确定，希娜也不确定了！

就在休息快结束的时候，布莱特林拿着一支烟蒂向我走来，用手拍了拍我的肩："你怎么这么没脑子，她们就是想要我们不爽呢！"

我沉默地看着他。

"好好，你就这样吧，脚都烤得起泡了吧？"

"我真想杀人，真看不下去了，你和你女人处了多久了？"

"15年了！"

一会儿我们又开始加速行进了。这种漫游确实有益身心健康，可我真是消受不起，累得一共去树下休息了两次，还趁着那个铁人三项运动员傻兮兮往前冲的时候，朝他丢了块石头，差一点就打到他屁股。

头上的太阳十分毒辣，我躲在太阳帽下快开始冒烟了，布莱特林越来越像只熟龙虾，皮帽子也晒得讲不出冷笑话来。施纳贝尔还是像个保镖一样走在我们的女朋友旁边。我们的接近计划也被挫败了，因为每当我们退回去等她们时，她们就走得更慢，我们一停下来，她们也停下来。布莱特林终于忍不住了，大吼一声："真他妈该死！"就再也不管这些烂事，一心就朝着下一个营地全速冲去。

我们加快行走速度，跑上了那些沙丘。好多的沙丘啊，虽然都不足 50 米高，也不是很陡，我们还是在上面不断绊倒滑下。突然，前面没有沙丘了，我们都冒出同样的想法，看来第二个营地就在后面了。

我知道巴贺听得到，就抱怨道："那是个恐怖分子营地吗？"

"先在这里等一下，勒，"巴贺漫不经心地说，"跟德国入境处比的话，它还不算，呵呵。"

巴贺开的这个玩笑，还真让我们相信，身后的这个沙丘后面就是第二个营地，有冰爽的啤酒和晚饭等着我们。"好了，不骗你们了，还需要再爬最后一座。我刚才记错了，哈哈，对不起！还有一座呢！"

虽然每爬一座沙丘我的力气就会损耗一分，但是想着小床和冰啤酒，我还是得坚持下去。只有好好休息一下，我才能冷静下来去想怎么挽回我和希娜的关系，以及拯救我们的房子。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大概我都快死了吧，我们终于到了第二个营地。那时，我连脚都不想再抬一下，额头滚烫，眼前一片迷蒙，脸就像是被打了一样火辣辣地疼，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巴贺的声音："好了，大家！经过八个小时的行进，我们到了第二个晚间营地。我这就去为你们取房间钥匙，呵呵，勒！"

我还在想，我们不是又要在沙漠里睡觉么，哪里有什么钥匙呢？希娜和布伦达已经把她俩的床朝施纳贝尔拖去了。好啊，看来她们今晚又要进行冷战了。

我叹了口气，然后就听到了布莱特林和布伦达吵架的声音。

"啊！"布莱特林在那疼得手凌空乱挥，然后很难受地脱下了他的鞋，"你又来了！真糟糕！"

"是啊！"

"你这个蠢货！"

我惊讶地看着布莱特林的脚，它就像是刚被机关枪扫过一样，甚至还被煎熟了。

"小耗子，"他痛苦地喊着，"给我拿点绷带来！"

一个塑料小箱子飞过来砸中他的头。他一脸悲痛地打开箱子，拿出创可贴，开始护理他的脚。

我清了清嗓子，问道：

“你们……究竟是为什么吵架？”

布莱特林含糊地对自己嘟囔了一句什么，说：“那个……都可以不提了，她说，我只会喝酒骂人。你说你能理解么？”

虽然那个“懂”字悬在嘴里，我还是摇了摇头。

“那你们呢？”

“我们啊，”我说，“也不用提了。”

一小时外加三杯啤酒之后，我和布莱特林还是孤零零地默默坐在各自的床上，带着恨意，看那个铁人三项1011名穿着紧身骑车裤在我们女朋友面前做着伸展运动，看希娜像只瓢虫一般躺在那儿收起脚来，又被施纳贝尔往头上压去。

布莱特林摇了摇头把啤酒罐丢到了沙子里。

“我们必须过去给他点教训！”

“好啊！”我也喊道。

布莱特林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我要打烂他的屁股，让他三年都骑不了车！”

“绝对的！”我点了点头，同时惊讶地看着施纳贝尔居然能把我女朋友的脚压到胸口那么高还没弄疼她，他又去帮布伦达压腿。

布莱克林不停地在那儿摇着头，让我想起了那种摆在车里的摇头狗玩具。

“我们必须提着他的领子给他说清楚，让他把他的脏手从我们的女人身上拿开，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他的蛋给扯到脖子上去！”

我疑惑地看着布莱特林，他的脸看起来也要爆开了一样。

“我们要把他什么给撕烂了？”我重复了一遍。

“他的蛋！”布莱特林跟我确定了一遍，然后我俩就看到施纳贝尔把希娜的大腿压向一边，还无耻地对着我们这边满脸淫笑。

我把啤酒往沙地里一插，带着疑问看了看布莱特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去把蛋给他扯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布莱特林咆哮着拨开了贴在他通红额头上的褐色发丝，“因为他现在就想把我们给惹恼了，让我们在我们女人面前失态！我们现在就要按兵不动！”

“你是说，他都不怕我们会去把他的蛋扯了吗？”

然后，我们都很无语地看着对方。

“他就是根软香肠，马特泽。他就是想激怒我们。我们就等着吧，看他还能做什么！所以我才说，我们就坐着看，什么都不做，那样他自己就会气得半死！要烟么？”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一直不喜欢布莱特林，在这种特殊时刻，也只能和他结成统一战线了。我刚抽了一口烟，就有大量的尼古丁涌进血液中，让我有点昏昏沉沉。我抿了口啤酒醒神，看着施纳贝尔推着希娜的背让她伸展臂膀。布莱特林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就要做冷静的年轻人，坐在这儿端着啤酒抽着香烟，不让他的激将法得逞！

25.

“纳米比亚旅游日志，第五天。”

皮帽子戴上了巴贺的耳麦，手里拿着一张巨大的字条，满怀期望地看着他座位后的人。

“你们是在认真听么？”

“是！”所有人都嘟囔了一句，想装得很激动可惜都没演像。

当然，就算有人现在拿着一支霰弹枪指着他的头，他还是会继续开读。

“第五天……”他刚激动地读起来，就被赛普皮特打断了。后者把摄像机转过来对准了皮帽子。

“等一下！乒！就是现在！”

我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座位上，问自己，为什么人们可以把眼睛闭上，却不能关上耳朵。

> 我们旅途的第五天，一路上，饶有趣味！
>
> 可好戏却留在夜晚上演！

我挺起身看了看前面，看到皮帽子阴险地抬起了眉毛，语速变慢，啊！他是沉醉于自己那愚蠢的杂诗烂调之中了。

> 所以我精简概括:
>
> 野犬来袭，啊啊啊……啊……啊啊！
>
> 斑马嘶叫，哇……哇哇哇……哇！
>
> 还是……一只牛羚？

我又睁开眼睛，看着布莱特林，他也无语地耸耸肩说：“我啥也

没听到！”

不然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疣猪嚎叫，吼……吼吼……吼……

还是蟒蛇吐信？

等一下……这个死老头到底要怎样？他知道我俩的女朋友跑去跟那个吉列模特脸过夜而不是和我们，我俩都备受侮辱，还不够么？他现在还非要戴着大喇叭折磨我么？

羚羊呼气，不，不，不，那其实是只跳羚呢？

带着令人作呕的阴险笑容，皮帽子像只水貂一样滑上了副驾驶，通过大喇叭喷着他的白痴烂诗。我责备地看了看希娜，她还是理都不理我。其实，我要是她，我也会这么做。

昨天入夜，我就知道，只有动物，最爱这里。

它们欢叫，不可思议，正如所说，大漠是……

为了保险起见，他自己带头拍起了手。其实没这必要，因为一车的人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迈尔和胡伯都不会作诗，只有谁会？”

“培皮·格鲁伯尔！”所有人都大声叫道，也不是所有人，我和希娜没叫，我们也没笑。

“好了，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培皮美丽的小诗，”巴贺透过耳麦尖声地说，“但是现在你们得看看外面，那座沙丘，就是明天一早我们要拍照的地方。不开玩笑地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沙丘，或者是第二大。我必须去确证一下，看它是否安全。”

我脑子里还是闪现着那些沙漠动物。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动物，怎么会喜欢这里啊？为什么我只喝了七罐啤酒，它们就没有了呢？没有了啤酒，我脑子里的那些色情场面就挥之不去：施纳贝尔在上，希娜在下；希娜在前，施纳贝尔在后；施纳贝尔吻着希娜，希娜又吻着施纳贝尔，就是没有马特泽！那个无聊的花花公子和我的希娜！对希娜来说，幽默，诚实，热情一直都很重要。或许是吧？而现在，她在被

一个好色猛男前突后刺时把我给忘掉了。

布莱特林一定是注意到了我抽搐的脸，从旁边推了推我："马特泽！那首诗真他妈狗屎啊，狗屁不通！"

"可不是吗？"我打了个口哨。

布莱特林笑了起来："要不我们把他的蛋也给扯到脖子去？"

我朝他礼貌地微笑了下，犹豫地看向外面。那个可能是世界第二高的沙丘渐远渐小，我们的小巴也拐下小路，拐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一座帐篷城市的地方。这时，喇叭响了起来。

"好了，大家，现在我们正拐入的就是索苏维旅馆了，这可是顶级的过夜圣地，房间舒适，食物美味哦！晚上烧烤的时候，会有八种不同的野菜供应……马特泽！你在哪儿？"

我抬起了眼，十分虚弱地回答道："在这儿呢！像平常一样，最后面！"

"马特泽，这里什么电话啊，传真机啊，电脑啊多的是呢，你可以到中央大厅去用，呵呵！"

布莱特林用他的拳头友善地捶了捶我的肩："看着吧，我们的女人会回到我们的怀里的！"

"走着瞧吧……"

在索苏维宾馆停车场等着我们的是一只巨大的鸵鸟，我们走下车，特茜用她的红相机拍了张照。希娜直接朝我走来，用力拉住了我的手。

"马特泽，你真要这样是不是？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想想不觉得可笑吗？"

"这只鸵鸟啊，其实是只母的，因为它是灰色的。"巴贺解释道，然后看了我俩一眼，"公的是黑色的！"

我从希娜那儿抽回了手，说："啊啊啊叫的不是牛羚，是施纳贝尔吧？"

"你什么意思？"希娜问。

"你们还是好好注意自己那些珠宝首饰吧，鸵鸟什么的最喜欢晶莹闪烁的东西了，它要是看上了一个耳环，就直接给你叼走了，勒！"巴贺继续在那讲着。

“我求你了，马特泽！”希娜哀求道，又拉起我的手，“我们现在就不能好好谈谈吗？”

我又拉开了她的手：“还有什么好谈的？”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她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眼角的余光里，我看到施纳贝尔正在旁边窃笑。真他妈够了，我没拿背包也没拿钥匙就恼怒地走进那个被刷成红色的像个堡垒一样的旅馆大门，火冒三丈地穿过走廊，还差点撞到一个女服务员，然后就走到一个小泳池边，倒在一张躺椅上。

“这个混蛋！”我咬牙切齿地骂道，然后一把就把一张塑料小桌推到了泳池里。布莱特林说得对，我们真他妈该把他的蛋扯到脖子上去！

过了一会儿，一个苗条修长的黑人，穿着整洁的制服，走到我跟前，手里拿着一把钥匙。

“请问您是克莱恩先生吗？”

“是的！”

“这是您的钥匙。还有您的导游说，您需要一个转换器？”

“是的？”

“给你。祝你休息愉快。”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接过了钥匙和转换器，从躺椅上站起身来，在水里捞起那张小桌子，就去寻找我落脚的地方。我们的住处位于一条弯曲的小道两旁，一半帐篷，一半房子，地基和檐角为刷成红色的石头制成，上面全是黑色的帐篷材料。这一片房子让我想起了贝多因人[1]的据点。

我的帐篷屋是靠沙漠的第二间，我进房间时发现我的行李已经被细心地放在了一个木架上。希娜的包也和她的人一样不见影踪。我无精打采地把那个转换器插在旅馆的插座上，接上我的手机。这是从我踏上这块黑色大陆之后，它第一次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充电。我能发短信，打电话，写邮件了，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

1. 贝多因人（Bedouin)），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

出于无聊而不是兴趣，我在房间里转悠起来。没有空调，其实在这种一半由帐篷搭成的房子里，有也没什么意义。我用手缓缓抚过那些石制的床头柜，轻轻触摸着床头的非洲刺绣，最后把头支在洗澡间一个小窗户上，仔细地打量着这间完全由石头砌成的小室。

“有日光的洗澡间，”我喃喃地说了一句，因为希娜觉得这对于一间新房至关重要。这时，我看到希娜从她的小屋走了出来。其实，自己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不一会儿，听声音应该是特茜来了，我知道她是住在哪儿。我也知道，兴高采烈的施纳贝尔出现在了她的门口。

“好吧，”我对自己说。接着我大呼了一口气，排出了肺里的所有空气，横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一个又一个想法就像是放进了厨房用的搅拌器一般在我的脑子来回翻搅，而有一个想法却总是浮现在那层有机玻璃护罩的最外面。

“就是它！”

我立马找出了那张记有电话号码的字条。打过去后却转到了自动应答机，但是我要说的事情很复杂，所有我什么也没做。“你好，莫特格女士，这里是克莱恩，从假期里给您打来。”我静静地说，“很对不起，但是……这期间很多事情变了，还有……您说得对，看来我只有放弃那栋房子了。再次感谢您的耐心，那五欧元您就留着吧，回见。还有，再次感到抱歉。”

我小心翼翼地挂断了电话，在那儿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慢慢站起身来，走到被刷成红色的走廊。从这儿我可以一直看到大漠深处。大概 10 米外，那只停车场的鸵鸟正呆呆地看着我。再远一点儿，两只长颈鹿正嚼着一棵树的绿叶，而夕阳则俗气地悬在山头。如果我是一个 ZDF 电视台[1]周日黄昏剧场里的农民的话，我就会从柜子里掏出一把猎枪，对着自己脑门就是一枪。可这里没有什么猎枪，也没有什么拍摄团队，我只看到了正坐在一个十分显眼的露台上的格鲁伯尔夫妇。

一个穿着西装的瘦高的服务生正在为布莱特林和布伦达斟酒，希

1. 德国著名电视台。

娜穿着一条美艳的裙子也走了上去，后面跟着的是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的施纳贝尔。

我认得那条裙子。“当我们在一家豪华旅店吃着精美大餐时，可不能穿着运动服……”她当时站在更衣室前激动地说，并转头看着我说：“你觉得呢？”

“很美！”我当时说，而现在她穿着这条裙子来吃晚饭，或许是得到了施纳贝尔的鼓动吧。这时香槟来了，大家都在笑话布莱特林，因为好像那只母鸵鸟把他的表给叼跑了。讨厌的风把巴贺的话直吹进我空荡的心里：“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为了我们旅程的过半，为了这美丽的夜晚，为了这愉快的气氛，干杯！啊……马特泽又去哪儿了？”

“他一会儿就会过来吧。”希娜用少有的轻松答道。

或许是，或许不吧。我轻轻地关上了帐篷门。

我拎起了我的粉红背包，一把从茶几上抓起了一瓶自酿酒和开瓶器。等我走过前台了，才看到它的标签：一瓶2007年的“一无所有”。

26.

纳米比亚的夜幕降临了，也带来了它最好的朋友：寒冷和寂静。月亮幸灾乐祸地悬在大地之上，不知何处传来一声狗叫。喝了半瓶酒后，我坐在街边等了起来。一辆私车停下过一次，坐在里面的是两个旅馆的雇员，当我问他们能不能载我去温得和克机场时，他们对着我哈哈大笑，但是他们还是很友好地问我需不需要把我和我的粉红小包载回 500 米外的旅馆，我感激地拒绝了他们。

我无精打采地看着月亮，任由思想肆意游走。7 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了这个长着一头柔顺褐发的美丽女人，那时她站在科隆鲁道夫广场的一个圣诞超市前，和我一样打着冷战等她的朋友爱娃，而我在等我的朋友弗里德曼。我们东张西望，发着短信，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看到了对方，看到两人都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也不知什么时候希娜微笑着问我，是否也是跟她一样在等不守时的朋友。

“看来是的。”我说。

等了差不多一刻钟，爱娃和弗里德曼还是没有出现，我们就决定一起喝杯咖啡什么的，而不是傻兮兮地站在圣诞超市门口挨冻。我们都点了热葡萄酒和杏仁。我们大半的对话都是由诸如“你什么时候给你朋友打电话”和“我们去看看走廊吧，说不定他们都到了”之类组成，但是我们俩就是没人想离开。最后朋友都来了，我们还是躲在桌子后面窃笑喝酒。

我们互换了电话号码，说是万一我们朋友再放我们鸽子时我们可以给对方打电话，再一起去喝点什么。那个“再”指的就是那天的下午。在差不多是最好的意大利餐厅，我们吃了意大利肉酱面。一周之后我们就成了恋人。自然，我们每年都会去那家酒吧庆祝我们的周年纪念

日，希娜也每次必说："啊，你又被放鸽子了么？"然后我就会说："看起来是！"

7年过去了。过去的那些年，所有事情都是那么美好，我们深爱着对方，也做了很多计划：一栋新房，驾车去非洲，也许还有孩子……

我叹了口气，抿了口酒，看着那些沙石，让回忆继续走下去，那些都是关于希娜的回忆。我又看到了我是怎么骄傲地将希娜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我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我看着希娜，看着她是怎么在我身旁开心地拆开她的纸箱，看着她每天是怎么又把我单身套房里的某处涂成或者重新装饰成粉色。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到马洛卡的那次假期，我们租下了一间整洁的套间。我微微一笑，想到我们那时还在想，要怎样在没有肉酱肉末的情况下，做出一份和第一天晚上类似的意大利肉酱面。

"你来负责吃的，我来负责喝的。"我轻声地自言自语道，感觉月亮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现在就因为一个叫凯文·施纳贝尔的无聊之人放弃这所有的一切吗？如果正如布莱特林所说，希娜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考验我，要是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只是希娜为了激怒我呢？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这片红色沙漠，岂不是太傻了吗？

但是，我的喜悦马上又像摩天轮的客厢一样从高处滑落下来。要是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呢？那我留在这儿，不就真是个白痴了吗？我叹了口气，拉起夹克的拉链。现在已经冷起来了，路上也看不到车了。

酒瓶差不多空了。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需要有辆车来载我去机场，我需要把事情搞个明白！下定决心的我喝下了最后一口"一无所有"，站起身来把背包往背后一甩，朝着旅馆走了回去。我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的地方——施纳贝尔的篷屋。

27.

一家酒店的健身房跟施纳贝尔门口的走廊比可能也会自惭形秽，在一块黑色健身垫旁边，我看到一条长长的胸肌练习弹簧棍，一双无指运动手套，还有三副不同重量的哑铃，分别是黄色、绿色和红色。

我摇了摇头，拉开他的帐篷拉链走了进去。在微白的月光下，我发现施纳贝尔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布置得一模一样，衣柜也是在房间的另一端，就挨着床。里面传来还没有清洗的带有体温的运动服的味道，胶合木板的味道，以及樟脑丸的味道。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我躲在里面，就能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需要我自己再胡乱揣测。

要是希娜真的和他就在我眼前对吻，我至少可以带着尊严离开。她下午所说的“马特泽！你真要这样的话，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句话又闪现在我的脑中。如果我的猜测被证实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对她说出这句话。我开始为自己的登场想着一个够有说服力的开场白：“我是来通知你的，新房子已经没了！”或者是：“你的东西我是放在仓库，还是你找铁人三项1011名去取？”

我在衣柜里闷了不一会儿，房间的灯就亮了，施纳贝尔走进了房间。我小心翼翼地把衣柜门关得更紧，只能透过缝隙看到屋角的一小块地方。施纳贝尔忧郁地叹了口气：“啊，呼……”然后打开了电视，调到Pro7台，正在播着《打败拉博》[1]。一个人正做着预告，在第三个环节拉博会玩“邻家足球”。接着他走进浴室，里面就传来了电动牙刷的声音。希娜还没有来，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很明显，她肯定是忍不住要来的。她一会儿就会打着什么毛衣忘了，来取相机这样

1. Pro 7，德国私营电视台。《打败拉博》，德国著名竞技类综艺节目。

的借口跑来，然后就要进房来喝杯酒什么的，然后趁着施纳贝尔洗澡的时候就说什么："凯文，我今天真的感觉很糟，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然后呢？他们就会做做做做做起来了，然后我就会出场！

电视节目传来一声警报，主席宣布拉博以四比三赢了这次足球游戏。浴室的水声停了，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个我目前为止只在CK内裤包装盒上见过的男人，美得就像一条多刺的海蜇，任何在他附近的正常同性都会被蜇伤。

"这样的男人不存在啦！"每次希娜停在内裤区看着那些包装盒帮我找七号的内裤时，我总会这么说。

现在躲在非洲一个衣柜里的我，才懂了为什么希娜从来都不跟我一起笑的原因，她其实早就知道，这样的男人是存在的。是啊，她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为自己钓一个。我以前还居然那么信任这样一个女人！

我对自己的单纯感到窝火，也对施纳贝尔感到窝火，因为我就像一个饥渴的基佬，不能将自己的眼睛从他完美的躯体上移开，他全身每一处都锻炼得恰到好处，我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瑕疵。腹部六块腹肌，肌肉不多不少，没有一丝体毛，我想起了前不久才看到过的关于巴西比基尼式脱毛法的报道。

长话短说，这个来自图灵根的猛男施纳贝尔是所有完美男人的参考模特，要是这时希娜走了进来，我真不敢保证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

施纳贝尔站在窗前，一脸犹豫不决的样子，不知道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电视上还是自己的身体上，他在那里左拍拍右按按上下审视着自己，就像是他第一次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对此还不是特别的满意。然后吓了我一跳，他一把抓起T恤套在了身上，又穿上一条运动长裤。我此前根本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幸好他没到衣柜来拿，而是从他的运动包里拿了出来。

我疑惑地捏了捏自己的身体，马上就捏起了一圈肥肉。我是不是太胖了？我困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它摸起来就像一个被按在桌角的气球。我一下子就惊呆了，希娜怎么能让我堕落成这样？为什么她

什么都不说，至少也提醒我注意营养啊？她是瞎子吗，居然看不到这些让人烦心的肥肉？她很容易就能注意到这些，并且让我做些什么！然后，我就会戒掉啤酒，或者是每天去操场散一大圈步而不是傻坐在家里！随便了，反正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只能接受别人才有六块腹肌的事实。我被自己女朋友的奸计所害，就为了她的一个目的：为了她那个来自魏玛的CK帅哥把我弄丑！而我现在已经残了。过不了几分钟，希娜就会来跟她的新肌肉狼人缠绵翻滚，然后我就会闪亮登场，再跑到酒吧去喝一大瓶烧酒，第二天就又肥又寂寞地飞回德国。

就这一晃神的功夫，那个半裸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从我眼前消失了。我调了调自己在衣柜里的位置，看到他正半跪在房间的那个迷你吧台前拿东西。他拿了瓶橙汁走回来坐在沙发上，我真希望他要是喝点什么酒就好了，再自己醉醺醺地走失在这一片红沙之中。

我为了刚喝的那点酒实在是赔大了，现在挤在衣柜里热得受不了。无论如何希娜都该来了，让我解脱出来吧。

可是看来她还在让自己等等再来，而施纳贝尔为了打发时间居然面不改色地又接着看了五轮《打败拉博》，这也要点本事的。结果在观众一片不情愿中一个叫汉斯马丁的人赢了，然后就是堆积木游戏。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也完全是种折磨。施纳贝尔的房间里似乎还吹着微风，衣柜里面却是越来越热。为了防止我自己直接昏厥过去，我把头稍微抬起来一点，结果就把衣柜上的隔板也给顶了起来，它好像没有被固定住，而是平摆在里面的。后来我就更无聊了，因为椅子把电视给挡住了。广告时间的时候，施纳贝尔拿着遥控器把所有电视台都调了一遍，最后又回到了Pro 7。在观众的一片嘘声中，汉斯马丁拿下了50万欧元。我的汗水简直是一升一升地向外滚，衣柜里的最后一点氧气似乎也被耗尽了。我的背因为长时间的僵坐疼得不得了，口干舌燥，头上的板子又压得我头疼。这时，施纳贝尔关了电视。我屏住呼吸仔细地听着，是有人在敲门么？是希娜的声音么？结果没有。他没有关灯，而是拿了本《不属于我的日子》的红皮书，爬到床上看起来。噢噢噢！这就是他们幽会的信号吧！看完了《打败拉博》以后就打开床头灯！还真是计划周密啊！

又过了半小时，施纳贝尔还是坐在床上看书。好吧，我脑子里觉得他们今晚可能会发生些什么的想法，就像我滴到衣柜底板的汗水一样，每过一分钟就蒸发一点。那些对于各种可能的猜测最终也变成了一个事实：希娜说的是实话。要是我被发现了在施纳贝尔的衣柜里，那我得多惨啊！我怎么这么二百五呢？

我绝望地看了看荧光电子表：现在是2点18分。摸黑的话可能我还有机会逃掉，可是施纳贝尔一点都没有关灯的意思。

我现在全身湿透，腿脚发麻，而衣柜里最后一立方厘米的空气都被我耗尽了。

快到3点时，施纳贝尔终于合上他的书，又拿起一本《铁人三项》的杂志研习起来。我只有放弃了……我打开衣柜门走了出去。施纳贝尔还是像往常一样，无语地盯着我。

针对我的逃离计划，我半小时前就想出了一个超有说服力的借口：

“嘿，凯文，我想问的是，明天早饭是啥时候？”

“6点……”

“我知道了，晚安！”

“好……”

铁男施纳贝尔就像愣虫一样让我走出了他的房间。回到我的房间后，我一口气喝了整整两大瓶水，然后就瘫在了床上。虽然我把自己弄得很傻很尴尬，可总算是轻松了。

我想，我是不是要给依莫韦斯特的语音信箱再留个言，就说我还想要回房子。自然地，是不是现在就去希娜那儿，给她道个歉？我看了看表就知道了答案，现在已经3点30分了，睡几小时会让我感觉好点，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

我脱下湿透的衣服走进浴室，在镜子面前对照自己和施纳贝尔的小小不同。这真是个烂主意！鸡胸，游泳圈，满身毛，就是我看到的东西。霎时血涌上脑，我决定马上搞定第三个问题！我抓起刮胡刀，冲进淋浴间，打开热水冲着那些毛就开刮！我力道十足地刮起来，不想在自己身上看到一根毛！“嗞嗞嗞……”就像那些吉列广告上的男人们一样，“嗞嗞嗞……”我看了看地面上的泡沫，这个一般不是白

的吗？

我惊慌地关掉水。看来身上其他地方还不像胡须那么好刮啊，淋浴间的地板已经变成了红色。我又急忙打开水，把刮胡刀放到一边，默默走出了淋浴间，重新站到镜子前面。这一下我的呼吸都要给吓停了：看起来我就像个被水边防护网勾住的浮尸，要是让卡尔文·克莱恩[1]为他的内裤包装在我和一坨屎里选张照片的话，他想都不会想就要选那坨屎。

我筋疲力尽地用客房毛巾擦了擦还在冒血的脚和肩膀，私处则用买的卫生棉球处理了一下。我仔细翻查了一下那儿，实在惨不忍睹。

---

1. Calvin Klein，著名服饰品牌 CK 的创始人。

28.

我对巴贺的感激之情有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他不仅给了我一杯热茶和几块面包，还因为我有所谓的肠胃病而在去世界第一大沙丘的路上把我安排到了副驾驶座位上。至于我是怎么成为营里唯一一个吃坏肚子的人和我晚饭时因此去了哪儿，他怎么都没有想明白。我又穿了长裤，也没刮脸，就没有人看到我身上的那些伤口。

希娜还是像前一天那么生气。难道施纳贝尔把我给抖了出去，她已经知道我昨天的衣柜行动了？我气愤地看着施纳贝尔，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沉默地坐着，发现我在看他时也面不改色。我松了一口气，又看着前面的小路。很明显，在这种重大事情上可以放心，虽然施纳贝尔长期吃素左脑萎缩，也不至于乱说话。

巴贺稳稳地在小路上开着车。不一会儿，我们的左边就出现了那座红色的大沙丘，感谢初升的朝阳，它的轮廓在阳光下显得十分锐利明显。

“这有可能拍出超级美的照片，就算你们回到德国家里再拿出来看，依然会被它的美丽所震撼。”巴贺透过喇叭对我们说。

“还有奥地利！”第二排的皮帽子补充道。

“是啊，是啊。”巴贺心情不错地回答，“奥地利人也会被这些美丽的照片所征服！”

我们的车停在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里，位于被阳光照得闪闪发光的沙丘前。我第一个跳下车去，把门推开。等希娜下车的时候，我就靠过去，用手扶住她的肩。

“希娜，求求你了，对不起。”我开始道歉，但是又说不出更多的话。她把肩膀从我的手下挪开了。

“不用了，马特泽，现在该你等了！”她冲我吼了一句，转身走了。我后面那些团员的脸告诉我，他们不仅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还告诉我说，这样的对话没有意义。

特茜皱了皱眉摇了下她的白头，布莱特林带着劝诫的眼神看了看我，摊手走了，而巴贺则搂住了我。

“我该等什么？”我问他。

“看，马特泽，那边，那个已经沐浴在一片光彩之中，而右面还是一片漆黑的沙丘，它就是大妈妈！”

“嗯，然后呢？”

“然后，先让我们爬上去，好好放松，好吗？”

“好吧！”我说。我不知道她要我等什么，就去爬那座叫大妈妈的沙丘吧。

“我们必须赶上火车头，那个培皮和凯文！”巴贺鼓励着我，可我却对队伍的尾巴更感兴趣，因为希娜在那儿，我必须去跟她说话。我胆怯地转过头去，然后说：“希、希、希娜？”

希娜眼里升起了一丝怒意。

尽管她绝对是清楚地听到我叫了她，她也不理我。巴贺扯了扯我的衣服说：“这没用的，马特泽！”

我还是没有放弃。

“你懂的，那个兰嘉丝汀多效防晒乳。”我喊道。只过了几秒我就拿到了我那瓶橙色的兰嘉丝汀多效防晒乳，不过是从施纳贝尔那儿。

“你……拿……了……我的……防晒乳？”我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

说完他俩就跑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目瞪口呆地把防晒乳拿给巴贺。

“过来，年轻人，”他安抚着我说，“我们也快跑起来吧！勒！”

我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大妈妈身上，猛爬起来。我先是超过了穿着绿格子运动服的赛普皮特，他惊讶地让开了路。我又跑过了皮帽子，他完全读不懂我当前郁结的脸，还敢跟我玩他的冷幽默。

“马特泽，你说如果偶把一块土耳其大饼放在这里的沙子上，它会变成什么？”

“沙丘烤馍！”我干巴巴地回了他一句，得到一句满是敬意的“完全正确”后就抛开他跑了。

在沙丘上奔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走一步都会向原来的方向滑回一点。我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不要爬到边上去！”我听到巴贺在后面喊道，但完全是废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边是在哪儿。

我只管跑啊，跑啊，跑。现在，前面就只有施纳贝尔了，而他的前面就是一片沙海，再往前就是世界的尽头。我向着施纳贝尔赶去。穿着探路者运动裤的他，正兴致勃勃地一步一步向前欢快地跑着。这是怎样一个可怜的小丑啊，穿着一件高科技外套，光头上架着一副巨大的雷朋太阳镜。他没被自己吃的那些合成代谢类固醇给毒死，也该被那一身超重的花哨东西给压死。几分钟后，当我追上这个蛋白质大教皇，就会知道谁是到达终点的第一人而谁是 1011 名！哈哈哈！可能还有两步或者三步，我就能把他弹出我的生活轨道，通往顶峰的路上就再无障碍。希娜也会看到，对，希娜就会知道，她有个纯爷们儿的男朋友！

我们已经爬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从下往上绝对有 200 米。下面，我的左边就是停车场和几辆迷你小巴，右边则是一条白色的满是枯木的干涸的河流。我现在是挨着施纳贝尔跑，但无论如何也要超过他。就在这时，施纳贝尔放慢了速度，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昨天是不是喝酒了？”

“是！”我说。接下来，与其说是有意识的行为，不如说是条件反射更贴切，带着怒气的我从旁边推了施纳贝尔一把，他就头朝下从这陡峭的沙丘上滑了下去。滚了很多圈后，他才在离那条河流不远的地方停下来，骂道：“我一定要抽死你，你这个混蛋！”

我被这种狂喜和身后的一片嘈杂弄得头晕目眩，一直顺着沙脊，或是什么沙丘边缘，继续朝前跑。只要是更高的地方，管它是什么呢，我要一直向上爬，爬到那个点去，爬到那个地平线和沙丘顶端交会的地方，然后向大家宣布：我才是第一名！

我的呼吸和脚步现在统一成了一支优秀队伍，也感觉不到这里的

酷热。不一会儿，我就会来到世界的尽头；那里空气凉爽，女孩清丽可人，铁人三项烦人肌肉男禁止出现，还有戴着巨大耳机的DJ赛普皮特站在芬斯特先生的华夫饼小站旁为我和希娜打着厚重的电子节拍。希娜会微笑着帮我抹上兰嘉丝汀防晒乳，再给我一个深深的甜吻，像当年在圣诞卖场那样一起吃杏仁品红酒，之后便一起跳上一张凉爽的板床忘情亲吻，带着我们的床一起陷入由爱、和谐和大漠烤肉熬成的秘制浓汤之中，再也没有压力、争吵和不顺耳的话，就像是……

“你说说，你现在是完全傻了吗？”

这确实是个女人的声音，但听起来无论如何都不像是沐浴过秘制的爱的浓汤。我只是有一个感觉，刚才还是干涩的嘴现在湿润了。

“马特泽！你现在得喝点水！”一个女人的声音命令道，“你听到没？给我喝水！”

是是是……我喝了喝了——也许没喝很多，但是我听话地喝了起来。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对着我吼呢？我喝了一口又一口，每喝一口我就记起一点事情来。我已经不是在跑了，相反我是躺着的，躺在一座很高的锈红色沙丘之上。我看着周围的人，一个黑人，一个穿蓝色Polo衫的运动员，一个戴着白帽子的美丽褐发女孩，我觉得我是在哪儿见过的。那个美丽的褐发女孩在我额头上放了一块冰凉的湿毛巾，十分担心地看着我。她有着一双美丽的褐色眼睛和一张小小的少女般的面孔，嘴角还挂着一副甜甜的酒窝。什么时候，我有机会能吻吻她呢？

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又是一片冰凉了。要是我脑子里不冒出那个问题，我想这段美妙时光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你们是怎么把毛巾弄得这么凉的？”

“冰袋！”那个戴着像飞行员一般大的苍蝇镜的运动员回答我说。

“冰袋？真的么？”

“是啊！”

我慢慢地转头去看着那个黑人。

“你好！”我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马上又被拍洒了一些水，这是怎么了？我用眼睛扫了所有人一圈，最后将目光重新停在那个黑人

身上。

“我们不是在世界尽头上，对吧？”

“你刚才就像个完全被脱干了水的僵尸，就在那一直跑啊跑，勒！”

他回答我说。我想起来了，他简直就和巴贺一模一样，我的纳米比亚团导游。

“像个机器人！”那个甜美的黑发女孩补充道，她看起来很像我前女友，“当时那个把你接住，再找人救了你命的人是凯文！”

我就像被心脏起搏器在胸部给电了一下，立马直起了身子：“凯文？”

那个强壮的黑人又把我按了下去。

“喝吧！”

我脑子一片空白地接过那个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蓝 polo 衫男替我拧开的第二瓶水，抿了一口，然后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够了，谢谢，”我低声说道，对我来说，现在说话其实很困难，我看了看那些稍微放松点的脸，“你们知道……什么让我最难受吗？”

“什么？”希娜轻轻地抚了抚我的头发。

“我被那个混蛋救了一命！”

29.

现在他们对我是重症监护，就像是对待一颗二战遗留下来的炸弹，要解除警报还得懂行的专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个进步吧，我虽然知道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更糟，但在去斯瓦科普蒙德[1]的路上，我还是第一次自愿地坐在了赛普皮特的后面。

可是特茜却不那么给面子，出发前她就数落了我很多次，说什么去推搡可怜的凯文你性格多差啊。那个老法兰克福人也同意她的说法，说我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最让我惊讶的还是施纳贝尔，他看起来对什么都不感到吃惊，或者他根本就是一个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2]长大的铁人三项运动员，所以觉得什么事都很正常，或者他是想让希娜因此而感到内疚吧。

希娜是在照顾我，但是不跟我说话。她虽然跟施纳贝尔没什么，他却有我的防晒乳。这次旅行呢？它无论如何都是要结束的。那栋新房子呢？真是个笑话！我和希娜在老房子里也不能说话了。

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的身体，在那座沙丘上自主地展开了逃亡，而现在它明显是在生我的气，让我周身都不舒服。还有就是，尽管我心里一片混乱，却有一丝小小的愉悦想冲破那些愁思的枷锁鱼跃而出。是的，我有一点为即将到来的斯瓦科普蒙德

---

1. 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纳米比亚西部大西洋沿岸的一座港市，位于温得和克以西 280 公里。
2. 德国自由青年联盟（FDJ），1948 年成立于东德。该联盟类似于宗教团体，几乎是强制青年加入，不加入就没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

和自由而感到高兴，那里会有商店，酒吧，网吧，咖啡屋和一片吹着新鲜海风的巨大沙滩。在这座城市，我能做我想做的一切。

“斯瓦科普蒙德，”巴贺透过喇叭说了起来，“人们说，它是纳米比亚最德国的一座城市，勒！”

“哦，那可恭喜了呢。”皮帽子讥讽地评价道。

“你是在嫉妒吧，因为你们没有殖民地？”布莱特林吃吃地笑起来。

“我们已经有一块了！”皮帽子反驳道。

布莱特林继续笑着，“是，是在杜塞尔多夫的一片维也纳小树林吧！哈哈！”

“莫桑比克！”皮帽子皱着脸生气地回应道，“我们的殖民地是莫桑比克！”

“好好好，你说了算！”

特茜打开她的笔记本，提了一个问题。

“那……现在有多少德国人住这儿呢？”

“啊，也不算是德国人，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德国裔的吧，很早就扎根在这儿了。什么狂欢节、烤香肠和黑森林蛋糕，还有其他的德国东西，这里都有。”

“那……我们也会吃到非洲式的食物吗？”特茜好奇地问。

“你觉得什么是非洲式的食物？”巴贺反问她。

“哦……我也不知道……反正烤肠不算！”

“那你等着瞧吧，特茜，你可犯了个大错哦。在纳米比亚，烤肠可是最地道的非洲食物！”

特茜愣愣地盯着巴贺看了几秒钟，犹豫不决地不知道要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什么，就索性把它合上了。

顺着一条宏伟的通道，我们的小巴驶向了海滨，周围越来越灰暗，越来越偏僻，沙子也变得越来越浅白。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俄罗斯的某个地方，蔚蓝的大西洋和美得让人惊叹的小镇就呈现在我们丰田小巴的挡风玻璃前。等我们开进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人们不是说德国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了吗？

我们路过了一家叫聚点的咖啡屋，一家叫锚地的商场，和俾斯麦救护中心[1]。

“你可以在这儿找个医生检查检查，马特泽！”巴贺在喇叭上叫了我一声，并用手指了指救护中心的大门。我可不想去。

我们住的旅馆叫汉莎旅馆，是一栋灰色的普通低矮楼房，感觉是个痴迷于小红帽故事的前民主德国建筑师建成的。就像我先前预料的一样，我分到了一间单人房。我相信，我默默接过钥匙的时候，希娜一定也是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躲着不看她，她什么时候有心情跟我说话了再来找我吧。

等我踏着楼梯走向自己的房间时，我突然又希望希娜会跟上来，可是这希望却随着我踏上台阶的每一个寂寞的步子而渐渐消逝了。

除去那丑陋的窗帘和老气的灯饰，我的房间还算不错，甚至还内置了一个迷你小吧台，可是我却什么都不想喝。我端着一杯威士忌，盯着这昏暗房间的墙纸，觉得自己孤孤单单，就像一个拖了一周还是没签下合约的有自杀倾向的商务代表。我必须从这里出去，到城里去，越快越好。我套上一条新裤子，再套上一件干净衬衫，小心翼翼地带上房门，走到宾馆门口，然后……就走开了。

外面刮着小风，空气十分清新，是我来到纳米比亚后最清新的一天。我跑过几条街道，建筑风格迥异，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街口那舞台布景般的小木屋，让我感觉自己是在某个美国小城里溜达。下个拐角处，又觉得自己到了某个南德的海滨浴场。这里还有一条步行街，没有排箫艺人，有的是一家打着“酒花麦芽，上帝也爱”标语的酿酒厂和一家兼卖馅饼的肉铺。我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就走过去点了一份地道的非洲肉饼和烤土豆，在台桌上狼吞虎咽吃个干净。

在商业区徘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家门上写着“12纳币30分钟”的网吧。如果是在前天，要我1200纳币30分钟我也干。我在窗子外瞅了瞅，最终还是走进去，付了半小时的钱。当我坐到屏幕前的时候，我发现那套房子已经退了，对着网我完全无事可做。这是好事还是坏

---

1. 这几个招牌都是用德语而非本地语言写的，马特泽所以感到吃惊。

事呢？我也不知道。我就坐那儿喝咖啡，盯着花花绿绿的桌面图标，终于想起了什么，打开浏览器，用Google搜索“奥地利殖民地”，还真有——1877年，应一个莫桑比克码头老板的要求，奥地利派了10个人去占领那里，并宣布其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不到4年时间，他们又连码头带港湾输给了葡萄牙。佩服！我去了一家挂着山雕标志的药店，买了一大瓶跌打膏药。那里的店员还会讲德语。我问我自己，在非洲大陆深处用德语来买跌打膏药合适不合适呢？或者，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上的新殖民主义吧？

纳米比亚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药房里的这些人，该算做德国人，还是摇身一变为纳米比亚人了呢？如果是后者，为什么那个在基特曼斯胡普的白人店员又会说着虽然奇怪却不带一丝黑人口音的德语呢？我有些蒙了。之后我到了欧陆喜件超市，问一个看起来是德国人的白人店员：“对不起，请问饮料放在哪里？”他一个字都听不懂，等我用英语重复了一遍才把我领到那个放有几乎有所有你想得到的啤酒品牌的冰架。我买了一罐泰国饮料红牛。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沙滩，看到一座座红白相间的灯塔，便完成了我心中对虚幻南德海滨的勾勒臆想。究竟是这儿的棕榈树看着奇怪呢，还是这座灯塔奇怪？或者说，是这些棕榈树和这座灯塔不搭调呢，还是这座灯塔和这些棕榈树不搭调？我真希望巴贺现在就在身边，他可能会笑着说：“是你跟这里不搭调，你比其他任何人都想得多！”

我因此笑了起来，就脱了鞋，赤着脚继续我的沙滩漫步。很快我又把鞋给穿上了，因为沙子实在太凉。虽然天空一片蔚蓝，城里的电子显示器上显示目前气温17摄氏度，海滨浴场可不是这样。再就是，这里人烟稀少，只有一个来锻炼的老人家，坐在远处的一块礁石上，望着咆哮翻腾的大西洋。这片沙滩十分广阔，有点泛灰，却整洁干净。这里没有什么林荫小道，那些五彩缤纷的百叶窗紧闭的度假小屋紧挨着沙滩而建。或许，他们的业主此刻都坐在温得和克的办公室里，只有周末才会过来吧？我又向前跑了几米，因为身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就小心地靠着一栋明黄色小屋的外墙坐下来。打开红牛，那些湿甜的泡沫在我嘴里像只液体橡胶小熊般渗透穿行。我向着那翻腾汹涌

的大洋望去，然后问自己，希娜现在还好吗？这世界是出了什么问题，让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而不是和她一起？一只海鸥停在离我和墙几米外的地方，不一会儿又叫着飞走了。我固执地喝完了手中的那罐红牛，看着自己无意中从超市带到沙滩的收据，在商品总额和营业员名字乔·安娜的下面写着一句话："生活真美好！喜伴，为你加油！"

我把它折叠好，和那所谓的美好生活一起塞进那个空罐子。我又一次在孤独中难受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安宁，相反还想得更多。我叹了口气，把空罐子放在矮墙上，又望向大西洋，用海边咸湿的空气注满自己的肺。

我有一种奇怪的陌生感，不仅是地域上的陌生，也是灵魂上的陌生。我像是在探访自己的人生，可惜的是，这是一种虽然渴望却又出于客套而不敢深入的探访。人们就非要跟自己客套么？诚实点不是更好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很简单地就勾勒出自己的人生图卷：我……无论怎么看……都是个混蛋！

过了一会儿，我发觉海滩上的那个老人站了起来，慢慢向我走来。原来是皮帽子！少了那顶讨人厌的帽子，我还真没认出来。他看起来也有点疲惫，那标志性的小丑笑容也消失不见了。

"嘿，马特泽，在这儿干吗呢？"

"我就坐着瞎望呢。"

皮帽子点了点头，有点不确定地问我：

"我是想问你……也许……你想不想跟我去城里喝杯啤酒？"

我愕然地盯着他，抓起那个空罐子丢进沙里，然后我们一起朝城里走去。

30.

第一杯啤酒很快就下了肚，皮帽子和我坐在斯瓦科普蒙德的那家酿酒厂里的一张小圆桌前。这其实是一家广受欢迎的饭馆，每张桌子都铺着绿色的桌布，还有一张长长的木质吧台，天花板上悬着各个国家的国旗。

喝完第三杯酒以后，皮帽子说，他觉得他老婆是个母老虎。

“我还在教书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可是现在，你知道的，马特泽，我退休回了家，我时不时有种感觉，我是家里的佣人。我在家里做什么都不对！她还在经营她的那家小店，不经常回家吃饭，一回来就会大吵大闹。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就没对过！”

“那就干脆什么都不做呗。”

“试过的，也不对。本来我还在想，退了休会很清闲，但是现在越变越糟，我之前可没料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的我可不是什么恋爱关系专家。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有没有什么爱好，不用那么依赖他的老婆。

“爱好？我早就有了啊！”

“是什么？”

“那个啊，你知道啊！”

“少来，我怎么会知道。”

“巴贺啊，马特泽·克莱恩啊，可不会作诗，只有我，只有我会写诗！”

我抿了一口酒，希望这硕大的啤酒杯能至少挡住点我僵硬抽搐的脸。

“不管发生了什么，写诗总会给我带来快乐，让我朝前看。其实

我都写了三小本了，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谢谢那个服务员，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跑来说，我们这张桌子晚上 7 点是有人定好了的，现在人家就在吧台那儿等着呢，才救了我一命。我们付了账，向外面走去。一到外面就不知道往哪儿去了，就在那儿犹豫徘徊。很快我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都不想回旅馆去，干脆在城里瞎逛起来。刚过两个街口，我们就遇到了另外一位团员：马克斯·布莱特林。他戴着一副老花镜，研究着一家房产公司橱窗里的报价。

“你是要买啊？”皮帽子跑去一吼，布莱特林吃惊地转过头来，取下老花镜。

“我……我只是看看价格而已。你们也没去吃晚饭么？”

我俩摇了摇头。皮帽子说：“我们三个倒是可以去吃一顿！”

布莱特林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不一会儿，我们就坐在一家在德国每个小城市都可以找到的朴素小餐厅的圆桌上，放松地看起了菜单。

“这里有鸡蛋面疙瘩！”布莱特林大呼惊讶。

“还有法式蓝带蛋糕和土豆片哦！”我补充道。

“那我无论如何都要点个地道的非洲食物！”皮帽子笑着拿过菜单。我们盯着他看了很久，他才打定主意，指着菜单喊道：“蘑菇炸肉排[1]！哈哈哈！”

我们还在为有史以来他第一个能让我们听懂的笑话哈哈大笑的时候，他就解释起来，其实纳米比亚也是一个狩猎之国。看上去，这还突然把他给搞害怕了。

“偶说，偶们至少还是应该通知下偶们的女人吧？”

布莱特林和我对望了一下，一起问道：“为什么？”

“因为……她们会担心的。”皮帽子说出了他的想法。

“我可不知道，”布莱特林嘟囔了一句，“我们也该好好享乐享乐，不要总想着小妞们！”

“就是！”我说。然后，皮帽子在与斯瓦科普蒙德分裂分子第一

---

1. 蘑菇炸肉排其实是德国的传统菜。

次会晤时，以 2:1 的票数被说服了。

我们就待在这家小饭馆里，消灭了三盘炸排骨，三扎啤酒，两扎纳米比亚葡萄柚烧酒，和一整包万宝路。

“那个，有个事偶必须要问问你，马克斯！”皮帽子扯着嗓子打破了我们今晚的第一次冷场，“因为……你有这么年轻漂亮的女朋友！”

布莱特林笑起来：“又嫉妒了？”

“才不是呢！”皮帽子生气地喊道，“我只是好奇而已！”

布莱特林一把搂住皮帽子：“你知道么，培皮，你要是在我这个年纪想找一个年轻的妞，那就只有两个可能：要不就是长得跟乔治·克鲁尼一样，要不你就得有大把大把的票子！”

我们安静地看着布莱特林，皮帽子说：“你很有钱么？”

那一瞬间，布莱特林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他一掌拍了下桌子，叫道：“你们知道吗？来！我们再继续好好喝！”

新的啤酒送来了，我们喊着斯瓦科普蒙德分裂分子万岁，继续干了起来。

“我们必须取个别的名字！”皮帽子叫着，像个奇怪的机器人般举起杯子。

“为什么？”我问。

“因为那个缩写 SS[1]，不好！”

“那，就叫斯瓦科普蒙德异端分子！”布莱特林建议道。正在这时，一脸焦急的巴贺突然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按他平时的样子来说，现在他的脸还真是白得厉害。他环视了一圈酒吧，发现了我们。

“好家伙，你们在这儿啊！你们的女朋友们到处在找你们呢，勒！”

“那不正好么！”布莱特林对他嚷道，“来，坐！”

我们也附和着布莱特林，他又点了一些烧酒。巴贺无动于衷，还是站那儿生气地看着我们。

---

1. SS，Swakopmunder Separatisten 的缩写，即斯瓦科普蒙德分裂分子。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勒！你们之前应该通知一下大家！”

“下回再说吧！”布莱特林醉醺醺地笑着说，又递了杯烧酒给巴贺。

“这里面是什么？”巴贺好奇地问。

“蠢东西！”布莱特林回答说，“一些液体的蠢东西，干杯！”

“斯瓦科普蒙德异端分子都是些坏东西！”皮帽子更像是在跟他自己嘟囔。举起了酒杯，那些液体蠢东西很快滑过我们的喉头。巴贺也没有拒绝那杯小酒。

“年轻人，跟你们说吧，勒，我刚才就和三个激动的女人，和老得发僵的赛普皮特，还有那个无聊的肌肉猛男坐在一起。他就像只鸟一样啄着菜单，不知道该怎么办，勒！”

“哈，现在你知道了吧！”布莱特林乱叫着轻轻捶了下巴贺的肩膀，“我们是在享受爷们儿的晚餐！”

“我现在是摆脱母老虎了，你们也是！”皮帽子靠过来，讥笑地说，然后闭上一只眼睛把空酒杯摆到自己的额头上，它居然就立在了那儿。很明显，他不是第一次耍这个把戏了。我们都激动得鼓掌喝彩。这时，新榨的葡萄柚烧酒送了过来。

“为了斯瓦科普的这个纯爷们儿夜晚！”巴贺好像是有什么计划一样，低声说道，“可是你们可不能就在这一个酒吧待着，勒，我们得再去另一个酒吧，勒！”

皮帽子倾着身子，好奇地问：“是什么样的酒吧啊？”

巴贺露出了他那熟悉的微笑，说：“一个有女人的！”

走了两条街之后，我们就端着金汤尼[1]坐在了“绿圈”的靠窗长椅上，绿圈是一家热闹的酒吧，不管是黑纳米比亚人还是白纳米比亚人都在这里喝酒，聊天，打扑克，播着震耳欲聋的诸如林肯公园、摇滚小子、比利·塔兰[2]之类的摇滚乐。

---

1. 金汤尼（Gin Tonics），一种调酒。
2. 林肯公园（LinkinPark），美国著名新金属说唱乐队。摇滚小子（kid rock），美国著名的摇滚／金属歌手。比利·塔兰（BILLY TALENT），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而发展于多伦多的一支朋克乐队。

皮帽子居然也找布莱特林要了一支烟抽，我不知道他自己注意到没有，很明显他已经喝高了，可是现在大家都还在备战状态。

巴贺从裤兜里掏出他的手机，按了几下，然后很骄傲地举起来给我们看，屏幕上是一个蕾哈娜类型的蛮有吸引力的女孩，留着一头前卫不对称的短发，狡黠地看着镜头。

“这就是诺维，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出发前我在酒店里拍的。”

“真辣呢，这小妞！”布莱特林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把手机递给皮帽子，后者用一只眼瞟了下，毫无感觉地又递回来。

“那，你们对上眼了么？”布莱特林好奇地问。

巴贺叹了口气：“我早就对上了，可我还得努力去争取第一次正式的约会。”

“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努力着，相信我。”布莱特林对他眨了眨眼，举起了酒杯：“干杯！”

而皮帽子，用食指戳了戳他不知为什么闭上的眼睛，再用一个超级夸张的乐队指挥官手势拒绝了这次碰杯。

“你这火辣小妞是打哪儿来的？”布莱特林问。

“萨克森－安哈尔特[1]。”巴贺回答。

“你在耍我吧！”

“没有，是真的，诺维，她是在前民主德国长大的，现在就在那家酒店旁边的仓库剧院上班。”

“演什么？”布莱特林笑着说，“演民主德国的女人？”

“吼吼吼，呼呼呼！”皮帽子吃吃笑起来，就像是有人点了他的笑穴一样，但立马又蔫在那儿了。

“不不，她是那儿的设备维护经理，每次观众进场前她都必须去检查，看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了，勒！”

我问巴贺，他之前有没有过白人女朋友。巴贺露出了一个神秘的表情，酒吧的音响这时也恰到好处地停住了那些轰隆隆的音乐，他把声音放得十分轻，我们都得倾着头，才听得到他在说什么。

1. 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德国的一个州。

“这个嘛，也算是纳米比亚历史的一部分，勒！”

“什么？那你就是有过哦？”布莱特林好奇地又向前探了探身子。

“可是，这可是个国家机密呢！”巴贺笑着说。

“快说，快说！”布莱特林说，“不要搞神秘！有话直说！”

像是抚慰巴贺的情绪一般，这时音响里传来了一首史密斯飞船（Aerosmith）乐队的歌。

“啊，是有那么段历史啦，可是没有什么好张扬的！”

“好……好……张……扬！”皮帽子在一旁讲起了胡话。直到他“呼呼呼，吼吼吼”地低声嘟囔时，巴贺才得以继续讲下去。

“很早的时候，就算有种族隔离，这种事不也发生过吗？举个例子，勒，比如一个黑人园丁，如果男主人去上班了，女主人就会请他去喝杯咖啡什么的，因为这是被禁止的，所以对双方都充满了诱惑和刺激。”

“我不想听你讲历史！”布莱特林不耐烦地抱怨道，“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找过白人妞！”

“我们这么说吧，”巴贺干巴巴地继续讲起来，“我只能说，我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勒。”

“什么？什么感觉？黑人和白人在一起的感觉么？”我问道。

“不就跟黑人一样吗，只是人们看起来觉得更好些而已，勒！”巴贺笑了起来，他现在是真想把这个话题打住了。

而下一轮的金汤尼就是通往“什么都无所谓”之国的通行证。毫无悬念，我们都拿到了绿卡。可是，在去男厕所的路上，我必须一路找着支点——我可不想把前面三张桌子都给打翻了。

皮帽子又醒了过来，骄傲地在额头上一个接一个地摆着酒杯，其中一个掉下来摔个稀烂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现在我将这里命名为：斯瓦科普蒙德爷们儿俱乐部！”

接下来在“什么都无所谓”之国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们还得好好争论一番，因为我只能隐隐约约记得一点了。我只知道，布莱特林非要给我介绍个辣妹，还真就给找来了一个，那是一个漂亮的南非游客，叫阿希娜，脸上有少许雀斑，鼻子小小的，上身穿着一件小吊带，

里面几乎没啥胸部，下面则是一条超短的热裙。她人十分友好，不断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面，我们还会待多久，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尽己所能地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最后也只好跟她一样站了起来。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那个南非女人靠了上来，用手环抱住我的臀部并吻了我。起先只是嘴，后来又欲望高涨地吻起我的脖子。我就让她这么吻着，因为就是去迎合一个醉酒女人的吻也远比拒绝她要来得容易。等我睁开眼，不想再和这个南非平胸辣妹纠缠的时候，看到布莱特林也正和一个女的打得火热，就是下午帮我结账的那个超市收银员。

“乔……乔·安娜！”我叫道，她奇怪地转过头看着我。

“你们小票上写的很对！生活真美好！”

她笑了笑，又把头转回布莱特林。巴贺也已经是香艳的咖啡时间了，他正搂着个金发美女。只有皮帽子没有什么动静。

“我们正在这儿干蠢事呢！”我在南非辣妹耳边嘟囔了一句，先是吻她的脖子，接着便狂野地热吻起来。巴贺说得对极了，这真是个爷们儿之夜的好地方，男人们很容易就能在这钓到女人。

突然有三个女人站到了吧台前，看来是找我们的。有两个模样很不错，但看起来心情很不好。她们是希娜、布伦达和皮帽子的母老虎老婆葡萄干脸。辣妹是泡汤了，爷们儿之夜也完了。



31.

葡萄干脸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布莱特林用恶毒的言语戏谑完她可怜的老公后就把他丢在了女厕所里。希娜的反应谨慎一点，她毫无怨言地把我带回了我的房间，然后让我侧身躺在床上。有趣的是，我一直到早上都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因剧烈的头疼而醒来。

费了好一阵功夫，我才说服脑子里那堆残存下来的脑细胞，确认我是系统管理员，然后咒骂着输入进入存储区的口令，待到“密码正确”后终于记起来，我是在纳米比亚斯瓦科普蒙德的汉莎旅馆。

又过了一会儿，那些记忆才重建起来，从我在沙滩喝一罐红牛开始，到我在绿圈做的那些蠢事结束。我笑了起来，我真的跟人那样亲了？真酷！哦，希娜也看到了！我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我转头看了看周围，本来是该有希娜在场质问我去了哪儿，现在却不见她的踪影。我疲惫地环视着房间，却找不到任何微小的希娜还在的证据。等我确认浴室里也没人之后，我知道，我离和解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像平时一样，我早饭晚了，上车也晚了。看到希娜坐得离我那么远，就证实了我的猜想，看来她没有趁着昨天那个绝好的机会，吻吻我并求着跟我和好。

希娜坐在特茜和布伦达前面，我坐在后面。他们把我安排在后座架上，靠着另外两个斯瓦科普蒙德分裂分子：布莱特林和皮帽子。我们，在绿圈那场战役中，多么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我们的女人们啊！可是，还是在这晨间的阴谋暴动中被夺了权，被贬为了行李。那些冷血残暴的娘子军充分利用了我们短暂的虚弱，现在，权利的分配很明显：坐在前面的是娘子军总指挥官们，后面的则是绝望的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异性俘虏。

过了一个多小时，巴贺停下车，我们才得以见识到世界上最大的海豹栖息地。此时的我筋疲力尽，可是想到这也许是让我和希娜了结这样那样乱七八糟的事的好机会，我还是尴尬地溜到了与特茜和布伦达站在一起的希娜的边上。

“希娜，对不起嘛！”我试着装出一副海豹的样子。

她走开的时候扫了我一眼，就像我是古多·韦斯特韦勒[1]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她用希伯来语回答我的问题一样，甩下一句：“真好！”三个女人就像是得到了统一的命令一般，转身就走了，留下一个像是从3D电影里跑出来的独眼巨人般的我在原地发呆。

清醒过来以后，我顺着翻腾咆哮的大西洋朝布莱特林和皮帽子走去。他俩站在悬崖边上，无奈地看着那成千上万叫得正欢臭得死人的海豹在岩石间爬来滚去。

“嗯？”布莱特林问道。

“哎。”我答道。

“噢！”皮帽子叹息道。

我也转头向汹涌澎湃的大海望去，看着翻腾的浪花和那些嘶叫着的海豹。它们叫起来就像是羊一样，那种被人刮光了毛又丢到大西洋的羊。我们就像是灰白地平线前的纪念碑一般默默地站着，默默地看着，由着那些聚集起来的昨日的苦难愁思检阅而过。这事，只有爷们儿能做。

去布兰德山得花足足两个小时，大家只得聊起天来。

“你跟你女朋友好了么？”皮帽子问。

“好？我都不知道她还是不是我女朋友了。你呢？”

“哎。”他摆了摆手，“还是那样！”

巴贺用恰到好处的速度将车开上了一条灰白的碎石小路，周围绕着那些干枯的野草，远处是一座标准的纳米比亚式山脉。

此时，天空：灰蓝；动物：没有；我和希娜的关系：未知。

“那就是布兰德山脉！”巴贺告诉大家，“而那边就是布兰德山，

---

1. 古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

它是整个纳米比亚的最高峰！”

“这次你确定么？”皮帽子一脸打趣地问道。

“哦，”巴贺开心地说，“它绝对是最高的山！”

我们到了一家旅馆的停车场，它的名字就像是那座最高的山和那处最大的名胜古迹的结合体：布兰德山白夫人酒店。虽然海豹行动以失败告终，我还是想再去尝试一次和解。可还没等车门打开，一只登山鞋大小的猫鼬就抢了我的戏。它闪电般地从一棵种在酒店门口的裂开的树上射了进来，叽叽喳喳地在我们脚下窜来窜去。

“这是卡洛斯，酒店的吉祥物，它是一只被驯化了的猫鼬！”巴贺为大家介绍这只小东西，自然也没有人听，因为这个小东西实在是太可爱了，它围着大家转了几圈，最后用后脚立了起来，就像它10天前就属于我们团一样，瞪着它黑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们。

“啊！多可爱的小东西哟！”葡萄干脸开心地叫道，特茜则“噢噢”地叫个不停，布伦达则问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他叫卡洛斯！小耗子！”布莱特林嚷嚷道，“提问之前先动动脑子！”

布伦达眼中一下就燃起了怒火：“我想动的时候自然会动。还有，不要叫我小耗子！”也不管地板满是灰尘，卡洛斯一下就反身躺了下去，对着我们露出它的白肚皮。

“哈！这个卡洛斯，还真会讨人开心！”巴贺被逗得笑起来。

“它真可爱死了！”葡萄干脸叫道，眼睛闪亮地把卡洛斯捧起来。“你看看这小脑袋，跟个苹果似的，真可爱！它会喜欢我摸它的小肚子么？”

“我可想象不出来，”皮帽子在后面说了句，“喜欢也是装出来的！”

“闭上你的嘴，偶要照张照片，我要拿给邻居看！”

巴贺巧妙地化解了这尴尬的场面：“这个卡洛斯呢，全身上下你都可以摸，但它最喜欢的是你摸它的肚子和脖子，这会让它很开心！”

葡萄干脸不再说什么了，挠起卡洛斯的痒痒来，卡洛斯则像霹雳舞者一样翻过身子扭来扭去，还一直咬着她的手，却没如我所愿给咬

下一块肉来："哟，多可爱的小东西啊，哟……你看它多开心地把偶手给咬了，血喷着喷着流啊，啊啊啊啊啊……多可爱，真可爱呢！"可惜卡洛斯就只是跟她闹着玩。

最后葡萄干脸不情不愿地把挠痒痒权给了希娜。希娜一挠它痒和摸它背就被逗得开心不已，而卡洛斯就玩笑似的咬着希娜的手指。看着她这么开心，真好。

"太可爱了！"她再次抬起头时开心地叫道，结果看到了站在她前面的我，立马又沉下脸来。

"希娜，"我低声说，"能谈谈么？"

"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她叹了口气。虽然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她好像是要来牵我的手！可惜的是，她只是想从站在我背后的巴贺那里拿门钥匙而已。我错愕地看了看布莱特林，他只是耸了耸肩，做了个"女人啊"的嘴型。

随着叽叽的叫声，卡洛斯跳起来，跑回酒店大门口，用后脚站立起来。

"就是它来接待我们吗？"希娜高兴地问道。

"是呢！"施纳贝尔附和着，我真想再去推他一把。

我们的背包被拿下车来。巴贺通知大家说，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要再次出发，去参观"白女士"那幅著名的壁画。我跟他说，我就想待在旅店里。

"你又不舒服么？"巴贺问我。我多希望这个问题是由希娜来问啊。

"不，"我说，"我只是发神经不想去而已。"

一个小时过后，我就像一个烦恼堆积体，伴着一瓶酒坐在我门口的小小台阶上，厌恶着我自己。我讨厌现在这种状况。难道直到假期结束，我都要这么悲苦和气愤吗？我到底是怎么了？"我"到哪儿去了呢？反正，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拖着伤痕累累的腿，无精打采地坐在一张肮脏的塑料椅子上，对着一个臆想出来的无处不在的混乱自我说着胡话的"我"。

我必须醒过来做些什么，证明给我自己看，"我"还是存在着的，

也要证明给希娜看，“我们”还是存在着的。我必须今天就去，不能再等下去了。但是，我该做什么呢？一束鲜花？太无聊。跪下道歉？太可悲。让卡洛斯用小爪子握住一束玫瑰给希娜送去？不现实，说不定它会给吃了或者给埋了。一定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希娜记起，我有多真诚，最好还能加上浪漫！

也许，我叹了口气，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要在一个晚上来改变这一切，这要求太高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我还是穿着短裤坐在台阶上郁闷地看着那瓶还未打开的酒。就当我觉得冷飕飕的时候，突然问了下自己，纳米比亚有没有人知道热葡萄酒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相信它一定能让希娜满意，我激动地跳了起来沿着那条满是尘土的小路朝饭厅跑去！

32.

“你想煮……酒？”

那个黑人女厨子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用英语问道。她很年轻，可能还不到20岁，穿着一件印有酒店Logo的灰色衬衫，扎一根辫子。她眼睛超大，睫毛也很浓密，看起来就像是亚洲漫画里的女孩。

“是，请，把酒热了，然后……把它倒在一个热水瓶里。还有……我还需要杏仁……和两个杯子！”

我焦躁不安地跺着脚，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从那块画了画的大石头那儿回来，可是那个黑人女孩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在柜台后面挪来挪去，眨巴眨巴她的大眼睛。

“你打哪儿来的？”

“德国！”我回答说，紧张地敲击着柜台。这柜台是用一块裂开的树干做成的。看来布兰德山这里的树还蛮脆弱的，动不动就裂了。

那个女孩就在那儿眨着眼睛。我在想，她是不是来自什么眨眼族，刚才还用那种“我觉得这人真奇怪”的样子对我眨着眼。

也可能不是那意思，就是在那儿单纯地眨眨眼而已，因为是被她自己的睫毛给扎到了眼。

“我们可以说德语！”

“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吧？”我困惑地问道，然后往四周看了看。但是，这里没有别人啊。

“不是，我是说，我俩可以说德语，互相说。”

我这才明白过来。

“噢，对不起，非常感谢，我感到很高兴。那，用德语说的话，有没有可能……”

“你说英语的时候我已经懂您意思了。”这个漫画女孩眨着大眼睛打断了我，“您是想让我帮您热一瓶酒，倒在保温壶里，再给您两个杯子，还有杏仁，对吧？”

“是，是。”

“杏仁是要加到酒里，还是？”

“不，不，只热酒，杏仁放到一边就好了。”

“那……您热酒是要干吗呢？”

“我要把热酒和杏仁放到我女朋友门前。”

“杏仁也要？”

“杏仁也要！”

“您还需要靴子吗？”

“什么？”

“德国人弄这些不还要靴子么？”

这真是奇了怪了：跟我说话的这个人操着一口地道的德语，我却听不懂了。

“那个……您说圣诞节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我只是听说过，天冷了以后，德国人喜欢把靴子放在门口，然后里面还要放礼物。”

“是，我们是很喜欢那样，可是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今天不是圣诞节，是为了其他的事。当然您不懂也没关系，因为我女朋友会懂！”

“但是，我已经懂了。”

“是是，您已经说过一遍了，对不起。”

然后我就瘫软在了吧台旁的高脚凳上，看着饭厅，就是一个简单巨大的房间，墙壁是未粉刷的石墙，木制的天花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节能灯。这里和高雅是一点边儿都沾不上的，但是无所谓，只要我的惊喜计划成功就好了。

可是看来可能性也不高，当我回头又看到大眼小妹时，她正在优哉游哉地擦拭一个杯子，当她注意到我一直在盯着她看时，她停下了手。

“你是现在就要这些，不是等到晚饭时，对吧？”

“麻烦您了！”

“没问题！”

“还有，我能用那边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吗？”

“当然！”

终于，大眼小妹把杯子放到了一边，顺手拿起了一瓶酒。正要开酒时，她又犹豫地眨起了眼睛。

“那个……您真的只想把酒热一热吗？”

“是！”我有点紧张地回答她，“为什么您一直问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啊，因为热酒里加点糖、肉桂、丁香和少许柠檬的话，会好喝很多！”

我一时语塞而又欣喜地看着这个吧台小妹，她也冲我眨了眨闪亮的大眼。

“这才是我们这儿所谓的热红酒！”

“真抱歉，我真是个傻子！”

“那……两杯热红酒？”

“好的！”

这时，地平线上显出了我们小巴上那两盏探照灯的光芒，我刚好把热红酒和杏仁及时地送到希娜房门口。我在保温瓶上贴了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单独吃个晚餐？”

然后我赶快溜回自己的房间，从背包里翻出一件干净的衬衫，又跑回饭厅。饭厅里还是空无一人，而我选中的那张桌子已经铺饰好了，餐盘旁边还散着纸折的幸运星和一个木雕的小天使！一定是那个吧台的漫画大眼妹弄的，我笑了起来。

我真是超级紧张焦躁，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站起来，忐忑不安地向外张望。当我听到巴贺的声音时，就赶紧坐下来，尽量装得像是我一个人已经在这儿气定神闲地坐了几个世纪一般。说是尽量，可当希娜穿着那身美艳的裙子带着杏仁保温瓶走进饭厅时，我是先打翻了酒杯，又碰倒了椅子。但是，等我再看着她时，我就知道，计划成功了，因为她脸上露出了那种只在玩猫鼬和站在圣诞卖场前时的开心表情。

“那个，你的朋友还是放了你鸽子吗？”她用沙哑的声音问我。

“看来是了。”我低声答道。等我第一次低下头时，我才发现我还穿着那条坐在台阶上时的短裤。希娜也看到了。

“你的脚是怎么了？怎么全是伤口？”

“我……我把毛刮了，因为我想腿像施纳贝尔那样光滑。”

“啊，宝贝！”希娜叹了口气，然后我们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都快把对方抱窒息了。我觉得，就像是有人给我套上了一件几吨重的沙袋背心一样。

“真亲热！”我们后面有人叫了起来，然后就听到一个无论何时我俩都不会陌生的声音说，“大家就让他俩在那儿缠绵吧！有你的，哈哈哈，马特泽！”

等希娜坐在我们这小小的圣诞节专桌时，更是大受感动。她注意到了小小的白色木雕天使，然后拿了起来。

“热红酒和这桌子，真是太贴心了。”

我小心地牵起她的手，就像它是纸糊的一般。

“昨天在酒吧里的那个女的……是我……我太蠢了！”

“确实！”

“但是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有女朋友，至少比她高两个档次！”

“我也这么觉得！”

从希娜的表情看，她一下子就开心起来，而不是转向气愤伤心，我感到奇怪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女的，起码都50岁了！”

“说真的吗？”

“是啊！”

“噢，好好，反正不管怎样我道歉好吧。”

“好吧，接受你的道歉。”

我用高兴得颤抖的手打开保温瓶，把热红酒倒进了圣诞小酒杯。

“他们都在看我们呢！”希娜小声地跟我说，转头看了看其他人坐的那桌。等我抬头看的时候，从施纳贝尔开始，所有人又马上盯住

了自己的盘子。

“那凯文呢？”我小心地问希娜，“我听到你们在沙漠里笑得很开心，这让我很不开心。”

“我知道，但是你把我气着了啊，我只有搬走啊。刚好就碰到他了。”

“那你笑什么啊？”

“因为他为了安慰我给了我根士力架。”

“真的吗？”

“是啊！”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那家伙。”

现在是希娜牵起了我的手，拉到自己跟前。

“你不是说过，昨天过去了就是新的开始吗？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好享受假期好吗？”

“一定的！”

“假期完了，就开始捣鼓我们的新房，怎么样？”

“绝对的！”

希娜的眼中又重新闪现出喜悦的光彩，而不是责备。她用手轻轻抚了抚我的脖子，我几乎都不能呼吸了。

“圣诞快乐！”我的女朋友微笑着端起了她的那杯纳米比亚热红酒。

“圣诞快乐！”我也跟着说，然后悄悄地看了下我的表，已经太晚了，芬斯特现在已经下班许久了。



33.

往南去的那条小路，地势一路走高。希娜就用手紧紧抱着我，微笑着睡在我的肩头。随着小巴的前行，我们的和解正在一公里一公里地向我靠近。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床上过夜了。现在，后车架里坐在赛普皮特旁边的成了施纳贝尔，不再是我。

坐在我前面的巴贺在这烂路上把车开得飞快，我有时觉得我们已经被颠簸得分开了。初次坐到副驾驶位上的特茜则因为一路美丽的风景一直冷静不下来：“哇！这里和先前看的那些地方又不一样！真是太荒诞太神奇了！”

我现在自然又心神不定，房子的事让我脑子一片混乱。希娜还是平和地睡着，闭着的眼睛还时不时跳动一下，她可能是梦到自己睡在新家的卧室里吧。

“那个，巴贺？”我低声喊了下我们的导游。

他抖了一下，把太阳镜推到了头上。

“啊？”

“我们去的那个旅馆，有电话或者手机信号吗？

“你又有事了？”

“告诉我嘛！”

“那个，我相信都有的，那可是最好的一家旅店，要比布兰德山的好得多，你们会大吃一惊的，勒！”

“如果又有人偷电线呢？”

“那，就只有用手机了，勒，呵呵！”

我担心地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格鲁伯尔的老婆那灰白的葡萄干脸，她坐在我正后方，我得赶快出击了：她的表情正在因为她老公那蹩脚

的小诗从不爽变为十分不爽。

我深吸一口气。虽然很困难，我也不得不冒这个险，而且不能再有什么差池了。为了不吵醒希娜，我悄悄地把头转了过去。

“凯西？”

“忘了吧！你得不到的！”她冲我嚷道，感觉她是从一小时前就在等我这个问题了。我也很不爽地把头转回来。不巧的是希娜这时睁开了一只眼睛，先是瞅了瞅巴贺，然后看了看我，最后伸了个懒腰。

“新的旅店很漂亮吗？”她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

“那可是最好的旅馆哦！”巴贺又跟她证实了一次，“到了那里你们就会觉得，前面看到过的一切根本不算什么，勒！”

希娜拉住我的手，巴贺则调了调他的耳麦。

“大家听着，刚才马特泽和希娜问了个关于下一个旅店的问题，勒，那可是最好的其中一家。不过，有些事情你们必须注意，那里有狒狒，你们随时都得把你们的篷房关严了，因为它们知道怎么开包，会把糖果点心都给偷走的。”

布莱特林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

“老大，你们这有什么动物是不偷东西的吗？”

“还真没，”巴贺笑了起来，“都要偷！我们这儿还是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勒，到哪儿都得当心那些动物。”

“懂了，懂了。”布莱特林又靠了回去。巴贺继续在喇叭里说起来：

“那些狒狒，勒……还个有故事。那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你出去散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把窗户关好，那些小窗也不例外。结果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惊慌失措地从他的篷屋里跑过来，喊道：‘有人破门而入把我的东西抢了！’”

“啊，然后呢？”布伦达问，全车的人也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巴贺的故事。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跑去他的房间，发现他所有的衣物都散落在地上，还有那些糖果点心的包装纸。而且，那个劫匪走之前还拉了一坨屎在那儿。我一下就全明白了，那不是什么入室劫匪，是狒狒！”

“你怎么知道的？那是怎样的一坨屎啊？”布伦达问道。

布莱特林睁大眼睛完全无语地看着她，然后啪的一声，头就磕到了车窗上。

“那是因为啊，当狒狒找到什么东西时，它们不会用尿来做标记，而是用大便。如果你们在自己的背包里发现了大便，那……就相当于是它们在跟你们说：‘非常感谢！’”

“那贵重物品呢？”布伦达瞪着眼睛问道。

“贵重物品？”巴贺重复了一遍，笑着说，“对，它们最喜欢偷信用卡了，勒，然后它们就会找家商店买糖果点心。”

布伦达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胡说，它们怎么可能有那么聪明！”

“宝贝，我听到了布莱特林的悲号，这是个笑话！”

“你才是个笑话！”布伦达冲他吼了回去，“还有，不要叫我宝贝！”

“我尽量吧。”

埃龙戈酒店确实是我们一路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酒店。它由十几间依悬崖而建的小木屋和部分帐篷布搭建而成，整体看起来就如巴贺所说的那么美丽。还没等我们驶到旅馆靠悬崖的最边缘处，就看到半路上一个停车场里有两架坐着司机的越野吉普车。我们的车停了下来，葡萄干脸紧张地挤到了前面。

“现在这是去哪儿，巴贺？”

“啊，它们是来运行李的，我们的巴士开不上去了！”

“行程安排里面可没有这些！”

巴贺熄掉了引擎，疑惑地看向后面。

“那你说安排里应该写什么呢，凯西？在我们的落日、美酒、漫步之前，先享受一次纳米比亚原汁原味的徒步背包行？”

葡萄干脸的脸几秒钟内就缩成了针尖大小。车里一片寂静，哦不，也不是所有人，后面的行李间里传出了一阵熟悉的吱吱尖叫声。我们都愕然地互相望着，巴贺跳出巴士，打开行李间的门，开始在包与包之间翻查。

我们好奇地站在他的后面，看他打开格鲁伯尔的手提包，里面是：卡洛斯！

巴贺气得就像是被微波炉打过的巧克力慕斯蛋糕一样：

“说啊，凯西！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羞愧和顽固，她那张葡萄干样的脸都要挤没了。

“偶可没带它来，是它自己跳进去的！”她哇啦啦地说道。

“是啊！勒！”巴贺重重地说道，“然后它从里面又把拉链拉上了！凯西，你这样可不对！你不能就把卡洛斯从它的旅店里给绑架了！”

“可它多可爱啊！”葡萄干脸叹了口气。那只猫鼬就像接到命令一样，一下子跳出提包，站在我们旁边，傻呆呆地打量着新环境。葡萄干脸开心地弯下腰去对着那小家伙，“看到没？它很开心呢！”

巴贺不这么认为，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你指责我，我埋怨你，纠缠不清。为了免受折磨，我借口说要去厕所，结果直到离前台还有一小段路时都还能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话语，像什么：“你！必须尊重我一点！”还有什么：“可不是现在！”我顿了顿神，走进埃龙戈酒店，来到那个小前台前。一个看起来像英国人，嘴唇厚厚，面色泛白的女人招呼我说，欢迎来到酒店。鉴于我早就在“最有礼貌的游客”的比赛中被淘汰了，就开门见山地问她这儿有没有电话。

“当然有。”

“很好，那在哪儿呢？”

“这里！”她边回答边推给我一部蛋黄色的电话。

我颤抖着拨了依莫韦斯特公司的电话，现在我都能背下来了。

通了。

“请接请接请接啊！”我恳求道。有人接了电话，然后就传来莫特格女士熟悉的声音。

“这是还在度假的克莱恩，马特泽·克莱恩！”

“哦……”听筒传来了沙沙的声音。莫特格好像是在开车，信号还是像以往一样差。“说实话，我还真没想到您再打电话来。”

“可是现在就是我了！那个……哦……我有个问题：我们的房子，

还……在吗？”

电话里又哗哗地响个不停，那个英国女人好像了解到我焦急的心情，也紧张起来。

“喂？”我问了一句，“莫特格女士？”

“来了来了，刚才有警察，我只好把电话先搁下去一下。您问的什么？”

“我们的房子还在不在？”

“您还想要吗？”

“是的！”

“那个，现在自然有一点不好意思呢，我正在去见一个客户的路上，是对30岁左右的情侣，人很好，女的是医生，男的在RTL电视台……”

“莫特格女士！”我打断了她，“您就直接跟我说，我要怎么做，才能保住房子？”

“您明白的，我现在可不能100%地信任您的决定，是吧？”

“我懂，那我该怎么办？”

“还是像上周一样，交预约金。”

“谢谢！”

“但是得在今天之内！”

“知道！谢谢！我马上就给我的银行顾问打电话！”

要是希娜不来前台我肯定就那么做了。我装作漫不经心地把电话推到一旁，试着挤出一丝微笑。

“嗯？卡洛斯怎么办？”

“他们明天把它送回去，凯西泪崩了。”

“哇，真精彩！”

“那你呢？你为我们找好一间舒适的房间了么？”

“啊？那个啊……”

我笑着递给那个英国女人写着一个号码的小木牌。

“明白！”然后，我和希娜离开前台，走上一段木板桥，桥下面是巨大的海滨沙滩，头上是旅店依傍着的悬崖。

“这里真美，对吧？”希娜开心地叫了起来。

“是啊！”

我脑子开始飞快地转起来，马上就要出发去落日美酒之行了。那我就没机会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在下午6点前给芬斯特先生打个电话，转账4995欧元。当我们一路走到我们篷屋的台阶时，希娜停了下来。确实，这里景色太好了，透过悬崖上的灌木丛可以观赏许多其他自然景观。

问题是，眼下我可没有时间停下来驻足观赏，虽然我也希望享受这短暂而又惬意的停留。可是，带着每分钟150下的心跳，想着芬斯特先生还有两小时就下班了，真没那么容易。

“真像仙境一般啊，对吧？”希娜兴高采烈地叫着。

“可不是嘛！”我附和着她。

“在科隆的话，”希娜满意地眨了眨眼，“我们可以看到公园和莱茵河！”

“是啊！我们有河景呢！”

“河景？”

“是啊！”

“真是蠢货！”这时，从我们邻房的台阶那儿传来了葡萄干脸的咒骂。看来她已经擦干了泪水，重新变回了恶妇。希娜拉起我的手，我们就一起往悬崖篷屋走去。就和沙漠休息区一样，这里没有锁，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拉链：木屋的四墙由帐篷布围成，只有拱壁和房顶是木头搭的，而在里面等待着我们的则是一间装饰得十分别致典雅的房间，铺着深色的木地板，还有几扇巨大的金属窗。透过它们，这里的美景尽收眼底。

“看啊！”从篷屋的里面传来希娜激动的叫声，“这个浴室有一半在山的里面！我晚上就不用下去上厕所了！”

我跟着希娜走过去一看，真的，我们篷屋的后半部分就是后面的山岩本身，岩石前面就是澡间和简易厕所。我又看了看表，要是我再想不出个办法来，那就……结果我看表看得有点太明显了。

“你又不想去看日落漫步了是吧？”希娜微笑着说，然后拉起篷

屋的拉链，脱下她的外套，轻轻地趴到我耳边说，“你说这怎么样，我们终于找到一点二人世界的时间了。”

半小时过后，我们俩裸体交织着躺在床上，谁也不说话。

“还不错，”希娜低声说道，然后用她的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的双脚。

“还有……为了我你也不应该真的就把毛给刮了啊。”

“好呢，对不起嘛。”我小心地跟希娜道歉。现在都已经4点30分了，而德国就5点30分了！

“你有什么事要做吗，马特泽？”希娜喃喃地说道，并用毛毯盖上了自己。

“我在想，是不是再去订个二人桌，就像昨天一样。”

“那我可以再躺会儿么？”

“当然可以啊！”

我穿好衣服就向前台赶去。居然关门了！门上挂着一块三语的牌子，那句德语说的是：“游览去了，一会儿回来！”

“奶奶的，该死！”我骂道，现在都5点40分了。

一个黑人的旅店员工听到了我的声音，就问他能不能帮什么忙。

“电话！”我对他说。

“啊啊……电话啊！没问题！他们两小时内就会回来！”

我友好地谢过他，跑回了我们的小屋，希娜正在里面小睡。

“嗯？”她含糊地说道，“我们有位置了吗？”

“还没，”我回答说，然后悄悄地从背包里拿出手机和数据线，“我再去一次！”

“好的，我再睡一会儿。”

就像是有十个彪形大汉拿着棍棒在后面追打我一般，我飞速地冲下木板桥，躲在第一块山岩后面。我气喘吁吁地打开电话，输入我的PIN码，每一次都需要极长的时间。我就像停在红灯前的行人，不断地徘徊踏步。

“快啊！”我命令道，然后它照办了——信号：五格。运营商：CellOne。电量：2%。我气急败坏地踹了一脚那块山岩：“我要被这

鬼地方给搞疯了！”

等到我怒气稍减，脚就疼了起来。我筋疲力尽地坐在山岩上。温暖的夕阳悬在我的头上，我闭上了眼睛。“不该是这样啊！”我沮丧地自言自语着，“本来不该是这样啊！”

等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卡洛斯站在我的附近，像个侦察兵一样四处张望。

“啊？都已经开始在新地方到处跑着玩了么？”

卡洛斯把它的小脑袋转向我。

“你也不知道这里哪儿有转换器，对吧？”

我刚对它说完这句话，它就用它的前爪使劲在地上刨了起来。

“你真是可爱呢，”我笑了起来，“可是那里肯定没有的。”

它好像是听懂了一般，停下了刨坑，爬上这块被太阳烤得暖暖的山岩，爬到我的旁边，对着夕阳的方向站起来。经过被装在手袋里那两个多小时和众人的玩弄抚摸以后，它一定是累坏了，就在那儿一遍又一遍地闭上眼睛，慢慢垂下那亮棕色的小脑袋，然后又飞快地抬起来甩一甩，望着我，就像是在说：“我没睡呢！看起来像而已！我留意着你呢！懂么！”

就在卡洛斯或胜或败地顽强抗击睡意时，我开始想，在剩下的15分钟里，我要怎样才可以打成电话。5分钟过后，我想出了答案：没辙！

“晚些时候见，卡洛斯！”

它眨了下眼，终于还是睡过去了。当我垂头丧气地拖着双腿向我们的小屋走去时，一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的棕色皮帽子和一扇不起眼的打开的金属窗，为我指出了通往幸福快乐的那条路。我站在窗户前看着，然后想：皮帽子出现的地方，那葡萄干脸就肯定不会远，而葡萄干脸在的地方，就是转换器的所在之地！

我小心翼翼地拉开他们篷屋的拉链走了进去，然后冲进浴室。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和吹风插在一起。4点53分了！我退到房里，把葡萄干脸的背包彻底翻查了一边，结果翻到了小外套，袜子，干果，直到我摸到背包最下面时，才摸到了一根连接线。

“啊！耶！”

我急忙把转换器抽出来，装进我的裤袋里，然后环视着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要是葡萄干脸看到了，一定会暴怒狂吼的，然后就会发现转换器不见了，就知道是我干的了。那，再弄点别的？我的眼光落在一袋干果上。我把它也揣进兜里，连带半包糖果，三根棒棒糖。然后呢？我想了想，我当然不能就这么走了，连个谢谢都不说。

一切搞定！

4 点 58 分的时候我拉上了身后篷屋的拉链，心里升起了对那些能搞这种突袭的动物无比崇高的敬意。

我先是向我们的小屋跑去，可我又想起来，希娜在那里睡觉呢。我又向大厅跑去，在那里找了一个有信号的地儿，又在一个皮沙发旁边找到了免费使用的插座。我哆嗦着把转换器插进插座，又把我的手机接在上面。可以用！现在刚好是德国时间下午 6 点！

我就像只啄木鸟一样在手机上按通了银行的电话，声音很清晰，是个好兆头。我能听到背后我们团员们叫唤卡洛斯的声音，他们已经回来了。

“奥斯基尔辛银行，芬斯特为您服务！”

啊，我这次是福星高照么？

“那个，我是在纳米比亚的马特泽！”

“啊，你还打的真是时候！我是把面团忘在冰箱里才回来的，对了，小家伙马特泽，非洲怎么样？”

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认识芬斯特先生了，也就是他叫我小家伙的时候，可过了 20 多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还是那个小家伙马特泽，而我称呼他时却要从“你”换为“您”了。

“很好！纳米比亚很漂亮。我现在必须要转 4995 欧元的账！”

“这没问题，就是为了这事我们才坐到现在的嘛。房产日的时候我遇到你爸爸了，他吃了五块我做的华夫饼哦！”

“这不可能！”

这时葡萄干脸惨烈的尖叫传遍了整个大厅。然后我就对着电话说道：

“这个钱也是转给房产公司的，因为上次我已经转给他们五欧元，

所以他们的账户资料你们肯定有的。”

“我这就把它调出来，听你的口气很急啊，还好么？”

“还好！”

“他最喜欢的是坚果华夫饼！”

“什么？”

“还有巧克力的，他也喜欢。好，我找到了，科隆地产公司，莫特格女士，德意志银行，对么？”

“对的！”

“从你的私人账户转 4995 欧元到房产公司。”

“是的！”

“正在转账，顺便说一句，房子不错。”

我无力地瘫软在那架皮沙发上。

“谢谢！我谢谢您了！”

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我背后清了清嗓子。等我吃惊地转过头去时，就看到团里所有的人都和巴贺、凯西还有羞得满脸通红的希娜站在一起。我瞬间呆住了。

“你说我要不要把配方给你爸爸寄去呢？”芬斯特先生还在我耳边讲着话。我站了起来。整个团的人看着我，在他们的眼里我看到了谴责，不解，更多的还是羞耻。希娜还哭了起来。我想跳出去，可巴贺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沙发上，把一个小塑料袋放到我鼻子前。

“马特泽？”

“啊？”我胆怯地问道，预感到最糟的事情发生了。

“狒狒拉的屎可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了，虽然我保住了房子，却可能保不住女朋友了。

34.

气愤得满脸通红的希娜跑下了木板桥，还拖着刚才急急忙忙打好的行李包。

“希娜！现在让我跟你解释！”我追着她大声喊道。

“希、希……娜！该死的！马上给我停下！”

希娜停住了，停得十分突然，我一下磕在了她的行李包上，差点撞到一块山岩上。

“马特泽！你还解释什么？你在一个陌生人的背包里拉了一坨屎！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我是拿去假装做个标记的！没有拉在里面！”我抗议道。现在轮到我发火了，本来就已经够烦人了，希娜还非要在那儿大声嚷。是要嚷得连温得和克的人都能听到么？

“你现在是疯了，还是怎么了？”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静静地回答她。

“那你就一个人呆着吧！”

说着她就拖着她的行李包踏上了布伦达小屋的台阶。我试着拉住她，只扯下了她夹克上的一小块布。

“希娜！马上给我停下！”

“不！”

希娜就像保加利亚铅球女运动员一样把她的包高高地丢到了布伦达小屋的台阶上，而布伦达也刚好兴高采烈地从门篷里探出头来。和以往一样，她最喜欢这种场面了。

“喂，你们两个，事情都扯清了吗？”

“没有！”我和希娜同时回了一句，她的头飞快地消失在帐篷布

的后面。

“你要睡这里？”

“是啊！”

“那布莱特林呢？就是……马克斯？”

“自己待着！就跟你一样！”

“哦！”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就看着站在木台阶最后一级上的希娜，看着她拿起包往篷屋里面塞去，脑子空洞了很久。

“希娜！现在你让我给你解释，为什么我要那么做！”

“哼，为什么我要听你解释？”

“因为你听了就不会那么生气了！我知道，听上去很奇怪，但是……在凯西的房间里……那个很重要………我是为了我们，才那么做的！”

“你脑子有毛病了吗？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请你看着我，我感觉很好，我觉得很自由，我完全放松下来了！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么，不是吗？”

“你？放松了？哈！”

希娜像看个怪胎一样看着我，然后双手叉腰，向我走近一步。

“马特泽！你不要告诉我，你为我俩拉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

“也不是‘更好’，是‘更牢固’吧！”我笑起来，“这么说吧，我为我们的未来，拉了个基础！”

我徒劳地试着去牵希娜的手。她没有接受我的殷勤，却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马特泽！”

“啊？”

“现在，我进去，你在这儿等着，明白？”

“是，那……然后呢？”

“然后，我进去，你不能，明白？你能做到么？”

我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我想我应该能做到。就在希娜消失不见时，我的手机响了，在它没电黑屏之前的几秒钟内，我读完了那条

短信：

你好啊，马特泽，转账已经成功，祝你玩得愉快，B. 芬斯特。还有，我演派特瑞那场戏已经被放到 Youtube[1] 上了，搜芬斯特加派特瑞就能看到！

晚饭我是自愿地想一个人吃。当我们的团员用各式各样的纠结办法讨好卡洛斯时，我坐到了离他们几米外靠壁炉的一个深灰色大沙发上，吃着烤牛羚肉片，读起那本我从游客阅览室里带出来的书，它写的是两个地理学家的亲身经历，他们是 1935 年从纳粹德国流亡到南非的。当欧洲的时局发生变化，他们突然被当成有敌意的外国人时，就决定藏身于沙漠中，直到战争结束。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战争来时我们去沙漠》。

“你得挠它的肚皮，它可喜欢了！”听起来葡萄干脸的心情又因为从特茜怀里一把抢过来的叽叽叫着的卡洛斯变得好了起来。

“是吧，卡洛斯，你还是最喜欢凯西了！”可怜的特茜被她的蛮横搞得一脸茫然，只得摇了摇头，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不管卡洛斯愿不愿意，它都是今天晚上的小明星。它将一个团的人聚在一起，给大家提供了谈资，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不愉快的事情上移开，那就是这次旅行可能会由三段破裂的关系收尾。再就是，我们可能是有旅游这事以来最尴尬的一个旅行团了。

我敢肯定，要是没有我们的小明星猫鼬，大家肯定会坐在那张大木桌上一言不发，气氛尴尬。而他们又说了什么呢？格鲁伯尔夫妇一句没说。特茜，微醉的布莱特林，还有布伦达，一样一言未发。除了什么“嘿”和“招个手”以外，赛普皮特也没说什么。希娜和施纳贝尔倒是说了，可也都是关于卡洛斯的。它被绑架这事显然已被纵容了，而为讨得它的喜欢，大家更像是展开了一场比赛，就像是有人把布拉德·皮特带到一个女士烧烤派对上来一样，每个人都想跟他握握手，照张相。这期间，它有一次成功地挣脱了葡萄干脸，跑到坐在壁炉边

1. 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类似中国的优酷网、土豆网。

上的我跟前，结果就被葡萄干脸亲自给拎了回去。

我继续看我的沙漠战争之书。出乎意料，它完全把我给吸引住了。我大段大段地读了起来。作者对于整个沙漠逃亡的过程和在那里艰苦生活的描写异常生动。和他俩不同，要是我的话，既不能狩猎也不懂开枪。不过说老实话，反正我也不能杀生。我再想了想，就得出一个结论，要是我的话，肯定就渴死在那儿了，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在沙漠里寻找可以饮用的水。

“卡洛斯！过来！”当葡萄干脸在那儿叫得刺耳的时候，巴贺终于发话了，命令大家必须让卡洛斯休息一会儿，“它毕竟是真的动物，而不是什么《冰河世纪》里的角色，勒。”我和旅馆里其他的客人，这才得以安安静静地吃顿清净的晚餐。真的谢谢他的指示。卡洛斯也不例外，它筋疲力尽地爬到我的沙发上，在葡萄干脸满是醋意地注视下趴在靠背上小坐一会儿，休息几分钟。

“卡、卡、卡洛斯！”葡萄干脸的叫声响彻饭厅，卡洛斯听到以后，右眼睁开一条小缝。

“它在睡觉呢！”我回了一句，卡洛斯的眼睛就又合上了。葡萄干脸还是不放弃，又拿起一块美味的香肠。

“哼，它做做样子呢，卡洛斯！看啊！我这儿有给你的香肠哟！”

听到香肠两个字，卡洛斯晃晃悠悠地跳下沙发，像个梦游者找冰箱一样向敌方的桌子爬去，最后倒在了我和香肠之间的那块暖暖的地毯上，又一次陷入深度睡眠之中。看来卡洛斯也不是一只耐力型的猫鼬，它也时不时需要点时间暂停一下。

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足足看了两个小时的书，布莱特林这才走过来，一脸坏笑地问我，有没有兴趣干蠢事。我说没有，他就失望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巴贺也走了过来，叫我去跟其他人聊聊天，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看书，他可看不下去，勒。我跟他说，不用担心我，我在这看书好好的，他跟其他人待着我也不会生气，毕竟这是他的工作，不是我的。巴贺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吧台取来了两瓶啤酒，递给我一瓶。

“拿去，马特泽，这个能让你舒服点。”

“谢谢，你真好心。”我说。等他不再看我的时候，我把瓶子放到了一边。

我算了算，我们还有 3 天的安排。短短 72 小时以后，不管是坐在一起还是分开坐，我和希娜就会飞回家了。不管怎么说，我想，我现在有了一套三室带河景的房子。鉴于现在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面 3 天也不会再发生更多的什么事情了，我想。

只有特茜，能把所有的事都给搞砸了。在看过她做的那么多没头没脑的事之后，人们本就该料到会发生什么，或许还能做好防备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特茜再也不只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了，大家都打趣地说，她是唯一一个被大家全心全意恨着的人。原因就是她那不假思索的一脚，那一脚让所有的人都呼吸暂停肠胃抽筋。和她的那一脚相比，我之前的“狒狒行为”简直就只是青春期不成熟的恶作剧而已。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鄙夷地盯着可怜的特茜，她的眼泪立马就夺眶而出。

尽管所有人之后都没有说话，但是脑子里一定满是尖酸刻薄的指责和嘲讽：怎么会有人这么白痴？这么蠢？这么混账？怎么会有人就直接把躺在地上的卡洛斯给忽略了？好，就算是它皮毛的颜色很像那张地毯，可是她跟所有人一样，都看到了那只猫鼬就躺在那儿睡觉啊！

更糟的是，不到 5 分钟前她还对着卡洛斯一阵狂拍，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忘了？

痛苦尴尬的沉默充斥着整个房间，而旅馆其他客人默然的目光，远比他们之前任何的指责更让人难受。

当巴贺冷静地告诉大家卡洛斯死了的时候，对特茜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了，她直接跑进了夜幕之中。我能肯定，她是所有人里面最恨自己的人。

35.

我根本追不上在绝望和自责的驱使下携带巨大能量暴走的特茜。我越喊她停下，她就跑得越快。

此时的夜里只有微弱的月光，我真怕特茜什么都看不见而发生意外。我也跑了起来，一路上不断地被灌木刮住，被卵石磕脚，还滑了一跤。终于，特茜跑着爬着，冷静了下来。

“特茜！求求你了！快停下来吧！”

“不要管我！”她尖叫着回答我。

“特茜！”我叫道，“那只是个不经意的意外啊！”

“对啊！是不经意！”

“是啊，这不是故意的啊！”

“我不管！是我……是我……是我把卡洛斯害死的！”

我们两人就在那儿站着，隔空对喊。

“是，确实，可是现在你做的事情，也是很不负责任的！黑灯瞎火地在这儿乱跑！”

“是啊！我就是不负责任！”特茜又哭着跑了起来。

“等一下！” 为了稳住特茜，我使出了全身最后一丝力气追去。

就当我们快到主峰的山顶时，她突然转过身来，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东西，朝我的脸指来，我被吓得停了下来。

“现在不要管我！”她声嘶力竭地叫道。

“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的防狼喷雾！它可以喷 10 米！现在停在那儿！”

我不仅没有向前迈步，还往后退了两步。还……很蠢地举起了双手。

“特茜，请……把它放下！你现在可不能用它来逃避。”

“你说说，我还是很不负责任吗？”

“不不……当然不是。那你现在拿那个干吗呢？”

“我……我拿来对付那些野生动物……还有……开包拉屎贼！”

特茜的声音还在颤抖。虽然她是有权利自卫，但是拿着喷雾对着想帮她的人，这也太扯淡了吧。

“好吧，特茜，我跟你说实话，你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糊里糊涂的人！”

安全起见，我又向后退了一步，并用左手挡住了眼睛。但随之而来的不是一大团胡椒气，而是特茜一个有气无力的问题。

“我……要是我按下去的话，我会把喷雾喷到自己脸上吗？”

我点了点头：“如果10个人中有一个人会把喷雾喷反了，那肯定是你。”

特茜的手，还有那瓶喷雾，慢慢地放了下去。我也把手放了下来。她开始抽泣起来。

“是我谋杀了卡洛斯……”

“不，特茜，谋杀是要有动机的，这只是个意外而已！”

特茜筋疲力尽地坐在一块山岩下面，而我朝则她走近一步。

“我一直知道，不论什么时候肯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我太傻了。”听她的声音，怒气全无，现在的她虽然已过50分，却像是个伤心的小女孩。

我清了清嗓子：“那现在我能过来了吗？”

“不知道……”

特茜看了看我，就像是在等我的回应，我决定再给她点时间。

“那……我就坐在这边的一块石头上，要是你觉得我能过来了就说一声，你看成不？”

特茜点了点头，我的建议让她平静了下来。

“好！”

我转过身去，看着那些散布在山崖上的篷屋，它们闪着动人的微光，就如这无尽幽黑的夜幕中的点点光明和慰藉。我注意到，有几点

灯光一会儿在这儿亮，一会儿又在那儿亮，猜想可能是谁打着电筒在找我们吧。希娜有没有在找我呢？

“现在好了，”我听到了特茜的声音，就站起身来，走到她的跟前。这个超级大马虎现在变成了一个发着抖的小可怜。她抽噎着把她的红色防狼喷雾递给我，上面写着：“Anti-Brumm-有效防蚊”。我不动声色，小心地坐到她的跟前。

“我父母一直说，等我长大了，就不会再被笑，再被整，可是……这一切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以前是在学校里，现在是在单位里……在假期里，我也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我应该说什么呢？可能确实是这样的。我索性什么也没说，再坐得靠她近了点。

“你在哪儿工作呢？”

“在斯普莱腾巴赫[1]的宜家。”

“哦……具体在哪儿呢？”

“谷物大道。”

“我是说，斯普莱腾巴赫在哪儿。”

“啊……在苏黎世啊。”

“你上班的时候也不开心？”

特茜无力地点了点头。

“我来之前，碰巧听到他们在投诉索赔部里偷偷地议论我，说我肯定会在什么地方把事情搞砸。你知道有个同事是怎么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

“就在度假的时候！”

我肩膀抽了一下，我怕自己憋不住笑出声来。

“我最先想的是，这可能又是反德情绪，可是……可是不是的！”

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笑了起来。

“对不起。可是这也太扯了！”

特茜没有生气，她陷入了回忆之中。

---

1. 斯普莱腾巴赫（Spreitenbach），瑞士地名。

“最后我还是去订了假期，因为想远离那些烦人的同事。”

“哦……那个假期指的是，我们这个团游？”

特茜的回答就是继续抽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场了，于是我问道：“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在凯西的背包里拉把屎？”

特茜抹了下眼角的泪水，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不过是换成了她的语气：“为什么你要在人家背包里拉屎呢？”

“因为我太自负了，不能告诉我的女朋友，我犯了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就是那栋房子，我跟你们讲过的那个，就是那晚在纳米比亚……”

“嗯？”

“我忘记了给预约金。所以我必须悄悄地打电话，所以我需要转换器，所以我才在她背包里拉屎！现在我问你，特茜，现在坐在这儿的两个人，谁更二百五一点？是你，还是我？”

特茜稍微释然地看着我，“你不是傻，你是疯了！”

“呵呵，被你发现了。”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来自巴贺手电的一缕微光。

“特茜？马特泽？”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怎么看？”我问特茜，“我们是跟他回我们的疯人团去，还是躲在石头背后一直等到天亮？”

“还是回疯人团吧。”特茜小声地说，我们起身走了过去。

36.

在温暖朝阳的照射下，旅店和它周围那些怪异的山岩发出了富丽堂皇的光彩。它将山峰变为了浓艳的红色，将草地变为了赤烈的金色，我的心情则变成了最晦暗的黑色。

夜半之后很久我还在读着我的小说，希望希娜能回到我们的篷屋来。我静静地听着，是否有人踏上了门外的木阶，是否有人拉开了篷屋的拉链……终于还是放弃了。确实，比起晚上来找我，自己睡觉要有自尊得多。

现在是6点过一点，虽然穿着外套还是冷得要死。我们聚集在离旅馆几百米的地方，以培皮的皮帽子为中心排成半圆。他一脸肃穆地捧着一个蓝色带三条横杠的鞋盒，老花镜垮到了鼻尖。每个人都知道那会让我们不爽，但是没人拒绝他要做一次讲话的要求。为了不伤害皮帽子和特茜，我们必须在这个仪式上摆出稍微合时宜的表情。

我和希娜，还是彼此沉默。她漠然地站在她的新的好朋友布伦达旁边。我像看皮帽子和他手里的鞋盒一样看了看她们两人。而在稍远处，赛普皮特正在一块山岩上摆弄他的相机，想把这次葬礼全程记录下来。

巴贺看了看他的表，也许他脑子里还在想接下来要走的那近300公里的路程。随着从上方传来的一声“乒”，皮帽子清了清嗓子，用庄严的声音念了起来：

> 今天偶们齐聚在这儿，
>
> 因为卡洛斯从偶们身边被带走了。

“带走？”葡萄干脸哈哈大笑起来，“怕是被80千克的巨压给

压扁了吧！”

特茜的脸瞬间就沉下来，回击葡萄干脸说，“要不是你把它放在你那该死的袋子里，说不定它还活着！”

“嘿！你们！”巴贺打断她们，做出一个调停的手势，“这时候稍微收敛点，好吧？勒！”

皮帽子透过老花镜观察了下情势，抖了抖手里的字条，继续读了下去：

> 在布兰德山它曾是一个传奇，
>
> 昨夜，这个传奇却画上了句号。

“得了吧，培皮！它啥也不是！”他老婆打断了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它是自己蠢死的！现在，快把它埋了吧！”她一把从她呆住的老公那儿抢过装卡洛斯的鞋盒丢进坑里，再一把抓去他手里的发言稿揉成一团丢得老远，“相信偶，培皮，这才叫庄严肃穆！现在偶要去吃早饭了！”

说完，她就把那已经彻底僵住的老公留在坑边，自己走了。大家只有默默地同情他，在那段痛苦的婚姻关系中，他永远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再念一遍，”巴贺小声说了一句，把那个纸团递给培皮。他满脸感激地打开了它。

“那，好，我刚才读到哪儿了？啊，找到了——”

> ……画上了句号。
>
> 然而偶对火红头（暗喻特茜）说：“不要想太多！”

“噗哧……”布莱特林哎哟一声，把一支烟屁股弹到沙地上。

这时，从山岩上传来“乒”的一声，然后就看到赛普皮特爬了下来。当他注意到大家都在盯着他时，他叫道，“拍得不错！”然后就转到小路上，跑去吃早饭了。

“继续么？”皮帽子不确定地问了问我们，我们点了点头。

> ……不要想太多！

昨天已经过去，今天又是新的开始。

人们还得继续前行！

“停下！”特茜叫道，皮帽子恼怒地把老花镜从鼻子上取了下来。“现在不要在后面打断我！”

“可是，它不是随便的一只动物！它是卡洛斯！大家怎么可以就那么简单地忘掉它！”

巴贺用手拍了拍特茜，把她带离了坟墓一点。

“特茜，我现在跟你说个秘密，勒。我在这里已经带了10年团了，勒。我们喜爱的卡洛斯，让你伤心难过的卡洛斯，现在正躺在那个鞋盒里，已经不在了。但是在布兰德山，从今天早晨起，已经有了一只新的卡洛斯，和以前一样，接待着新的客人。”

“我不懂。”

“很简单，勒，猛禽，野兽，所有的食肉动物，都喜欢捕食卡洛斯们。如果你在家里上一上网，就可以看到2003年开始，布兰德山旅馆就在用坐着的一只肥卡洛斯打广告，可是，那里的猫鼬运气再好，也就只能活个3年左右。”

“那就是说……”

“是的，在盒子里的那只猫鼬，是第七只卡洛斯了。”

不只是特茜被巴贺的这番话给惊呆住了，布伦达也张着大大的嘴巴痴痴地看着巴贺。

“它完全就是一个旅游诡计！”

“哈，那我现在在这儿读个屁啊！”

一个纸团飞了出去，葬礼主持人便放弃了仪式。

“那个，培皮！”巴贺抱怨道，“不要走！”

特茜、布伦达和希娜也都甩出一句：“原来是个诡计！真是的！”也跟着离开了。

现在就只剩下三个斯瓦科普蒙德分裂分子不知所措地站在坟墓旁。布莱特林叹着气，从风衣里拿出一个酒壶递给我。

“来点烧酒么？”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白了他一眼："马克斯，老兄！这还没到7点呢！"

"是啊，但是……现在还是在度假啊！"

结果他也没喝，就把酒壶放了回去。

在卡洛斯墓边的这场闹剧是结束了。我们默默地用手把土和石块堆到了卡洛斯的鞋盒上，巴贺还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刻下了卡洛斯的名字，然后插在土里。

"告诉我，这是真的吗？这里所有的猫鼬死后都会被换掉，然后被叫做卡洛斯吗？"我问巴贺。

"不，"他干巴巴地回答道，"是有7只猫鼬，但是只有一只卡洛斯。这样说的话就没人会想它了，至少现在特茜是在生气而不是伤心。"

然后巴贺一下站起来，看都没看我俩一眼，飞快地走向旅馆，留下我俩在那儿茫然地看着他。

"真佩服！"布莱特林说道，然后拿出酒壶抿了一口烧酒，"真佩服！"

37.

事实上，希娜可能已经背叛了我。几百万的男人在度假的时候都会被背叛，腿被刮得烂兮兮的，肚子上还有游泳圈的我又怎么会是例外呢？

为什么我就要坚信，经过了7年的恋爱和数日的争吵外加一个有如从剃须刀广告里走出来的情敌之后，不会发生那种事呢？这事我想得越久，就越坚信，希娜是出轨了。希娜有什么理由每次和我说话的时候都要躲避我的目光呢？为什么她要和布伦达还有特茜坐在第二排而不是和我坐在一起呢？为什么施纳贝尔要坐在后面呢？我愣住了，对啊，施纳贝尔坐在后面挨着烦人的赛普皮特，也没挨着希娜啊。而且最后一排从旅行开始就是给失败者准备的，不是吗？

“嘿，老兄，这里的气氛还真像葬礼之后呢！”布莱特林在我旁边喃喃地说道，然后就开始在他的背包里翻腾起来。

“啊，找到了！” 他开心地把那张自己拷的CD递上前去。

“老大，”他大声地朝前面喊道，“来点音乐吧？”

“要是其他人不反对的话。”巴贺带着疑问看了看后面。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那CD里是什么，也就没人反对。而且想反对时已经太迟了：巴贺按下了播放键，眨眼之间我们的小巴便被杂糅混合在一起的流行歌曲引子给席卷了。

等等，我想了想，这个我知道，现在开始放沃尔夫冈・派特瑞的歌了。

你走时不留一丝痕迹，家里空空荡荡，

我的心也重如铅块。

你重投他的怀抱，让我身心俱碎，

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我必须为了你抗争到底，你在哪儿？

告诉我，你在哪儿？

坐在我旁边的布莱特林随着音乐的节拍晃动着身体，到副歌的时候还会抓起一个空水瓶一脸严肃地跟唱。我带着求救的表情在车里环视了一周，可是没人愿意惹麻烦，跟这个罪大恶极的恶棍扯上关系。他还摆出一副明星的表情盯着我，跟着派特瑞一起唱：

该死！为什么你要把我送入地狱？

“地狱！地狱！地狱！”后座也响起了跟唱的声音。施纳贝尔吗？从什么时候起他肯开金口了？我正准备转身甩给他一个杀死人的眼神时，布莱特林一把把我的头扳了回来，对着我大嚷起来，一股混合了烧酒万宝路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

你的绝情冻结了我的灵魂，

真是见鬼了，你玩弄了我的感情……

“感情，感情，感情，感情！”那个铁人三项猛男也在我后面高声唱着。

唱着唱着，布莱特林还把他一只脚架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的骄傲早已被践踏殆尽，但是，

但是我还是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你！

要说布莱特林清早就会喝得烂醉如泥大家都是知道的，可该死的施纳贝尔是怎么了？难道说那条闷鱼还会心情不好地在那儿发泄什么吗？

“呵呵，呵呵！”巴贺哈哈大笑起来，“卡尔－海茨，你还得把你那个迪厅灯给翻出来戴在头上，勒！这里就是非洲迪厅小巴士！

勒！哈哈哈！”

“是啊，是啊！”

我往座位里缩了一缩，希望葡萄干脸马上出山，把这场劲歌金曲秀给了结了。她居然那么淡定地坐在那儿，其他人也一样！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布莱特林开始唱起了第二段。慢慢地但是肯定的，我身体的最后一条肌肉也绷紧了。等到施纳贝尔第二次吼道：“感情，感情，感情，感情！”而我肩上还架了一只脚时，我失去了控制，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冲过去对着他胸口猛地就是一掌，一下就把他推出了座位，然后大吼道：“不要烦我！你这个充气运动鸟男！”

我心碎之前，需要空气。

派特瑞还在唱着，这次却没了布莱特林。也不知是谁去按了停止键，音乐消失了。

我盯着施纳贝尔，他静静地趴在座位上，等着我更进一步的攻击。他的手上——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拿着一瓶啤酒！我高度紧张地用余光注视着惊恐的施纳贝尔，又转眼看了看四周。布莱特林抓住了我的手：“嘿嘿，……马特泽，冷静点！”

我愤怒地抽回我的手，吼道：“还有你……你你你……不准再对着我唱歌了！再也不准！”

我的脉搏还在激烈跳动。我又看了看前面，所有的人都把头转了回去。只有布伦达转过头来，望着她同样也被吓到的男朋友。

“对着我呼口气！”

布莱特林呼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她嚷了起来，“真是太好了！真的！马克斯！”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车里都很安静。巴贺也特别将车开慢了一点。我听到了熟悉的喇叭嘈杂声，接着是一声轻咳。

“那个……大家，我们现在开进的是爱陀莎国家公园，也是我们宿营所在地。爱陀莎国家公园是非洲最著名的公园，爱陀莎的意思就是地面太烫，人站在那儿就得一只脚换另一只脚地跳，有意思吧，勒？”

只有小巴的日本发动机在回应着巴贺的解说。

“可能对有的人没那么有意思哈。不管怎么说，在现在我们正在开进的这个公园里，你们今天就能拍到野生动物！”

“无聊！”施纳贝尔在后面叫道，气得我牙痒痒。

“肯定也是什么诡计吧！”特茜说，葡萄干脸也抓住机会嚷嚷道，“我只想知道，那些小东西是不是都是绑好了的，那样我才能更好地照相！”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为了车上众人的安全起见，我把自己调到了“蔬菜模式”。我们开到公园高大的入口处时，一个穿着制服的人上来给大家登记。

“这样是没人会走失了，勒，”巴贺解释道，“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野生动物的领地，不管哪位女士信还是不信。这就是说，从现在起，没人可以离开巴士，勒。因为在车上你们还是游客，勒，下了车，你们就是食物！”

巴贺该去对着一棵骆驼树说这些，因为根本没人理他。布莱特林盯着他的酒壶，我就无聊地望着这个国家公园。对我来说，它看起来荒凉，灰暗还满是尘土。动物有是有，百米之外就有一些跳羚、牛羚和其他的动物。它们站在路边，也无聊地像我们看它们一样看着我们。我们的导游还是慢慢地开着车，等到左边出现一群斑马时，就直接把车停到了它们旁边。

“这里是一群斑马，它们是在这儿吃干草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到处都有巡视的斑马吗？”

整个团都沉默着，好像都进入了蔬菜模式一样。巴贺越来越不解了，问道：“你们想知道吗？”

“不不不！”施纳贝尔在后座大叫着。这个铁人猛男就像有个开关，有人把它从“呆鱼”调到了“大嘴怪”。

那个白痴到底想怎样？是想继续激怒我，让我完全失去理智，他再乘机博取希娜同情么？我可不会中计，就静静地插手坐着。

巴贺继续开着车，讲解着：“那些巡逻兵，能够混淆攻击者的视线。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它们这样是为了降低酷热造成的伤害。”

我们的车慢慢地开到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水塘边。巴贺调了调他

的耳麦。水里挤满了跳羚和牛羚，池塘的中间还站着两头大象。

“看起来像游泳池吧，勒？”巴贺紧张地笑了笑。除了凯西跟他点了点头，其他人还是没有回应。布伦达翻着她的《Gala》。特茜把头支在车窗上，很明显是睡着了。坐在她们中间的希娜，焦虑地抓挠着一个空水瓶的标签。皮帽子不是只透过车窗，而是透过那些动物，望得眼睛都要掉出来了。布莱特林还是饶有所思地一直盯着他的小酒壶。我上方的喇叭先是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然后巴贺也想了想别的什么，就继续安静地开起车来。过了水塘以后几分钟，喇叭再次响起来。

“好了，大家听着，现在你们必须好好看看这左边了！”

引擎熄了，我们的小巴缓缓滑行直到停下。我向窗外看了一眼，看到一头长着美丽亮棕色鬃毛的大狮子，站在离小巴几米开外的地方打量着我们。

“看来你们真的是有旅游的好运气呢，可以拍到这么大一只雄狮，这可是每发五次团才能遇到一次的哦，勒！”巴贺激动地摇下了他旁边的车窗，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同事看的！”他勉强地笑了笑说。

那只狮子直盯盯地站在我们车前，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们，没有跑开。很明显它也注意到了，我们跟其他的团不一样。

“没有人想拍照么？狮子哦！”巴贺无助地看了看车里，他绿衬衫的肩膀那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希娜，你想吗？”

希娜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

巴贺的眼睛又顺着向后扫到了我。

“马特泽？”

“没兴趣。”

“那……马克斯？卡尔－海茨？今天不‘乒’了吗？要不，你‘乒’一下吧？”

这熟悉的“乒、乒”声唤醒了沉睡中的赛普皮特。

“啥？”

“狮子！”靠着他的施纳贝尔重复了一遍巴贺的话，“你想不想拍它？”

赛普皮特先看了看巴贺，又看了看那只狮子，然后再看巴贺。

"好啊，好啊！"

"好！"巴贺喘了一口气，"那，可能在这儿就没什么安排了。休息一会儿对大家来说都好点，勒！"等到他再次发动引擎的时候，不知怎么的，那声音听起来要舒缓点了。

38.

那根靠在爱陀涉休息区厕所外盥洗池旁的老篱笆桩是一个命运的暗示，就像是想让你变为恶棍的塔伦蒂诺[1]式的邀请，让你去向那个在假期里跟自己的女朋友共度很多个夜晚而现在正拿着他的啤酒瓶坐在一道黄色的双开木门后面气定神闲方便的男人复仇，去得到满足。

为了不让异样的声响暴露自己，我打开了盥洗池的水龙头，轻轻拿起那根重重的篱笆桩，走向情敌所在的小房间。这根木头简直就是专门给我打击目标用的，不粗不细，刚好可以卡在门环和墙壁之间，一旦插上了，那个吉列小白脸是不可能跑得出来的。放好之后我就急匆匆地跑回小巴，布伦达和其他上了厕所的人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我心情大好地爬上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那个……”巴贺说，“……所有人到齐，并且准备好我们在营地里的骑游了吗？”

“是！”我答应道，同时焦急地看着窗外。要是有人注意到我此时此刻那虚情假意的微笑，我的小计划就泡汤了。不过，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最后一个上车就点火出发，所以没有管施纳贝尔就开车出发了。直到我们穿行了足足有 15 分钟，巴贺才拿起耳麦紧张地问了个问题。

“卡尔－海茨，告诉我，凯文是睡在你旁边的，我怎么看不见他……”

“什么？”

“凯文在不在你旁边？”

---

1. 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著名B级片导演，代表作是《无耻混蛋》。

赛普皮特这才漠不关心地慢慢把他土鳖似的头转向了施纳贝尔刚刚在的地方。

“没有！”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巴贺刚刚还兴高采烈的脸一下子像被保鲜膜给裹住了一般绷了起来，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卡尔－海茨，现在请严肃一点，勒。凯文是不是在你旁边？”

“真烦人！说了没有！没有！这只有个啤酒瓶，等等，是两瓶！”

巴贺的这个急刹车是如此的仓促，以至于布伦达的《Gala》就像施纳贝尔摆在那儿的啤酒瓶一样朝前飞了出去，径直砸在了挡风玻璃上。巴士里立马愁云密布，听不到任何人的笑声，也听不到任何人的呼吸声，唯一能听到的声响就是这辆日本产小巴的燃油发动机的轰鸣声，和我们自己的心跳声。巴贺仓皇地转过身来直奔最后一排。

“老兄，卡尔－海茨，你也得告诉我们一声他不在了啊！”巴贺训斥道，“我们可是在公园的中央呢！到处都是野生动物！”

“我又不是谁的保姆！”赛普皮特吼了一句。

巴贺揉了揉太阳穴，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好，那……你们最后是在哪儿看到的他？”

“就在休息站！”皮帽子回忆了一下说。我也装模作样地点了下头，说：“是的！我也看到了的。”

特茜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她摇下了车窗，用手围了个喇叭，喊了起来：“凯——文——凯——文——凯——文！”

巴贺一脸怒气不可思议地看着特茜。

“特茜？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可是……我们要是直接开回去会不会更好一点？”

“哦……是哦……是好一点……我只是想帮帮忙而已嘛！”

巴贺噌的一下就调转了车头。10分钟不到，一辆顶上绑着木雕长颈鹿的丰田小巴就冲到了围有篱笆的休息站厕所入口。

还没等车停稳，我就一下拉开车门，跑进那间扁平的水泥房，在它的右边找到了男厕所。

“凯……文……！”我听见特茜在我后面撕心裂肺地喊着，现在

她倒是可以喊了。那根篱笆桩还是和之前一样，稳稳地卡在门闩和墙壁之间。我挪开它，然后打开那个小间的门，看到施纳贝尔拿着一瓶啤酒坐在里面，吃惊地看着我。

“噢，要出发了么？”

“是啊！你来不来！”

“来！”

施纳贝尔又喝了一口酒，然后把酒瓶丢到马桶刷的旁边。

“一切 OK！”我朝着外面喊了一声，“找到他了！”

“顺便说一句，马特泽，你可打错我了，我是睡了布伦达，可没碰希娜。”

我的眼睛一下就睁得和布兰德山上的漫画女招待一样大。

“真的假的？”

“真的！”

“什么时候？”

“在沙漠里的时候！”

“然后呢？”

“身材不错，可是太被动了，就想着享受。”

“哦。”

“我当然也试过找希娜。”

我的脉搏一下暴跳起来，手也不由自主地又抓起了那根篱笆桩。施纳贝尔摇晃着站了起来，冲了水，然后提上裤子。

“就让这件事过去吧，我们从来没有亲过对方。”

我默默地把那根桩子放到地上，和他一起走到盥洗池。施纳贝尔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

“为什么女人们总是过几个礼拜就把我给甩了，你知道你的希娜是怎么说的吗？”

“不知道！”

“她说，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无聊鬼。”

“真的吗？”

“是啊！你知道还有什么吗？她是对的！那些该死的营养食谱，

训练计划，比赛……我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它们什么也没给我带来，我是说，哪个女人会喜欢一个每周要锻炼30个小时，要是不锻炼了就去参加各种比赛，要是没有比赛了还什么都不喝的人？”

“哦，我猜猜：没人！”

“对的！就算她们愿意跟我睡，但过后又都是一样的！”

说完他就使劲地关上水龙头，我都害怕他会不会把它给关烂了。

“还有我看起来太帅了，我必须要做些什么。嘿，你看到哪儿有手巾？”

我不敢相信地盯着施纳贝尔，他真的是说，他要做些什么来把自己变丑吗？

“没有！”

“随便了，手巾什么的也很无聊！啊，不管怎么说，你不无聊！看起来也很正常，而且似乎什么都有了，有像希娜那样一个女人，像个疯子一样爱着你。”

“她这么说过吗？”

“是啊！还有，她是为了你才跑去跟布伦达住的吧，哈？一会儿在车上我们可以喝啤酒吗？”

“可以啊。”

“兄弟！”他高兴地亲了我一下，用他湿漉漉的手在我的头发间抓来抓去，“我打赌，我们会在车上喝个开心！”

我跟施纳贝尔笑着走出公园厕所，我还从来没见过希娜那么疑惑的表情。

39.

第二天，所有人都想回家，越快越好，而且是坐不同的飞机回去。虽说是要不了多久了，可现在我们还得去见识据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植物，还有那两位德国地理学家的战时藏身之地。

那世界上最长寿的植物叫做百岁兰[1]，也是我见过的看起来最悲惨的植物。它的叶子苍白而又灰绿，看起来就像是那些建材市场里几个月都没浇过水的盆栽。

“这就是百岁兰了，它已经活了超过千年了，而且基本不需要水。”巴贺跟大家解说道。

“老大？”

“啊？”

“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开到这来，不是就真的为了这坨干屎吧？”

“正是，马克斯！”

布莱特林嚷了起来：“我的天，伙计，我的天！”特茜则一不小心一脚踩在了一片本来就残缺不堪的叶子上。

希娜还是像之前一样无视着我。施纳贝尔的反常举动搞得我有点措手不及，但是我知道了希娜是爱着我的，虽然和她的表现很矛盾。

而施纳贝尔呢，看起来是刚经历了人生里的第一次宿醉还没缓过来，就跟我们讲起了它的感觉，说自己就像得了什么罕见的热带病：“现

---

1. 百岁兰（Welwitschia mirabilis），生长于沙漠地区的一种裸子植物，以能适应极端气候和防沙固土的特点而闻名。其一生只长两片叶子，但每一片叶子都可以活百年甚至千年时间，所以叫百岁兰。植物界的老寿星、活化石。

在还感觉脑子里有什么在敲敲打打的，身上也是一团燥热！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

“知道。”我们说，然后又登上车，赶去下一站——亨诺·马丁庇护所[1]。

我很兴奋，因为对那个地方，自从我在埃龙戈旅馆读过那两个战争流亡者的经历以后，就特别期待。

巴贺停下车。我们沿着一条狭长的石子小路向那两个德国地质学家的藏身之处走去。其间巴贺给我们讲解了事情的真相：“那个亨诺·马丁和他的同事科恩先生，都是地理学家。他们30多岁的时候到这里来为农民找水。那时，二战也影响到这里了。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人们也没有把他们关进监狱，是他们自己离开这里，去了沙漠，在那里一直忍到了战争结束，勒。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他们当年的第一个庇护之处。”

“真是太有意思了！”布莱特林抱怨道，把手里的烟屁股弹到一块岩石上。

“啊哈！”皮帽子嘟囔了一句。

“真是这样吗？哈！”凯西一脸不屑地哼道。

巴贺的手机响了，皮帽子立马乘机讥笑说，这一定是亨诺·马丁打来的，他是想知道战争到底打完了没有，他都快饿疯了。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皮帽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冷笑话大笑了，他就只是讲而已。

巴贺走到队伍的最后面打起电话来。不知怎么的，他看起来很紧张。我们先是等着他，然后就听到“乒”的一声，赛普皮特一个人好奇地朝着庇护处走了去。我们也就留下巴贺在那儿打电话，从小路爬上了一块凸出来的，布满灰尘的亮棕色平整山岩。一瞬间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我也必须在一场战争之前流亡到这儿，那该多好啊。又转念一想，我们在这儿活得下去吗？就凭只见过超市里切好打上条形码的肉的我们？我们要怎么找到饮用水，怎么抵御严寒，然后吃什么？我们要怎么很快地学会这些呢？我一下就想不下去了。而当我抬眼向

---

1. 亨诺·马丁庇护所，两位德国地质学家的藏身之地。

那条狭长的小石路看去时，我们的导游不见了。

前15分钟我们还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猜，巴贺可能是跑回车子那去了，因为在那儿他可以不被打扰地打电话，或者要记下些什么。当我们孤零零地在山岩上坐了半小时以后，我建议说，回停车处去看看到底怎么了。出于怕被扔在这里的恐惧，所有人都一起向上爬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走到尽头时，我们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下。

那炎炎烈日下满是灰尘的停车处，只堆放着我们的背包行李，我们所有的背包行李。

“混蛋！”布莱特林突然喊了出来，“他把我们甩在这儿了！”

“还有我的长颈鹿！”葡萄干脸也惊愕地喊道。

“真是见鬼了！”特茜嘟囔了一句，看着沙尘冲刷着我们五彩斑斓的背包。

“我说，这真是个笑话！”皮帽子有点绝望地笑了起来。

“还是个特别滑稽的笑话。”特茜补充道。

“谁有他的电话号码吗？”我问。所有人都在那里抱怨。于是我说：“我不是要打电话！我只想知道，有没有人有他的电话号码？”

“你不是整天跟他在一起吗！”葡萄干脸嚷道，然后叉起了她干瘦的手指。

“是啊！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我还要他的电话号码干吗啊？”

接下来的一小时，巴贺还是没有回来。那越来越毒的太阳，把我们的手臂烤成了熟龙虾色。我们决定，带着背包行李，到背阴的亨诺·马丁庇护所去。

带着我们那可笑的烫伤，也不知在庇护所里坐了多久。这简直就是对德国－纳米比亚历史的一个无法言表的反讽笑话。等到皮帽子的笑话成真了之后，我们目前就只能寄希望下一个旅行团，早上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团里的十几个人。为了能截住他们，施纳贝尔带着一瓶啤酒去了停车处，剩下的人就坐在自己的包上，向奎色比河峡谷[1]里望去。

1. 奎色比河（Kuiseb），一条周期性河系，越过那米比沙漠，形成沙漠中的一道弧光。

我挨着赛普皮特坐。他完全无视我们现在所处的尴尬境地，还是拿着自己的相机在峡谷里拍来拍去。希娜和特茜也向着峡谷的深处走了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休息处，这里异乎寻常的安静，只时不时地被那些关于巴贺出逃的猜想所打破，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什么“可能是……”或者“也可能是这样的……”布伦达觉得巴贺是被一伙冷血的暴徒袭击了，我们都不认同，首先，我们的背包都完好无损，第二，暴徒不会只袭击巴贺一个人，除非是奥地利人。

皮帽子没有发觉这反常的场面，继续讲他关于隐蔽摄像头的笑话，说巴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稍稍在这里体验一下当年的冒险精神，之后就把视频发到网上去，或者刻成DVD。没有人问葡萄干脸的看法，她就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巴贺从来都不可靠也不能沟通，我们根本不该相信他，他是个超级笨蛋！

“我知道了！”布伦达激动地叫了起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跑路了！”

卡尔－海茨也充满兴趣地看了过来。

“为啥？”布莱特林问道，他的口气听起来根本不期待得到一个靠谱的答案。

“那个，他肯定是突然有什么急事，一时心急就跑了！”

布莱特林皱起了眉头：“那……按你的理论他现在是去了哪儿？”

“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布伦达训斥道，然后发现自己的理论没有得到团里其他人的认同，而且正相反，刚刚还全神贯注盯着自己的7双眼睛，有一大半又转回去盯住了满是灰尘的地面。

我脑子里也钻出无数个想法，却没有一个能够把自己说服。是诺维打电话来告诉他，自己也喜欢他么？不现实，那样他不会心情不好地拿着手机走开。是家里有谁去世了？可能是，可这也不是不通知一声就把一个团的人留在一片荒芜里的理由啊。想来想去，我认为一定是跟我们有关。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皮帽子这时有了说法。

“偶觉得嘛……可能是……”

“住嘴吧，你！”葡萄干脸吼道，不想再听她老公那毫无意义的

理论。

皮帽子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婚姻，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训斥，没有理会她，继续说下去。

“偶觉得，那个巴贺是被偶们气走的。”

“对的！”赛普皮特咳了咳，把相机从眼前挪开，“我也这么觉得！”我们大家都惊讶地看着他。

“怎么说？”布伦达不耐烦地问道，“他怎么会被我们烦到呢？”我们又面面相觑起来。

“就是那些尖酸刻薄的话，把他给惹恼了！”皮帽子埋怨道。

布伦达看起来还没懂现在的情况有多严肃，就追问道，“怎么讲，你是在说谁？”

布莱特林深吸了一口气，抽出了烟盒里的最后那几根烟中的一根，在布伦达徒劳地寻求结果时点燃它，然后对她说道：“就是你！”

“非常感谢，对的！”赛普皮特开心地拍起手来，布伦达露出一副默片的表情，僵化在那里。

赛普皮特还没说完：“要说在场的谁，还能把他给惹到的，我这儿可有个名单！我有个名单呢！”

“那还有谁？”皮帽子问道。

“第一个，就是你那些关于他的乱七八糟的烂诗和短句！”

培皮教授大惑不解地盯着赛普皮特伸出的手指。葡萄干脸简直不能抑制自己的喜悦，她是如此的高兴，脸上洋溢着的幸灾乐祸的谑笑是如此灿烂，以至于那几秒钟内她枯皱着的脸都有一小部分被拉平了。她高兴地拍起了手：“说得好啊，培皮，偶就一直跟你这么说的吧！”

“可是……你们一直都被偶的诗逗得很开心啊……”皮帽子用委屈的语气说。

“那只是出于礼貌！”布莱特林干巴巴地解释道，然后抽了一口他的万宝路。话语间布伦达又恢复过来了，只是出于保险考虑，脸上还挂着默片似的表情。皮帽子的眼睛又扫到了希娜和特茜的身上。“是的，出于礼貌。”她们也证实道。皮帽子知道，要让他老婆帮他说句话还不如要她去死，他的眼睛跳过她扫到了人群的最后一排：我。我

立马条件反射般地用手摆出一个防御的姿势。

“我……我没笑过！”

“好吧，那……”皮帽子叹着气耸了下肩，“那……如果没有人喜欢的话，如果真的是它惹恼了巴贺的话，就让偶自己留着偶的诗吧……”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赛普皮特清了清嗓子：“可不止那些呢！”

皮帽子就像是被一把猎枪瞄准的狍子一般盯着那个聒噪的法兰克福人。我对赛普皮特充满感激，因为他终于叫停了皮帽子那些无聊的烂诗。但我同时觉得，这个喜欢作诗的退休老人的自尊已经被打击得支离破碎，人们不需要再把它碾成粉末吧？

“还有什么？”皮帽子激动地问道。

“当你用那些粗俗不堪的废话来取笑完每一个人后还在那吃吃大笑时，我每次都想去撞墙！”

“这个偶都说了他几十年了，几十年了！”葡萄干脸狂喜地叫起来，她老公的身体彻彻底底地僵硬在那儿。

“是的，你们再也不想听我说任何话了，”皮帽子小声喊了出来，“可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我有感觉，我不是那唯一一个惹人讨厌的人。”

“培皮！”葡萄干脸惊讶地大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她老公的嘴。这种夫妻场面，我是看不下去了。皮帽子显然不吃这套，一把扯开了她的手，对着她大声地吼道：“你别在外人面前这样！”

鼓掌！我们终于看到了一次葡萄干脸的默片僵脸！

“现在他们还在这卯上了！”布莱特林抱怨道。希娜和特茜靠得更紧了，希娜的眼睛还透过众人的头看了过来。

“我再跟你们说些什么吧，”老赛普皮特又发话了，“我到处旅行 70 年了，但是这么烂的一个团，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我遇到的这哪是一个旅行团啊，我遇到的是一场噩梦！要是我是巴贺的话，第二天就把你们的行李给扔了！或者在飞机场就给扔了！”

赛普皮特简直是说出了我的心声，我真想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

而且其他人看来也都和我想的一样，大多数的人脸上都是绝对赞同的表情。这时，布莱特林试着来缓和一下气氛：

“好了好了，根本没有那么糟啦！”

“你不要在这儿瞎搅和，你一直就没清醒过！”葡萄干脸冲他吼道。

“我一直怎么着？”布莱特林愕然地问道。

“无赖！”她恶狠狠地补充了一句。

“什么？你男人在斯瓦科普蒙德跟我们喝得那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灌他！”

“错！因为他和一只母老虎结了婚！”

“培皮！告诉他！他在胡扯！”

培皮默默地看着地面，就算大家再会想，也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出个“胡扯”来。沉默之中赛普皮特又咳了咳，看来他还没有说完，我感到有些害怕，结果，确实。

“嗯？你们还想不想知道，什么可以把巴贺给惹毛？那个科隆来的开包拉屎人！坐在我旁边走了3000公里都不理我，然后就突然来句：‘你有转换器没？我需要转换器，不然我就要死了啊，电话啊，哪里有电话啊！’而不去关心一下他美丽的女朋友。白痴，真是个白痴！”

“多谢！”希娜喝着彩大声叫道。

“现在好了吧，卡尔－海茨，他们都是罪有应得，”布莱特林又当起了和事佬。天气预报花母鸡一下就跳起来，对他吼道：“你不要去跟别人说，什么时候是好了，行不行？”

“行……行……行……”布莱特林的声音回荡在峡谷之中。一阵窒息的沉默笼罩着我们。布伦达坐回她的背包上，说：“卡尔－海茨，请继续。”

“到此为止吧，关于那个瑞士马赛女人[1]，所有人都领教过了，我

1. 赛普皮特说特茜是马赛女人，因为马赛女人都是留短发或者光头。

不想再说什么，她已经够悲剧的了。”

特茜生气地说道：“把今天算进去的话，我都已经3天没跌倒或者踩到什么了！”

“那之前的百岁兰呢？”我大声地帮她回忆道。

“对哦，该死！”

“还有呢？还把谁忘了？”皮帽子开始回击。很明显经过刚才一阵的休息，他已经把自己破碎的自我又重新聚集起来了。

赛普皮特疑惑地看着他，“那个肌肉傻男？他现在怕是正在停车处做防晒吧？”

“不是，你把一个老头子给忘了，那个从一开始到现在就只会在那喊着‘招个手’和‘乒’，现在还把所有人给数落一顿的那个人。”

“一派胡言！”赛普皮特摆了摆手，别着脸坐下去。这时，躲在峡谷最后面那个角落的特茜居然也意外地插起了话：“你的那个烂机器一直在那‘乒’、‘乒’地搞得我也很烦。还有你居然叫我‘瑞士马赛女人’！我可是从汉诺威来的，我和你一样是个德国人！大混蛋！”

所有人的眼睛都朝特茜看去。

特茜也被自己突来的勇气吓到了，马上又缩成了一团。希娜用手安慰地搂住她。我现在有个感觉，我，连带整个团的人，就像是刚从一条洗车通道里被丢出来一样，被打着香波给洗了一遍，脑子也被洗得干干净净，正被挂在架子上烘干。这时，毫不知情的施纳贝尔带着不合时宜的心情从那条小路走下来，报告大家说，到现在也没有车开来。说着，他就焦躁地坐到布莱特林旁边。

“我想抽我人生里的第一支烟！”

“你认真的么？”

“当然！”

施纳贝尔拿到烟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等他把那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皮帽子小心翼翼地打破了沉默。

“你看，他像不像那种只在假期才装着品点红酒的暴发户？”

布莱特林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阿尔卑斯山小丑？”

“能给我一支烟吗？”

布莱特林笑着把他那包万宝路连带打火机都丢给了他。

皮帽子从里面抽出一支烟，点燃它，然后在他老婆震惊的眼光中狠狠地抽了一口。

“培皮！马上把它给灭了！”她训斥道。

我们看到，纳米比亚午后的日光下，培皮·格鲁伯尔的中指闪着金色的光芒。

40.

下午的对话将我们前些天的虚情假意和装腔作势都击了个粉碎，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又跳了出来。

那是傍晚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中国情侣来到我们的庇护所，并且拍了照。对于来访者的客套礼貌转眼即逝，我们越试着用更多的话来解释我们的处境，那对情侣的举止就越奇怪。等到皮帽子试着用拉丁语来解释时，那对情侣立马飞快地顺着小路逃回停车点，爬上一辆大吉普，嗖的一下就开走了。和我一起一直追他们到停车处的布莱特林就留在那里，想拦下其他前来的车。我又回到我们的扎营处。

布伦达是第一个大声提出那个问题的人，要是一直没人来的话，我们在这儿怎么谋生？她很快就从其他人的脸上读到了答案，皮帽子、特茜和施纳贝尔立马动作超大地从他们的背包里翻出了旅游指南，并找起了紧急号码。旅游指南上有很多个紧急号码，就哪个号码才是正确的，该打哪个号码，爆发了一场争吵。指南上有全国范围内可拨的警察局的号码 10111，有温得和克的火警电话 211111。至于奥地利领事馆名誉领事埃里克·万勒·马赫的号码，则是来自皮帽子。

“你要打到奥地利领事馆去干吗？”赛普皮特不爽地问道。

“我要干吗？”皮帽子回了他一句，“很简单，因为我是个奥地利人！”

“胡扯，又是一个白痴！我们必须给警察局打电话，或者是救护队！”

我扔出了一句话：“旅行社怎样？”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赞许的沉默。

“很好，有道理，就旅行社吧。”希娜点了点头。支持我。这么多天以来，她还没觉得我对过。

“我来打！”葡萄干脸嚷道。还没等谁主动要求要陪她一起去，她就带着水壶和手机朝停车处走去，往那差不多走到一半就能有手机信号。不一会儿她就带回了消息，已经跟旅行社联系上了，新的导游正在赶来的路上，巴贺人间蒸发了。

“人间蒸发了？”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一个导游怎么会人间蒸发呢？”

“你不也看见了么？”她烦躁地回应着我，“刚才还在那儿，现在不见了，人间蒸发了！”

“那……他们有没有说，巴贺为啥要跑路呢？”特茜问。葡萄干脸一听，立马两眼一瞪看着特茜，把手机递了过去。

“给！你自己打去问，他人间蒸发了！完毕！”

说完她就坐到自己的背包上，从背包里翻出一个银色的小包，倒出一块干果放到自己的嘴里，意思就是说，问题时间到此结束了。

可自然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那个新导游具体什么时候到呢？”希娜问。

“哈……天知道，偶只晓得他在路上了，其他的偶也不知道！”

她不耐烦地答道。

“重要的是，他是在从哪儿来的半路上！”布莱特林插了一句。施纳贝尔想知道的是，新导游是不是也在冰箱里放有啤酒。葡萄干脸一下就怒气冲天地弹了起来，往峡谷里面走去，并且甩出一句话：“你们知道么？都他妈舔偶屁股去吧！”

我们坐在那儿，一群人看起来就像是在拍低成本版的“迷失”还有 RTL 电视台“丛林大冒险”的奇怪混合剧。接下来我们总共打了三个紧急号码，分别是温得和克的火警，警察局，瑞士总领事馆。这是特茜的建议。所有的去电和回电都是一样的结果：没有理由担心，整个温得和克现在都知道我们被困在了哪儿，一名来自卡拉哈里旅游公司的代表已经开着一辆新巴士上了路。

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和特茜一起把周围的木头拾在一起。她现在可是铁了心，只要是对集体有好处的事都做。不一会儿，我们就围着一团小而美丽的篝火坐成半圆形，默默地分吃我们晚餐包里剩下的食

物，让自己的思维随着那闪耀的火光而闪耀。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葡萄干脸板着脸，“慷慨”地把自己的干果分给大家。赛普皮特从自己背包里拿出一包从家中后花园里摘的核桃。施纳贝尔拿了很多条讨人厌却好吃的士力架放在中间，他是再不想吃那个了。而挨着希娜和特茜，跟布伦达坐着一起的布莱特林拿出了一瓶赤霞珠[1]，我们就用自己的水壶盖盛着喝，他自己却一点都没喝。大家还没有从下午的事里缓过来，现在都在维护着那如瓷器般易碎的礼节，就连希娜和我之间的那道心墙看起来也快垮掉了。

现在是晚上 7 点过一点，新导游还是没有出现。

“说一说，马特泽，你看了那本书的，它不就是讲，住在这里的那两个人吗？”特茜问道，其他人看起来也满开心，总算有人说点什么了。

“那两个德国的地理学家？那两个流亡者？”

“是啊，他们经常在这里过夜吗？”

“那个啊，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这里住了几个月肯定是有的。”

“几个月？”特茜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

“那……他们是靠什么为生的呢？”施纳贝尔抿了一口酒，问道。

“这个，开始的时候，自然是靠他们吉普车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之后为了找到吃的，就必须去狩猎了。他们打到的第一只动物，是一只山羚，相信我！”

“哈哈！”皮帽子放肆地笑了起来：“我想起了一首助记诗[2]：蹦哪儿去了？蹦山上了。那它是什么？山羚！”

他刚刚甩出这个冷笑话，立马就小声接了一句：“偶什么都没说。”

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家都被他逗得笑起来，而不是在取笑他。我把我记得的内容都给讲出来了：为什么他们要逃亡，他们是怎么在峡谷里面搭了一个小花园，因为他们吃够了肉以后怀念起蔬菜和沙拉

1. 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世界著名红葡萄酒品种之一。
2. 助记诗，类似我们的珠算口诀和九九表，记单词用的。

的味道，还有他们最后是怎样开始深入地思考人生、人类和战争，差点搞疯了自己。

“现在，我们都已经快疯了！”赛普皮特微笑着抱怨道，所有人都笑起来。

“我简直不敢想象我留在这里会怎么样，”布莱特林想了想说，一下就把布伦达给惹笑了。“你……真在这儿的话，你的宝马7系要停哪儿哟？”

“等我们回去它就不在了，小耗子！”

这句话把布伦达的褐色小脑袋给搞晕了。

“为啥？你把它停在消防通道上了么？”

布莱特林顿了顿，然后吸了一口气，“不是，我欠税了，我……我破产了。”

默片僵脸出场。

只听见篝火里的木头被烧得噼啪作响，时不时还迸出三两颗火星。等应付完这意想不到的巨大数据量后，布伦达的大脑打开了第二台备用处理器。

“真的吗？”

“是，是真的。很遗憾，它不在了。”

布伦达看起来蛮受震动。很难判断她是被布莱特林说出自己破产时那轻松的样子震到，还是被这个消息本身震到。

“我和凯文发生过关系了！”

施纳贝尔被惊得一下把酒喷到了篝火里，然后惊慌地向后面退去。我咽了口口水，看着布莱特林。

“我知道的，”布莱特林冷静地嘟囔了一句，“还有呢？就这一个故事么？”

布伦达胆怯地默默点了下头，施纳贝尔则抖了抖肩，好像想说：“确实是啊！”

“那我们……扯平了，宝贝？”

布伦达又点了点头，不过这次看来就和其他人一样，如释重负。

我现在也攒够了勇气，要是我现在，在这峡谷中围着篝火还不说

的话，那什么时候说？于是我清了清嗓子，所有人都一脸期待地转过脸看着我，他们以为我是要继续开讲亨诺·马丁和科恩的故事了，然后我说道：

“我也要跟你坦白一些事，希娜。”

鸦雀无声。

“那个在 Katatura 集市的电话……”

希娜紧张得近似害怕地看着我，说道：“不是什么办公室，对吧？”

“不是，是房产公司打来的，是想知道预约金的事。”

“怎么了？”

“很简单，我忘记把它汇过去了。”

又是一阵沉默。

“嗯，然后呢？”

“我一整个礼拜都在想办法。”

“是真的吗？”

“真的！”

“就因为这个，他才在背包里拉了屎！”特茜一下子冒出这句话来，又被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吓得用手捂住了嘴。希娜顿了一下，说道：

“是，那现在呢，我们买下房子了吗？”

“是，希娜，我们买下了。”

我根本不能用语言来形容，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有多么的开心。

“那……就完了吗？我是说，这就是你的故事？我们差点失去了一套三室套房？”

“啊，那是随便的一套房子吗？它带河景的！开放式的厨房，自然光浴室！”

“好了，马特泽，不管怎么说，它都……只是……一套房子。”

“哈！”布莱特林今天晚上很是开心，“她说，就只是一套房子。”布伦达碰了他一下：“嘘！”

“还有我……”老赛普皮特嚷道，“其实我根本不想来的，是我老婆订了这个团，说是给我的礼物。把我打发走了，她才好去酿她那

些鬼玩意儿！什么啤酒混合饮料！恶心死了！那是最难喝的东西！”

“你真是跟啤酒打交道的么？”施纳贝尔好奇地问道。

“当然！我是个酿酒师。赛普皮特牌！口感特别，是班贝格最好的麦芽啤酒！”

“那为什么你现在才说？”

“又没人问过我！”

首先是希娜噗哧地笑了起来，然后又是特茜，最后大家都忍不住了，围着奎色比峡谷里这团烧得噼啪作响的篝火，所有人心里那些自旅游以来堆积的压力烦恼统统都随着笑声随风而去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围着篝火坐在峡谷之中，度过了迄今为止最开心的一个晚上。别的不说，就因为希娜不知什么时候握住了我的手，足够了。而且很明显的，团里的每一个人今晚也都体验到了这个地方的美妙，都不想让情况再变得混乱复杂。也许，现在就算什么温得和克的警察出现了，或者是飞来了一架什么救援队的直升机，又或者是跑来奥地利的领事长，我们都会把他们统统赶走，当然，巴贺除外。

很快就能得到救援的希望随着我们篝火一起熄灭了。黑暗，夜晚和寒冷我们都不怕，因为通过我那奇怪讲解，大家都很是信任亨诺·马丁的庇护所，就都去睡觉了。我们把背包里的东西展开铺成床垫，而盖的嘛，就是把所有自带的最暖和的衣服都层层叠叠地堆在身上。

我小心翼翼地贴着希娜躺下，静静地看着闪烁的繁星，享受着把希娜抱在怀中的时光。我一动也不敢动，我不想再破坏任何一样东西，特别是这一时刻。我先前急切想回家的愿望，也烟消云散了。

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着这难得的宁静并沉浸其中，若有所思。施纳贝尔穿着一件厚厚的大夹克，像座雕塑一般安静地坐在他的背包上。皮帽子尽可能地保持着最大距离，和他老婆躺在一张由衣服铺成的薄薄的床垫上，心不在焉地凝视着天空。闪烁的繁星，广阔的视野，和夜的寂静——大自然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慢慢地我意识到，这里有的，不仅仅是可供人们拍照的美景。这片大地还有更多人们可以去体会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一晚就像是对我可笑的人生计划中的空中楼阁的狠狠一击。旅行转换器，不舒适的

小巴，带河景的房子，所有的这一切都显得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思考一些真正意义上的问题：我是谁？我爱谁？还有，到底是谁在绿圈帮我们结了账？

“嘿，”希娜靠着我轻声说道，“我订了一次该死的美丽旅行，对吧？”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轻声笑了笑，把她搂得更紧。

月亮傲慢地悬在广袤的大地之上，我们的眼中充满了敬畏。这一夜，不允许任何人的欺瞒狡骗，除了身上厚厚的衣服，我们所有人都坦诚相待。



41.

等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和希娜紧挨着躺在我们的夹克毛衣之下，被结霜的露水笼罩，就和第一个沙漠之夜时一样美丽，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希娜重新睡在了我的旁边！然后，很明显，她和我一样注意到，那条小路末端有一个跳动的身影。

“看，”希娜小声说道，“有人从停车处过来了！”

还是半醒的我一把将她拉进怀里，闭上了眼睛。我可不想有什么人来。

“现在是真的！马特泽！看啊！”

我不情愿地抬眼望过去，发现一个瘦削的白人，手里提着一个塑料盒子，正急匆匆地从那条小路向我们所在的峡谷跑下来。

其他人看起来也醒了，至少那些由夹克、毛衣和衬衫堆积起来的我们用以保暖的小山，都动了起来。那些衣服堆看起来就像是科隆某座桥下的流浪汉的家一般。

“有人来了！”特茜通知大家，其实大家早已看到了。施纳贝尔说了句：“诺！”从昨天下午起我们就在等待救援，可是现在真等来了，我们却又诧异地望着它。

一声尖锐的“嘿”响彻整个峡谷，打破了夜里和谐的宁静。

“你们是巴贺·穆提玛带的那个团吗？”

我们互相对望了一下，不知道怎么的，没人觉得有必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本应大叫着回应他的，却没有人理他。

“你们还好么？有人受伤吗？听得到吗？”

不一会儿，那个瘦削的白人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放下他的盒子，用手扶着膝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穿着一条军裤，一件厚厚的深色的毛绒夹克，把他瘦削的身体和头发稀疏的小脑袋显得更小。

“你们好，初次见面……对不起……我跑得太急了！”

“直起身来，把手放在脖子后面，大口吸气。”施纳贝尔把他搞得不知所措。

特茜问道：“那您是谁呢？”

皮帽子很明显也已经醒了：“外星人，受不了偶们的空气！”他不由自主地模仿起一个正在空气中挣扎的外星人，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个一直站在我们跟前的人，一来就被我们这个疯人团给搞得无语了。

“看着你们心情很好，我真开心！”我们那穿着毛绒夹克的救星说道，同时直起身来。

“蠢货！白痴！废话！”赛普皮特粗暴地回应了一句，站起来往峡谷里看去。

“他不是那个意思。”我对我们的救星解释道。这个瘦小的男人现在是喘过气来了，却对此一脸茫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他打开他的塑料盒子，里面放着三明治、橙汁和两个保温瓶，然后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带了早餐来！”

施纳贝尔第一个跳过去。

“这里面有夹肉吗？”

“有的！”

施纳贝尔十分开心地拿起一个三明治，转眼之间就消灭了它。

“那个……冒着你们不想知道的危险，我还是得说：‘我是你们的新导游！’”

“得了得了得了！”赛普皮特嘟囔道，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就好像是在看一部美国的晚间情景喜剧一样。

“哎呀……我是怕嘛，好吧……那个，我的名字叫图勒·皮盆布林。”

“我才不管你叫什么！”赛普皮特破口大骂起来，我们又忍不住

再一次笑起来。即便这样，他也没能让那个瘦导游停下来。

“我是卡拉哈里旅游公司的人，首先呢，我当然要跟诸位道个歉，因为穆提玛先生的原因，让大家留在这冰天冻地的荒郊野外过了一晚。请你们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真的让我们十分难堪和痛心。要是这事传出去了，我们都得打包走人。”

“哼，要是传出去的话，你屁股都得赔出去！”布莱特林冲着他骂道，那个瘦导游的小脸开始抽搐起来。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换个新导游？”我最后问道，“巴贺怎么了？”

皮盆布林疑惑地看着我，说：“您是认真地在问我吗？”

“废话！”我确认道。

“那个啊……我确实是不懂您的问题。你们团不是三天前坚决要求把巴贺给换了么？”

大家的呼吸集体宣告暂停。我们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原地，就算是一个来自德国殖民时代的摄影师，拿着架老古董相机，也能给我们拍一张清晰无比的集体照。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特茜激动地说道。

“可是……”那个套着厚毛绒夹克的男人结结巴巴地说，“你们昨天还打电话威胁说，如果不立马撤走穆提玛先生的话，就要退团。我能怎么做呢？我只得立马给他打电话叫他走人啊，可是他气得一句话不说就把你们给留下走了，我着实没有料到啊。要是我不犯那个该死的错误的话，你们就只会在这待一两个小时的！”

现在我是真不懂了：“请问是谁给你打的电话？”

“一个……叫……格鲁伯尔的女士。”

“靠！”布莱特林一下就嚷了起来，我们都集体摆出了默片僵脸。皮帽子是第一个把声带给找回来的人，还不止呢，他还在脖子里加了个扩音器。

“你！你这个老巫婆！”他骂了起来，“太恶毒了！”

“因为他之前是个超级笨蛋！”

“你们还不是对他也不满意！”凯西恶毒地扫了大家一眼，回击

道，“偶做这事也是为了你们！”

“好啊！你还有理了是吧！”皮帽子涨红了脸大吼大叫，一下子跳起来，使劲跺了几下脚，把那些小石子踢得四处飞溅，然后把手伸到了布莱特林的面前，说：“我想抽支烟，谢谢！”

“抱歉，可是没有了。”

只有一个人比我们更不知所措：图勒·皮盆布林。

“那个……你们……我是说……那个……格鲁伯尔夫人不是代表你们……打的电话？”他继续结结巴巴地问道。

“当然不是啊！”特茜斥责道。

“那……穆提玛先生前天在爱陀莎公园里忘掉了一个游客，也是编的吗？”

“是我在厕所睡着了，没别的事！”施纳贝尔的话就像打枪一样啪啪啪射了出来。

“得了吧！明明就是他忘记数人把你给忘了！”凯西大声地驳斥道。

皮盆布林摇了摇头：“还有……那个是真的吗？他在公园里开车都跑到150迈了？”

“没有。”布伦达回答道。

“那……吃完饭的时候总是把奥地利人安排在左边……这个是真的吗？”

“绝对是假的！”皮帽子否决了这个说法，同时厌恶地看了他老婆一眼。

“懂了！”瘦导游叹了口气，“那……可能一个团里也不是只有一个转换器了。”

“一个？”我笑了起来，“我们要的话，每人都能拿五个！”希娜在旁边看着我，惊讶地微笑起来。

“你们真不想换巴贺吗？”

“请您明察！”皮帽子恳切地说道，然后指着他的老婆，“这里只有这个人想把巴贺给换了！”

“哈！”凯西怪叫起来，“‘这个人’？你就这样说你老婆？”

“前妻！偶要跟你离婚！”皮帽子用坚定的语气说道，凯西那双小眼睛都快从她那葡萄干般的脸上弹射出去了。施纳贝尔被逗得啪啪地拍起手来，布莱特林则大吼出一句：“爷们儿！”

现在，我们的救星是真被我们搞晕了，至少看起来是那样的。

“我们就是个疯人团，您知道了吧？”特茜跟他解释道，赛普皮特补充了一句：“就是个大噩梦！”

“好吧好吧，”皮盆布林叹了口气，“我们现在最好回到车上去吧。”

“是拖着脚乱走！”布伦达纠正道，“在纳米比亚，人们说拖着脚乱走！”

“随便吧。”

“那么，巴贺现在在哪儿呢？”希娜问。

“说实话，知道昨天的事情后，我没去联系他。不过，他要是聪明的话，会去找一家新的旅行社。”

“那是为什么啊？”

“那个啊，他当然不会再为我们开车了啊！”皮盆布林笑着用盖子把那个早餐盒盖了起来。

“你们把他开除了吗？”施纳贝尔追问道。

“开除倒是没有，只是他不会再帮我们带团了而已。”皮盆布林不无讽刺地解释道。特茜都快要急爆了，“您又不是卡拉哈里旅游公司的老板，对吧？”她问。

“是的！”皮盆布林回答道。

“好吧，那您就是个该死的管事儿的人！”特茜继续说道，“您可不能就因为一通谎报的电话把一个导游给开了！”

“这个，”皮盆布林叹了口气，“我可不这样看，谁要是就这么把一个旅行团给随随便便地丢在这种地方过夜，那他就不用在这行干了，还有几百号导游等着呢。”

“但是，巴贺得把我们带完啊！”特茜要求道。

“确实，”赛普皮特也嘟囔道，“我想让那个巴贺回来！”

皮盆布林高高举起了那个早餐盒，说：“不好意思，再说也没用了。直到旅游结束，我都是你们的导游了！”

那辆载着我们向温得和克开去的巴士，十分现代化，座椅舒适，也更宽敞，可我们却宁愿坐原来的那一辆，和我们的黑人老大在一起。这辆新车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凯西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傻兮兮地缩在最后一排，像个背包一样。

42.

只付旅费的十分之一，住城里最好的宾馆，回程的机位还被升级为商务舱，我们不得不说，卡拉哈里旅行公司在善后方面确实有一套。而这一切的条件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事给抖出去。到到网，一个字不能讲；假日点评网[1]，一个字不能讲；谷歌和快普[2]，一个字也不能讲。

我们现在就坐在赫尼兹堡宾馆[3]那富丽堂皇的饭厅的露天阳台里，思考着。这家巨大而且奢华的宾馆是由一座殖民时期的德国城堡改建而来。

我们默默地望着天空墨蓝日光充沛的主城区。对于假期而言，这还真是绝好的一天。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放松不起来，都把自己调到了“蔬菜模式”。

布伦达的嘴就在那儿奇怪地动来动去，布莱特林则拿着他的水杯揉着他面前的餐盘一秒接一秒地旋动，就像他的手是一块石英钟的指针一样。他有两天没喝酒了，现在是酒瘾犯了吧。

要是宾馆里有谁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会觉得我们是史上最沉默的旅行团。只是时不时有勤快的服务生，跑来打破这凝重的沉寂。

“还要点酒吗，先生？”

“女士们还要点水吗？”

“再来一扎啤酒吗，先生？”

---

1. 到到网（Tripadvisor）和假日点评网（holidaycheck），皆为著名的旅游评论资讯类网站。

2. 快普（Qype-），德国著名资讯评论类网站。

3. 赫尼兹堡宾馆（Heinitzburg），温得和克的豪华宾馆。

“诺！”施纳贝尔答道，把手里的空杯子递给那个困惑的服务生。

“诺，就是要的意思！”我正想跟人家解释，他已经跑开了。

施纳贝尔是唯一一个吃得下的人，而且还只吃肉，什么配菜都不加。凯西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正好，反正我们也没人想看到她。

而巴贺呢，我都觉得他是不是突然死在哪里了。一方面我很高兴能离开这里，也很感谢他，另一方面我又很气自己，没有更好地利用和他相处的时光，问他更多关于他祖国的问题。如果有人好好问他关于他自己的事的话，他可能会很开心。那个瘦削的卡拉哈里旅行公司的老板赶回了他的办公室，为了把我们的回程机票改为商务舱，我们要到明天早饭时才会再见到他。

赛普皮特把他的叉子放到桌子上，把餐巾揉成一团。

“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被收买了一样！”

我赞许地附和着他：“我也是！”

特茜也把目光从她的盘子上收了起来：“我……我一直都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但是，是什么呢？”希娜问。

“就是，去找巴贺，他需要把自己的工作拿回来！”

我们一下就被这个主意搞得振奋起来。可是，就算我们想去做，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还不知道巴贺的手机号，地址就更不用说了。我只知道，巴贺不住在卡塔图拉，而是住在一个区的以什么村结尾的地方。要是我们想把它找出来的话，就得把那一整个区都给搜一遍，而且我们连那个区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都不知道。唯一知道他住址的就是旅行社了，可是他们把他给炒了。

特茜站了起来：“我现在要做点什么了！”

“那……是什么呢？”我驳斥道，“我们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地方，巴贺会去的，是一个酒吧，叫……”

所有人都注视着我。

“叫……我给忘了！”

“随便了！”特茜回了我一句，就激动地朝前台跑去，“我现在就去给旅行社打电话！”

5分钟过后，特茜带着一个坏消息走回来：皮盆布林不肯透露巴贺的住址，还跟我们说，我们应该端着美酒，坐在城堡里，好好享受在纳米比亚最后的时光，不要给自己制造无谓的压力。

“真是个蠢人！”布莱特林骂道，“我要到网上去把他给黑了！”

“马克斯！”布伦达被吓得大声地训斥他。

“这也是个办法！小耗子！”

“艾诺库巴诺！”我叫了起来，“巴贺在我们发团之前是在艾诺库巴诺！也许，那里有人认识他呢！”

“啊，太好了！”特茜一下开心起来，“我们可以从这里着手了！也许有人认识他呢！”

大家都松了口气，终于能做些什么了。我们带着脑子里那半吊子的计划，跑到前台，打电话叫了一辆大厢出租车。足足15分钟过后，赫尼兹堡的那道厚实的大铁门才缓缓地打开，一辆红色的丰田小巴开了进来，我们急忙爬上去。

“你们要去哪儿？”一个非常年轻的白人司机，戴着一顶棒球帽，留着毛茸茸的小胡子，操着带有荷兰口音的英语问道。

“艾诺库巴诺！”我回答说。

“现在那里还没开门呢。”

赛普皮特挤到前面来。

“他说什么？”赛普皮特不懂英语。

“他说那里还没开门呢。”

“我可不管！快开车！”

“我们要去艾诺库巴诺！”我又证实了一遍。

“随你们咯！”那个司机说，然后把车从宾馆入口处倒出去，拐上街道。

“我有个问题，”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是施纳贝尔。

“嗯？”

“温得和克哪里有麦当劳？”

“他居然想找麦当劳，”皮帽子哈哈大笑起来，“在非洲！”

“纳米比亚没有麦当劳呢，只有肯德基，但是它和艾诺库巴诺挨

得很近！”

“谢谢了！”

“他刚才说什么，马特泽？”

“谢谢，他刚才说谢谢。”

希娜坐在我旁边，兴奋地抓着我的手。

“你说，会找到什么线索吗？”

“等着瞧呗，我们只有等！”我回答她说，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

仅仅5分钟之后，我们的小胡子司机就让我们在一个水泥装卸台前下了车，指着装卸台后面还关着的一家铺子，对我们说：“艾诺库巴诺，塔尔街。”随即疾驰而去了。我们爬上那个高高的水泥装卸台，想试着看看那酒吧的样子，可是因为它外面的玻璃反着日光，什么都看不清。赛普皮特拿出一本小册子，捅了捅我。

“马特泽，跟我说，这是什么？老学校[1]？”

我拿过小册子，扫了一眼。

“这个，你得晚上去问DJ酷了，是他把这个放这儿的。”

“好吧！”他嘟囔了一句，把那个小册子又放进包里。

“现在怎么办呢？”布伦达问。

“我们等到那个铺子开门吧，然后去打听下巴贺的消息。”我回答她说。

“要一直等到晚上8点啊？”

我这才看到那块写着营业时间的板子：艾诺库巴诺酒吧每天晚上8点开始营业。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现在是真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无奈，我们只得跑到对面的加油站去买饮料，然后一屁股坐在那个装卸台上，等着酒吧开门。

差不多5点的时候，紧靠艾诺库巴诺那家仓库剧院的黑色大铁门打开了。一个漂亮的，留着一个前卫不对称发型的黑人女孩子从里面走了出来，把手里的拖把靠在了墙上，然后为自己点了一支烟。我站

---

1. 赛普皮特不懂英语，就把DJ cool理解为了old school的缩写。

起身，盯着她看了起来。我好像认识她，我记得看过她的照片。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知道她是谁了。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诺维吗？从萨克森-安哈特州来的诺维？”

那个女孩拿起了拖把，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经过数秒钟让人难以忍受的打量与权衡之后，她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对！”诺维说，“请问你们是谁？”

“我们是巴贺的疯人团！”

5分钟之后我们拿到了巴贺的住址。对的是，巴贺确实是在发团的前一天在艾诺库巴诺遇到了诺维，并且把自己的电话写在了一张字条上。不对的是，虽然那个居住区的名字是以什么村结尾的，叫路德维希村，可巴贺是住在卡塔图拉的。现在，我们就可以……



43.

各种各样的小房子从我们的出租车旁擦过，还有灰色的锅盖状电视信号接收器和一道道铁丝网。这是我们第一次深入只有黑人的居住区，这里的人却丝毫都不在意我们。两个穿着干净衣服的女孩沿着街边一路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稍微年长点的妇女顶着一个装满碗碟的塑料盆，一个角落里还有人把肉片摊在油桶上烤。而卡塔图拉的街道也像着了火一样的热，我们希望，要是巴贺就住在这一片就好了。

“哦，凯蒂一号酒吧！”施纳贝尔指着一家挂着彩灯的三色小棚屋说道。

“不不不不不！”大家都愤愤地教训他，而他一脸倔强地把手交叉抱在胸前。

我们走啊走，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柏油路面变成了土路，石头砖房变成了铁片屋，路灯也变成了探照灯。我差不多都快把这贫民区的奇特景象给忘记了：那些小小的有如鞋盒般的棚屋，散落分布在丘陵起伏、部分荒芜部分被植被覆盖的大地上。我们的司机是一位黑人老先生，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金边圆眼镜。现在，他把车开得很慢，还一直紧张地向外面张望着。然后，就把车停在了一幢塌陷的小屋前，房子的外面由两种不同的蓝色粘土杂乱地拼凑而成，只有一小半地方是由铁片搭成，后面的其余部分则是用砖块垒砌起来的。

“应该是这里了。1989号，我就在这儿等着！”

“谢谢您！”我说完塞了100美元到司机的手里。所有人都跳下了车。鉴于一时没人行动，我就一马当先走在前面。

就当我们沿着一条满是灰尘的小路向着巴贺那小小的蓝色棚屋靠

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在看完一场晚会之后，正带着她向后台走去，就因为我认识其中一位演员，而卡里哈里旅游公司却宣布这场晚会已经完了，我们得走到剧院的门厅去，他们才能好好地打扫后台。

我们来到巴贺家歪斜的木门前。门是开着的，阴暗的房间里一台电视正在吱吱作响。我小心翼翼地敲了下门，又转头看了看：希娜，特茜，布莱特林，布伦达，施纳贝尔，培皮和赛普皮特，就像是在万圣节晚上要糖果的小屁孩一样，在我的身后站成一串。

房间里面没有反应。

“我是不是可以？”皮帽子小声地问道，我点了点头，他就走上前来。我当然没有料到，他这个时候会从包里拿出一张字条，慢慢地打开它。我绝望地看了看希娜，她也无奈地耸了耸肩。

在我们旅途的最后这段时光，

皮帽子开始念起来，并且又向门走近了一些，里面的人能听得清楚了。

我们真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我们的导游离我们而去，
是我们犯了错误。

啊！是不是有脚步声？我用手按住了皮帽子的肩膀，他却兴致勃勃地继续念下去。

所以，我们聚在你的屋前，并且请求你……

这时门打开了，巴贺就站在门廊那儿。

“培皮，你的蹩脚诗还真是吓人呢。”

巴贺穿着一条印有长颈鹿的短裤和一件老旧的白色汗衫，看起来尴尬远高于惊讶。

“我……我看到出租车了，好家伙，你们还真的都来了，勒。”

“是啊！”

“我们都有话想对你说！”站在后面的特茜大声叫道。

巴贺在门槛那儿沉默了几秒，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然后他说：“那趁着培皮还没继续念叨他的蹩脚诗之前，赶快进来吧，邻居们都在看了，勒！”

我们如释重负地走了进去。巴贺住的地方只有一个房间，中间摆着一台大大的彩色电视机，正在播放《辛普森一家》[1]。电视前面放着一张坐坏了的黄色沙发。房间的角落里架着一张小木床，它对巴贺来说肯定太小了。旁边还有一张铺好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可移动的电热炉。一盏裸露的白炽灯从白铁皮搭起的房顶垂落在上方。他所有的衣服就直接堆在旁边的水泥地上。在靠电视的地方，我认出了巴贺的背包，我敢肯定，它肯定是整个房间里最值钱的东西了。

“谁要啤酒么？”他不确定地问了问。

“我！”

巴贺打开了他锈迹斑斑的冰箱，立马又尴尬地关上了，里面除了一包牛奶以外，什么都没有。

“对不起了，凯文，我只有明天去买了，勒！”

巴贺在那儿哈哈地笑着，可无论如何听起来也不真实。我们就像是异教徒一样站在房间里，看起来傻兮兮的。我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巴贺叹了一口气，坐在他的黄沙发上。

“那个……对不起，我把你扔在那儿了，勒！可是你们也很混账啊！倒数第二天了，还去投诉！”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投诉！”特茜反对道。巴贺疑惑地挑起了一边的眉毛。

“那什么‘开太快了’，‘太乱七八糟了’，‘太不能沟通了’，还有那个什么奇怪的‘超级笨蛋’是怎么回事？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跟那些野蜂一样蠢[2]？”

---

1. 《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的一部动画情景喜剧。时代杂志在2000年将之提名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电视节目。

2. 原文即本书名Himmeldumm，为格鲁伯尔自创的骂句，Hummel为蜂类的一种，dumm就是蠢的意思。

"我们这里没有人去投诉过你。"我补充道。

"没有吗？"

"没有，"希娜说，"我们这儿没有人去。"

巴贺仔细地用眼睛扫了下我们，一下子拍着手叫起来："噢！那个老顶针！"

"对了！"我说。发现大家都是一脸茫然，就解释道："他知道是谁去投诉的了！"

巴贺捶了捶他的沙发，尘土满屋飞扬。

"我就知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不起，培皮，但是……唉唉唉……当时……我被你老婆给害惨了。"

"是前妻！"皮帽子立马纠正他。

"那……那个……这里……"巴贺笑了笑，"你们是在等什么？"

特茜终于抛出了重点。

"我们是想问你，你愿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团给带完。"特茜说着，坐到他的身边。

"是啊是啊！"赛普皮特大声嚷道。

"我保证，直到我坐上回去的飞机，都不会再问蠢问题了！"布伦达也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偶也不作诗了！"皮帽子插了一句。

"也不要转换器了！"我又补了一句。

巴贺却不笑了，他想到了其他的事。

"告诉我，都不许说假话，勒。我是一个烂导游，对吧？"

"胡话！"赛普皮特训斥道。

"你是个超好的导游！"希娜说。

"我也这么觉得！"特茜在一旁搭着腔，"除了那个关于卡洛斯的谎话！"

巴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和大家就先打住，安静下来。

"大象都等得没耐心了！"皮帽子冒出一句。

"是长颈鹿！"巴贺纠正道。

外面传来了出租车的喇嘛声，很明显，我们的司机等得不耐烦了。

“你们能过来，真的很贴心，真的，”巴贺说，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但是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是在天黑前离你们而去，毫不负责的人。不管怎么样，我都得为此负责，勒。”

我们所有人都一动也不动。

“等一等，老大，要不现在就把这次旅行给结了怎么样？”布莱特林问。

“这可不行，至少不该是我来，勒。还有，反正都到最后了，谁在小巴上当老大，不都一样么？对吧？”

“才不是呢！”特茜一下就哭哭啼啼地闹了起来，使劲跺了跺地面，“才不是都一样呢！”

“好好地回你们的德国去吧，勒。还有，一切顺利，勒！”

巴贺的话清楚明白，让人难过。更令人伤心的是，巴贺只是轻轻地跟我握了握手，而不是像个朋友一般跟我拥抱。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个游客了啊。那种在经历过那么多事以后，现在才是我们旅程的重点的想法，让我伤心不已。可是，确实只能这样了。

我们失落地向出租车走去。我最后一次转头看了看来自沃特约松欧布的巴贺·穆提玛，他已经没有再注视我们，而是转头看着街道。

“巴贺，再见了！”我大声喊道。

“啊？”

“再见！”

“好！一路顺风！勒！我就送到这里了！”

巴贺对着我们挥了挥手，没有“乒”，也没有“招招手”，我们只是默默地跟他挥手告别。

“我感觉糟透了。”当我们再次踏上街道时，我对希娜说。

“我也是。”她低声说了一句，然后牵起我的手。

这时传来了一声喇叭响，却不是我们出租车的，十分的浑厚大声。原来是一辆大皮卡，直接开到我们面前停下来。葡萄干脸和那个卡拉哈里旅游公司的瘦男人从里面跳了下来。车门被关得发出一声闷响，引擎继续响着。

“他在这里吗？”她激动地问道，完全没有注意到巴贺已经走到

了出租车这里，而且还只穿着小短裤和白汗衫。看起来，她完全不在意。

“巴贺！对不起！偶才是蠢得和傻蜂一样。偶……偶想……就算偶一句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也想请你继续把偶们团带完……”

我和团里的其他人一样大受震动，在皮帽子的眼里我还看到了几许骄傲。

“噢，凯西，”巴贺抱怨了一声，“你把我给气得啊，事情都给搞砸了！”

“偶为一切负责，巴贺，只要你肯把团带完！对不起，真的！”

他不确定地看了看他那靠在车门上的老板。

“我们别无选择，她在办公室都给我跪下了！”

现在，所有人都看着巴贺。他不知所措地摸了摸他杂乱的卷发，终于，他说：“你们现在住哪？”

“我给他们在赫尼兹堡宾馆订了房间。”巴贺站在皮卡旁边的老板回答说。

“那，我在这里先说一遍，”巴贺嘴唇震颤地说道，“我们明天早上7点吃早饭，勒，还有，马特泽不准迟到了！”

我们就像是看到世界杯有人进球了一般在那儿蹦着跳着，巴贺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是怎么了。我紧紧抓着希娜的手，在狂喜之下还破天荒第一次抱住了那只法兰克福老乌龟。

“过来！卡尔-海茨！”

“好了，好了，好了！”

皮帽子也抱住了他的老婆，我相信，这可是旅行以来的头一遭。她好像还有什么事没做，推开她的老公，走到也被我们的喜悦所感染的巴贺的跟前。

“巴贺！”

“啊？”

“我的长颈鹿怎么样了？”

巴贺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长颈鹿？哦哦，放在车顶的那个啊，勒。我明天就给你带去，勒！”

大家一身轻松地坐车回到了我们住的豪华宾馆，在那里，我们在厨师长不解的目光中撤掉了那张令人啧啧称奇的五星大餐，让司机把我们送到了肯德基。这是施纳贝尔的主意。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我们坐在一张大塑料桌上，吃着油腻的鸡块和放在纸盒里的薯条。虽然这绝对不是我们这次旅行中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可是谁在乎呢？我们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吃呢。

44.

我们剩下的旅程，就只是开车去机场了。突然，我们的破烂小本田回来了，当然还有我们穿着刚洗过的绿衬衫的巴贺。他可不可以什么时候换一件呢？我是没机会知道了。我们真的很开心！巴贺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他也是一如既往的：好心情 100 分。

“嘿，你们在你们的德国城堡里睡得还好么？”他眨着眼问我们，把我们的背包都装进车里。

“超级好！”我说，撒了个小谎。其实，我们昨天晚上一直都在讨论，讨论到很久，要怎么去补偿巴贺。办法最后是由特茜想出来的，我敢肯定，等她今天回去，再站到位于斯普莱腾巴赫谷物大道的宜家索赔理财部的窗口时，一定会是一脸骄傲的样子。

我们慢慢地驶下了城堡所在的陡峭山丘，往右一拐，朝着机场开去。我高兴却半带忧伤地向窗外看去，这些纳米比亚的建筑和人们最后一次从身边一闪而过。车上的喇叭响了起来，就和之前两周一样，从里面传来巴贺的声音：“好了，大家听着，我刚刚跟卡拉哈里旅游公司的图勒·皮盆布林就我的失职通了电话，然后呢，勒。”我们紧张得一下子像箭一样向前探了过去。

“我能继续为他们开车，勒，可是呢，你们不能在网上写任何负面的东西，勒。”

“我想写也写不了啊，”我说，“我连转换器都没有！”

所有人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不说笑了哈，勒。”巴贺继续说道，“你们要守住这个秘密，要不然我就只能去野外捡柴，而不是帮人开车了。”

我们跟他保证了，而且我们说，我们还会在网上写很多很多表扬

的话，那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只找巴贺·穆提玛当导游。

不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房子建得密密实实的温得和克，开上了通往机场的柏油马路。刚来的那天太阳多好啊，天空是那么的蓝。这时，巴贺调了调他的耳麦，说："那个……我昨天也想了下……如果现在你们不介意的话……那个……就在我们团的旅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脑子时常都会想一些事情，但是之前并没有说出来。"

"那现在快说啊！"赛普皮特在最后一排嚷嚷道。

巴贺小心地瞟了瞟后视镜。

"你们是……都现在了……我还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请讲啊！请讲啊！"布伦达也叫了起来。

"你们是我有史以来带过的，最烂的团！"

巴士里一下就安静下来，只听得到小巴发动机的声音。然后，皮帽子用他最烂的一首诗，化解了我们的紧张。

> 他现在才知道，已经太迟了：
>
> 我们让他为自己的工作悔青了肠子！

我们默默地对着前面笑了笑，巴贺也露出了笑容。

当我们穿过机场护栏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刚刚才来到这里一样，上两个礼拜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样。那前 14 天去了哪儿呢？乒乒的赛普皮特不是昨天才从护栏那儿摔飞出去的吗？我们不是才去换了钱然后跟布莱特林喝了香槟吗？而当巴贺爬到车顶，去帮格鲁伯尔取长颈鹿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的强烈了。他不是才上去绑好的吗？不，不是。它出乎我的意料，碎成了九块。

"我的长颈鹿！"当巴贺把裹着木头碎片的塑料袋递给葡萄干脸时，她一下子哀号起来。

"那个……就像昨天说过的那样，勒。"他有些尴尬地低语道。

"你把我惹得火太大了，所以我那天……就把它给砸了！"

我清了清嗓子："我……我也砸过，可是我只砸掉了一只耳朵。"

"还有我，我喝醉的时候把它尾巴给弄断了！"布莱特林不好意

思地咳了一下。

“脖子是我弄烂的！”特茜报告说。

“我把腿给掰掉了。”布伦达招供了。

“蹄子是我搞坏的！”赛普皮特说。

最后，皮帽子也坦白了：“一个蹄子，一个耳朵！”

葡萄干脸好像和她那装在塑料袋里的长颈鹿残尸黏在一起了一般，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巴贺笑了笑，说：“凯西啊，你得积极地看待这事儿啊，你看，这不能装进你的手提箱了吗？”

我们一脸哀伤地拖着行李，走进机场大厅。我们没有直接去检票口，而是走到售票窗口，一个纳米比亚航空的接待员很不情愿地给我们退了九个商务舱换到九个经济舱的差价，放到一个信封里。

在我们这个疯人团看来，这是唯一能做的事了，巴贺却被搞得一脸困惑，他颤抖着数着特茜拿给他的信封里那一张张的钞票。

“你们脑子都坏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说道，“这里可是我半年的工资啊！”

“是啊！”特茜对他说道，“对我们来说就是坐10个小时的窄座位，对你来说就是半年的工资！”

巴贺的圆黑脑袋里面一定还在怀疑，他看起来一副惊喜交加的样子。

“你们……真的就只用坐10个小时不舒服的飞机？”

“好啦，11个小时，”我真输给他了，“可是我们是坐在一起的啊！”

巴贺第10次看了看那个信封。

“你们知道吗？对我来说，这可是一笔大钱啊，它够我去换掉我那个火柴盒小家的烂铁皮顶，外加这半年的开销，还有……”

“再给自己买件新衬衫，谢谢，”皮帽子打断了他，“一件顶好的衬衫哦！”

巴贺不确定地看了看周围：“我应该老实告诉你们，拿了你们的这笔钱我在这里想干什么。”

“说。”我有些忧心，并试着从巴贺的脸上看出什么端倪。

“我最想，”他说，然后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我最想把这个信封收好，然后好好地谢谢你们！”

“很好！”赛普皮特嘟囔了一句，大家也都很开心。我最后一次抱了抱巴贺，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他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谢谢了，”巴贺又跟大家再说了一次，“谢谢，真的，勒，这对我来说，太贵重了。”

我们的导游一直陪我们走到了安全通道。

“你们是真的要离开了吗，勒？”

“很遗憾，是的。”我叹了口气，“生活还得继续啊。”

希娜看起来不太同意我的话：“你刚说了很遗憾？”

“是啊，”我证实道，“不然……也许我们以后再来一次？两个人？”

“那我可会很高兴的，勒！”巴贺点了点头，笑了起来：

“可是你们再来之前，我可有事做了，勒，我要打电话给诺维，然后带她去一家豪华餐厅吃晚饭！”我和希娜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这是巴贺应得的！

两个小时过后，我们坐到了飞机里，它就沿着跑道开了起来。真是奇怪：不知怎么的，我们在那破烂小巴里挤习惯了，都摆着坐在车里的造型。我刚想问问希娜，她的宜家目录在哪里，前面座位的硬塑料靠背就倒下来撞在我的膝盖上，然后就冒出一张惨白的无精打采的脸，“对不起，我本来是想往前靠靠的。”

我和希娜轻轻地挽起手，飞机一下就加了速，平稳地将我们送上了天空。

“你说，你能想象吗？过不了几周我们就要搬家了。”希娜轻声地说道。

“不，”我回答说，“我不能。”

坐在后面的特茜又吵了起来。“啊……我差点就登不了机了！”她在那里自己骂道，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然后，我才注意到希娜最后一句话的语气。

“什么？……关于搬家，你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峡谷过夜时，我们就那样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星星……”

“嗯？”

“然后我就想清楚了。”

“嗯？”

“我真的不想搬家。”

“不想？”

“不。”

我眨着眼看着希娜：“可是……你这段时间都那么的开心，看好了家具，还有其他的所有东西……”

“可恰恰就是，我们把那栋房子看得太重要了。比我们还重要。这样不行的，你懂吗？”

“也许……你是对的，……我……我前天晚上也有这种想法。”

希娜轻轻把手放到我的腿上。

“你说，你有办法把那笔预约金给拿回来吗？”

我一下闭上了眼睛，我看到房产公司的莫特格女士再接到我电话之后，怎样把她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我看到芬斯特先生是怎样边吃着华夫饼边试着帮我追回转账，我看到希娜和自己是怎样在烛光下端着红酒，悠闲地躺在我们那栋合租公寓里的老沙发上。然后我睁开了眼睛，说：“当然，我……马上就来问，飞机上有没有卫星电话。”

希娜温柔地把我拉回到座位上。

“明天也不迟！”

“那好吧。”

接着，我静静地抚摸着我女朋友的头发，看着窗外发呆。突然，一声熟悉的声响把我拖回到了现实中来。

“马特泽！”前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啊？”

“招个手！”



这是专业演员为你表演的可控试验，

你度假的时候可不要轻易尝试！

本文所涉及的植物、动物、路线、账号，

除黑人导游之外，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但猫鼬卡洛斯的故事不是虚构的：

几年前，卡洛斯就是因为一个粗心大意的游客而死。

布兰德山白夫人旅馆的新吉祥物也是一样的可爱讨人喜欢，叫做安雅。

在纳米比亚的组团旅游简直是妙不可言，也许你得四处留意下了，看谁呀想一起去……

还有就是：纳米比亚有热红酒。

想知道更多的话，就上网登录这个网站吧，勒！

www.tommyjaud.de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超级笨蛋
作者＝（德）尧德（Ｊａｕｄ，Ｔ．）著；王晓龙译
页数＝２７５
ＳＳ号＝１２８１８０７３
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０６